旅行雜誌

中國旅行社發行

第十三卷 第十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

十月號

甘肅省旅行記

從昆明來

閒話重慶南泉

歐美采風記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13. No. 10
October 1939

HUNG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AI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資本〜五百萬元

公積〜七百六十萬元

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號

轉接各部及本埠各分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旅行居家
皆宜常備
中華國貨 調味上品
觀音粉
MAY-WE-SUIT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出品
各大商埠 均有經售

AMERICAN PRESIDENT LINES

美國總統輪船公司

美國總統船航線。經神戶橫濱檀香山至舊金山及洛杉磯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本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幷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幷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艙甲板異常闊大幷無煤煙污塵因美國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幷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一五三〇九號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AMERICAN PRESIDENT LINES, LTD.

"ROUND-WORLD SERVICE"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三卷・第十號

民國廿八年十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川北鐵路（美術圖景）……郎靜山……一
昆明湖畔（美術圖景）……郎靜山……二
○甘肅省旅行記（上篇）……天涯游子……三
從昆明來……班　公……一三
○閒話重慶南泉……邱培豪……二三
○四海爲家（下篇）……曹右民……三五
○西方叢談……籬　人……四五
○歐美采風記（十六）……沁明女士……四九
蜀道難……張恨水……六一
天網恢恢（續六）……秦瘦鷗……六九
大時代的夫婦……包天笑……八三

昆明商務酒店

電報掛號 "HOTELGRACO"

GRAND HOTEL DU COMMERCE

地址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電話 七四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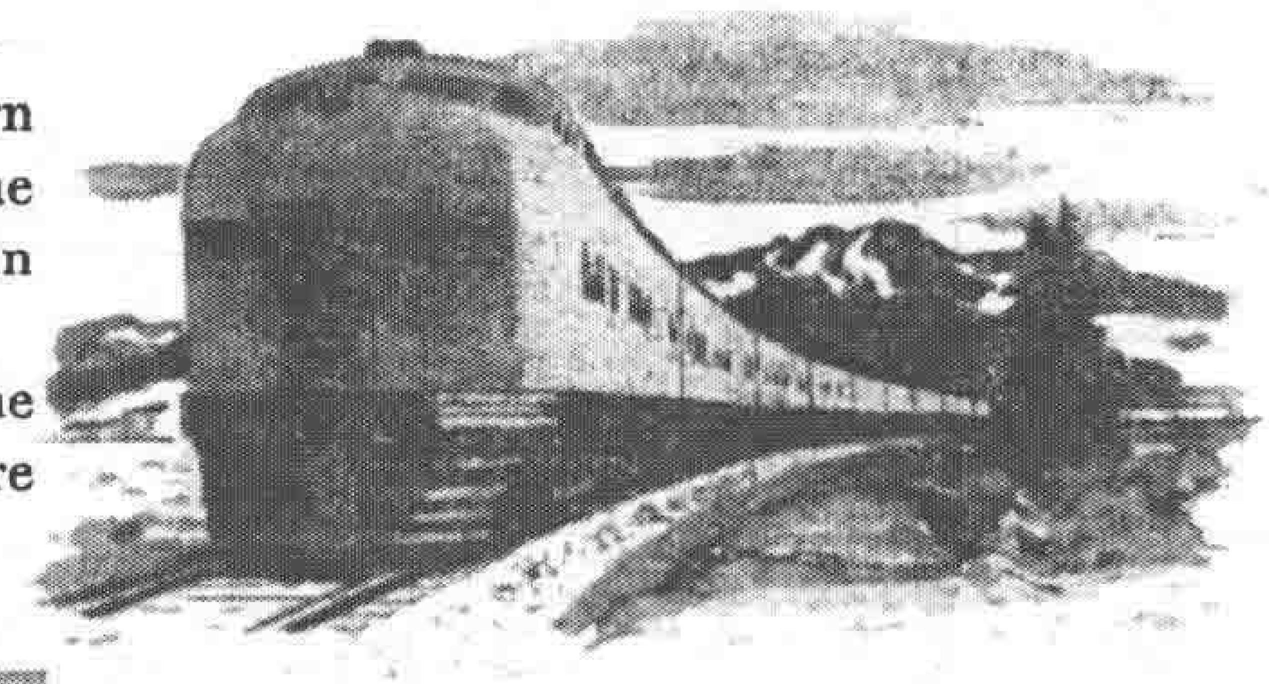
昆明，在現在這個時代，已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戰事發生以來，西南已成為我們惟一的田園。要到西南各省，以現今的交通情形來說，昆明已變為不能避免的經過要道了。但是昆明的旅館，都很簡陋，要想在華商經辦的旅館裏，找出一個比較舒適的宿處，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商務酒店』本來是外人所經營的，內容佈置得極好，然而定價昂貴，習慣不同，國人去投宿，實在有些不使。本社有鑒於此，不顧犧牲鉅大資本，商之原來經辦人，將牠全部盤進，自已經辦。除內容佈置，較以前還要力求舒適外，一切侍應更能適應國人習慣，歡迎佳賓蒞止。



商務酒店的設計，一切全是西式的。所有房間的佈置，傢具的供給，陳設的研究，無不力求舒適。在昆明全市，可以說是無出其右者，就這二張照片，可以看出內容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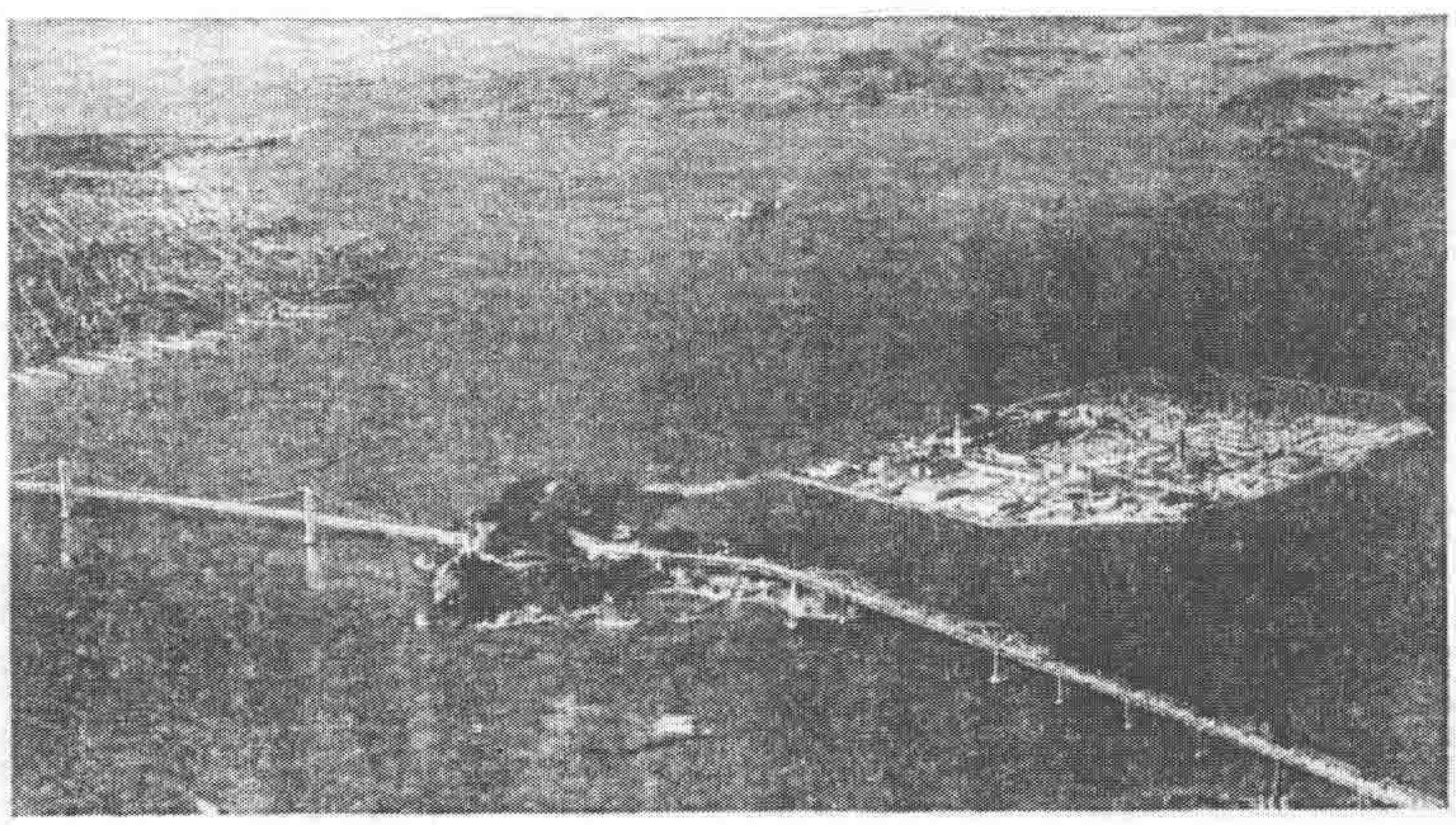
Southern Pacific offers you a . . .

GLORIOUS *American* ADVENTURE



By starting your trip across America from San Francisco, terminal for Southern Pacific's 4 Scenic Trans-continental Routes, you can add the thrill of a visit to the Golden Gate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n Treasure Island in the middle of San Francisco Bay.

Then continue across America on one of Southern Pacific's 4 Scenic Routes. The 13 fine trains on these routes are completely air-conditioned—perfect temperature at all seasons.



San Francisco invites you to a great World's Fair—a spectacular $50,000,000 Pageant of the Pacific—on man-made Treasure Island, February 18 to December 2, 1939. And you'll see the two largest bridges ever built!

OVERLAND ROUTE, fastest, most direct lin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eastern United States, via the High Sierra, Great Salt Lake and Rocky Mountains.

GOLDEN STATE ROUTE, via Los Angeles to Chicago, through the colorful Southwest and Mexican border country. (Carlsbad Caverns National Park is a short sidetrip from El Pa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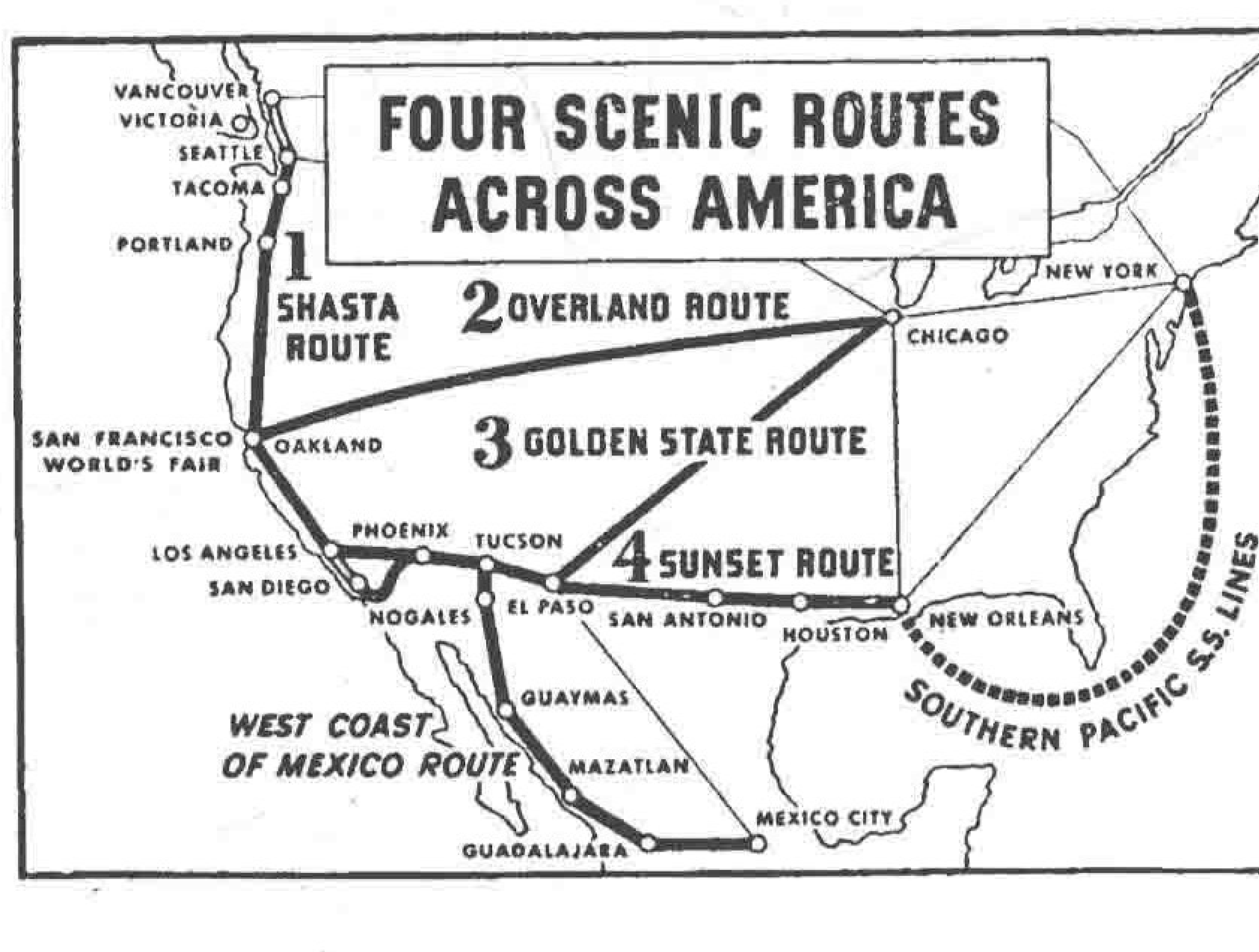
SUNSET ROUTE, San Francisco to Los Angeles, then east to New Orleans through Southern Arizona, Texas and the romantic Old South.

SHASTA ROUTE, east from San Francisco via the Pacific Northwest. If you land in the Northwest, it takes you east via California and San Francisco.

南太平洋鐵路向渡美諸君獻一新建議君如渡美請自本路四大幹線之集點處舊金山埠登程可快覩人工「寶島」上之舊金山世展會奇觀上圖卽其會場全景之鳥瞰也

然後乘本路任何一線均有調節空氣設備之列車駛赴各地觀賞沿途美景必感無上愉快舒適絕倫且持本路車票得兼覩紐約世展於費用方面不再增加

本路在舊金山埠特派有華務總經理黎璇君(Mr. S. K. Lai)照料進口各輪乘客並在紐約溫哥華洛杉磯等處輪船進口時亦均有本路代表爲諸君計劃游程



P. S. On an S. P. ticket, you can see the San Francisco World's Fair *plus* the New York World's Fair, at no extra cost!

Southern Pacific

Our representatives meet incoming steamers at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Vancouver, B. C. and New York. They will be glad to help you with your itinerary.

最優等絨線

雙貓牌



優等絨線

金狗牌　小囡牌

各毛冷號及各大公司各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毛絨紡織廠出品

上海博物院路八八號　電話一九一一二



三六—一一五

川北鐵道

郎靜山作



昆明湖畔

郎靜山作

甘肅省旅行記（上篇）

天涯遊子

第一部　由西安至蘭州
一，陝甘道上　二，平涼一瞥　三，跨越六盤山　四，大地震的廢墟　五，定西附近　六，黃河邊上的蘭州
第二部　向張掖（古甘州）前進
一，古代內海的遺跡　二，永登（平番）懷古　三，威武與永昌　四，長城邊的風光　五，張掖素描　六，張掖的居民　七，喇嘛寺巡禮
第三部　到嘉峪關去
一，從三河至臨澤　二，富腴的高台城　三，古代的荒城—駱駝城　四，略談鹽池驛　五，臨水驛的黃昏景色　六，長城西端的第一個古城—酒泉A晁風之夜B酒泉的廢曆新年情景　七，金塔之遊　八，里藏民族　九，我們站在嘉峪關上！

第一部　由西安至蘭州

陝甘道上

離開了保留着許多古代美麗殘跡的西安，我們開始向甘肅省出發旅行。經過了那口供給全城市民以甜水的大井，走出了這古長安城的西門，踏上了泥深數寸的曠野大路。起初黃泥和軟沙淹到了足踝，後來道路才慢慢堅硬起來了。西安城外的廣大平原，原本是一片很肥沃的土地，展開着一望無垠的田野，在那到處點綴着的大小叢林間，特別多的是柿樹，晚秋季節，牠們便將這一片古老的原野，熗染成了美麗的圖畫。暗綠色的發光的葉子，披離伸張在枝幹之間，整齊而均勻，垂枝上懸掛着金色的柿子，一個個好似在舞蹈着。眞是美麗動人。

我們起初是搭汽車，因此沿路風景及名勝都失去了歡賞的機會，後來變換計劃中途僱乘騾車和馬匹前進。將近甘肅省邊境的時候，我們看見路旁擺了許多出賣各種各式棗木彫刻物的貨攤，這些小東西，帶着黑而紅的色彩，非常悅目，而且質地堅硬，幾乎是打也打不碎的，據說是此間一帶的特產。

夜幕垂下來時，我們馳過了甘肅的邊境，而同時道路也立刻變樣了。我們在黑暗中辨別出正在一條坦道上前進，壯偉的樹林，蔭覆着我們，更增加了四圍的黑暗。

這一夜是我們在甘肅的第一夜，我們以馬廐當做了臥室。而這個馬廐也僅只是黃土岩中凹進去的一個土洞，裏面只有一座土坑，車夫們已經搶先的睡了上去，騾馬就繫在外邊餵草。馬廐的四壁，由於積年累月的塵垢，早已變成了黑色，地上散滿了陰濕的馬糞；而我們的行李舖蓋，就放在馬糞裏。所謂門，也只是一個低矮的不整齊的小洞，所以窗戶已經沒有了。油盞的微光陰暗地充滿了小小的洞穴。雖然這一夜非常寒冷，但是土坑幷未生火，一些煖氣都沒有。在我們的土洞旁邊有一座更小的壁龕，離地只三尺高，大小也只似一個大鍋灶那樣。壁龕

的門口用一塊污穢的破布遮着，裏面却一共擠了三個人地位是那樣的狹小，他們的脚都擠得伸在壁龕的外面。大家就這樣的度過了在甘肅的第一夜。

二、平涼一瞥

進了甘肅省，我們所經過的第一個大城是平涼，因爲到時已近黃昏，所以未曾去觀光全城。不過進城後至客棧所經的那條大街，行人和商販非常擁擠，顯出是西北的一座熱鬧的大城市。城外有座廟宇，我們經過時，看見有幾百個叫化子，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聚在斜陽中曝日取暖；原來這就是平涼城內的叫化團在那裏集會。據說是地方上很有威勢的一種團體。叫化團的頭兒養有一班打手，所以那班叫化團，往往恃強向城內居戶商店挨家討索錢物，稱爲月稅。平民敢於拒絕不付的，簡直很少，因爲怕他們的惡鬧和報復。地方上對這種叫化團也奈何他們不得，而平涼城內的乞丐，就藉此維持了他們自己的生存。但目前在非常時期的條件之下，他們也已斂跡不少了。

三、跨越六盤山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離開了平涼城，踏上了蜿蜒向六盤山上繞去的高及九千尺的山峯峽道。整個的早晨，我們是沿着一條洶湧澎湃的溪流向前走去，我們在這溪流身上跨來度去了好多次。正是初冬的時候，溪面的層冰還受不住騾轎的重量，所以我們受了好幾次幾乎陷進水深處去的虛驚。有一次，因爲層冰突然崩裂，騾馬受驚奔突，差一點便要跌進那深不可測的水底裏去了。過後，我們就踏上了路面相當平坦的山道，盤旋地向山上徐進，於是澗流的危險暫時地算告了個結束。每一次峯迴路轉時，美麗的山川景色也必改變一次，使人觀賞不盡，怡然自得。不過那斜坡却是比較的使人感到不快，因爲山道至此卽陡然峻峭窄狹，至方才可通人而已。

四、大地震的廢墟

經過了幾天的山路，我們走到了民國拾年正月甘肅大地震的廢墟中心地帶。那裏的土地已經給當時的猛烈震動完全改變了樣子。地面仍然殘留着溶岩突然變成了化石的外貌。這兒的一座山不見了，而在別一處地方，忽然出現了一個鹹水湖，四圍見不到一個人跡，因爲當初山崩土裂時，附近的人民和土窰已經全遭埋滅了。可是現在廢墟上已經新闢了一條道路，我們卽沿着這條道路前進，偶然可以看見幾間草屋，但俱小得可憐，只是四堵泥牆一座泥土屋頂，一片泥土底地所構築成的小舍，而泥牆背後，則大都有條土槽可以飼羊。我們在此所碰到的小孩子們，幾乎全都是赤身裸體的，雖然那時的天氣已經非常寒冷。

在路上我們又逢到了一道橋樑，那是一道建築得很堅固而且外觀很漂亮的大橋。據說就是用那年大地震的救濟基金建造

起來的。此橋未建時，遙遠地從六盤嶺而來的汹湧險惡的山瀑每年終得奪去幾十條行人或客商的生命，現在這種危險已經沒有了。

五、定西附近

走過了靜甯以後，我們在寬廣無際的大西北的蒼穹之下又經受了幾天的孤單和荒野的生活，才到了定西（安定）這是一個小商市無甚可觀，在此休息一夜，即起程向蘭州進發。

我們的車夫中有一個是回教徒——他同有些的回教徒一樣高傲而好爭論。一頂稍帶汚穢的白色的羊毛織成的帽子，是他的信仰的表記，他常常喜歡抓着頭唱一種粗壯沉鬱的歌曲名叫「漂鳩曲」這是一種奇怪的曲調，回教徒都非常歡喜唱牠，尤其是在旅程中。這位車夫唱了一會就停，但休息不了多少時候，又唱起來了。歌聲的餘音，在荒寂的山谷中，却也生出了一種動人的情調。

這天晚上，我們所睡的坑，和以前在其他各處所見的坑，其構造方式也是不一樣的，而坑內所燒的燃料，也換了馬糞，這種坑的面上覆着活動的木板，下面有塊凹下去的空地，可以堆放乾的馬糞。一堆馬糞燃着以後，通常可以燒幾小時，可是這種乾馬糞的臭氣中，還帶着一種使人嘔吐的氣息在內，初次經受的人，無不倒翻胃口，而且這種臭氣直滲透了行李舖蓋和衣服等，過了一二星期，臭味還不能消除。附近的人民大都穿一種未經染色的粗羊毛織成的衣服。在每一個小村落裏，你終可以看見年老的人們坐在太陽裏紡織羊毛綫，或者用二根針給自己織造短襪；織襪的方法，是用羊毛綫斜着結到襪底中心再在襪背上縫了起來。至於那些打扮得漂亮的孩子們，都穿着白氈織成的衣衫。這種衣服，全身無縫，因爲是照着穿的人的身材大小和形式織成出來的，而白氈也都是手工織成的。我們好多次看見村人們拿着濕軟的羊毛，照着所需要的樣式，用足踏製出來，然後放到太陽裏去晒乾。他們的鞋子，外套和帽子，都是這樣織造出來的，此種手工業，普及於此間整個的鄉村。

六、黃河邊上的蘭州

經過了一道彎曲的狹窄山徑，我們終於到達了蘭州——甘肅的省城。它是美麗地環伏在波流湍急的黃河邊上，青蓮山羣峯雄踞在牠的背後。城內街道，頗爲寬坦，行人擁擠，商業繁盛，其人口是各民族都有。以前渡河來去，全賴浮橋往返，現在已經在河上建造了一座美麗的大鐵橋，因此即逢大水時，行旅也可安然無恙的來去了。

那偉大的黃河，在夏季數月內，水勢大增，形成了便利西北的一條交通的水道。旅客如果坐了筏子，從蘭州出發，乘流而下，以前三十天內即可到達北平。這種筏子，是用脹

大的牛羊皮以繩索綑紮成的。在黃河中順流而下時行駛得非常快速因此成爲蘭州附近及其他等地人民的非常普通的一種旅行工具比走路要輕快舒適得多，不過那危險性也是非常大的。現在蘭州雖已有汽車可通各處，但黃河及皮筏子，仍不失爲其重要旅行工具的作用，目前因戰爭時期，較受限制。

一到冬季黃河卽告冰凍，汹湧的水流，變成了一望無際的堅冰，稱爲天險的黃河，就可以徒步而過了。黃河開始冰凍的時候，也是一種天地間的奇觀。最初河面上出現了無數的浮冰，於是在河身狹窄處，這些浮冰便前後相逐的擠在一起，幾小時內，一大堆一大堆的浮冰，便在河中堆積起來了。而這些巨大的浮冰堆，又互相碰擊，其力極猛，碎冰向四面八方激濺出去，而整塊的大浮冰就又擠併在一起，於是堅冰就將整個河面遮蓋得像鐵桶一樣，而延長幾個月的黃河冰凍期，就這樣開始了。

今日的蘭州，已經不是舊日的蘭州，而是充滿一種新的氣象和新的力量，爲西北重要的中心點了。

第二部　向張掖（古甘州）前進

一　古代內海的遺跡

從蘭州至武威（涼州）的旅程，如果在天氣良好的條件之下，那末一星期內卽可安全到達。（汽車當然更快。）橫在蘭州與古涼州（卽武威）的半路中間的是永登（卽平番）由永登西去有大道直通青海省西甯，由此接上古西北大道。

出蘭州城外約十里路光景我們走上了一條古代內海的乾涸河床，它的形式是環圓的。古時海水最高處的痕跡，猶顯然可以辨別。那道水痕高出於我們的頭上，幾及四圍的峭壁之顚。峭壁上的石塊，都已變成爲殘柱的形狀了。河床底上鋪滿了極細的沙，偶有一二處還可以取到一些水滴，但其味極鹹。

有一羣犂牛也在這乾涸的河床旁邊經過，他們是被驅馳到蘭州城內去屠宰的。在西北各大城市內出售的牛肉，都是這種犂牛肉，因此可以說是西北的重要食物之一。

二、永登（平番）懷古

經過了四天的跋跡，我們到達直通永登（平番）的山谷中了。有一道山澗在兩岸堅冰之中向山谷低處汩汩流去，而附近的幾家磨坊，就靠了它在進行工作，但那些碾磨也都已懸凝着無數的冰柱了。

忽然二三里外矗立着二座城牆，那就是永登（古稱平番）其中更壯偉的一座城市，俗名稱爲平番的滿洲城，以前是滿清一班領恩俸的人們所居住的地方，但現在城內已大半成爲荒墟或瓦礫之場了。因此偌大的一座舊城池，目前住着只有六家或八家的居民。民國革命時，滿洲城中大部份的

這班「皇清世家」或被殺戮，或已逃亡，而乞丐階級便代替他們做這城中的主人了。那另外的一座城市，其居民盡爲中國人氏，但也是道路荒寂市面冷落，據說只有在趕集期內，才打破了這種死樣的荒寂；街旁的那些店鋪，都可憐得很，就是日常用的必需品也很稀少，即如蔬菜一項，須走三天路程，才可從鄉間販到店裏來買給居民。西城邊有一條通鄉下的道路，路上滿是小客棧，車輪製造鋪和鉄店，還有叫賣食物的小販，他們供給旅客車夫和騾夫們一切的必需品，而在那通西甯的大道上，我們時常看見一隊隊的西藏人，騎馬奔馳來去，他們看見佛像，就下馬來叩頭跪拜。

我們住在永登的第一晚上，就碰到了一個在土著種族的女酋長面前做僕從的男子，據談那女酋長本人平日住在蓮城，但時常爲了公務到永登來，她的酋長職位是世襲的，但她本人却也是個有特異才能的女子。可惜我們在永登躭擱得不久，因此沒有見到這位女酋長一面。

三、威武與永昌

整頓好了行裝，我們開始巡向威武（涼州）進發。甘肅省內的道路，不論是在冬季或夏天，也不論是坐轎或乘車，對於旅客常是危險的事情。在熱天時候，山谷中常有震雷暴雹或傾盆大雨發生，此時羣山間的瀑布，即狂衝下來，勢力之猛，可以衝走一切東西，無論車子或騾馬，都沒有力量可以抵得住這種洪水。同時，各處大河中也就水勢大增，波濤狂奔，往往發生突然其來的浪潮，因此每年終有好多村民，在波浪中損失了他們的生命。到了冬季，大河都冰凍起來，河面上固然可以供給旅行者們來去的道路，但在冰面上走路，常使人遭到驚恐的事故，甚至發生危險，尤其是在你必需走夜路的當兒，憑了一枝小燈籠照路，你一定要極端謹愼的注意那些深不可測的洞穴和裂縫，如果一失足，那你就失去自己的整個人生了。

我們在威武（涼州）匆匆而過，除了具有西北的特色風味及景色以外，其它幷無多大可以描述的地方，不過城內的那些街道，却使我們留下了很深的不愉快的印象，因爲每條道路幾乎都是石塊嶁嶒，高低不平，疲倦的旅客們，沒有一個不表示厭惡的。

離威武以後幾天，我們就到了永昌，這是一座小小的城市，但居民却十九深陷在雅片煙地獄的最底層，馴至日常生活，也已失去了平衡，但近來已比較改進了。永昌本是甘肅省內羔羊皮貿易的中心地點，每年正月中旬，遠近各地的商人，都要趕到這裏來買賣羔羊皮，這是一種輕薄的柔軟的小羊皮，從生下來十四天的幼羊身上剝下來的。因此，如無煙毒害人，永昌很易成一個富庶繁盛的城市，然而到永昌來的商人們，都把那所有的金錢化在雅片煙上，以至男人都是面容憔悴，而且披頭散髮，女人則因爲沒

有稍好的衣服，全躲在家內，不敢出外。同時由於貧窮的深刻化，永昌又成爲西北的一個奴隸市場，那裏有大批的女孩子被當作商品販賣到其他各大城市中去，淪爲婢妾和娼妓。

四、長城邊的風光

別了永昌，我們橫跨那寬廣的田野前進。這兒的路徑極爲錯綜複雜，非常高低的不平，但也有許少很美麗的道路，騾車不住地在石子上撞碰，沉重地向着那沙坡爬上又爬下去，或者在半軟半硬的泥河中，艱苦地爬過去。我們不僅要忍受辛勞和飢渴，冒暑衝寒，還得忍受那前途的不可知的危險。有一次，因爲大路路面太坯，無法行走，我們繞走岔路，不幸車軸陷進了泥沼裏，車夫們用盡力氣，不能移動出來，我們不得不靠在偉大的萬里長城的背上坐等幾個鐘頭。此時要靠我們自身的力量，將騾子拖救出來，顯然已經絕望，只有希望路人經過，可以幫助我們一臂之力。最後，我們在長城的缺口處看見似乎有什麽東西在慢慢地顯現出來，漸漸看得出是一只牛的頭和身軀，這頭牛用着奇怪而冥想的二只眼睛，凝視着坐在城牆下的我們，牛的後面，立刻又出現了一個騎驢的男子。他走近我們，就跳下驢來，但當他看到那泥沼和我們的絕望狀態時，他也顯然的露出了爲難的神情來了。結果仍靠了他的牛和驢子的力量，同着我們那些騾子的合作，才將那輛車子從泥沼中拖了出來。

我們的目的地，還遠在那無盡的沙坡的前面，沙坡上只稀落地遮蓋着一些灌木。在遠處，我們可以看到羚羊羣在沙坡間出現，但當我們行近時，牠們又早跑掉了。兩邊的地平綫上都掩伏着蜿蜒的山脈，襯着那高遠的蔚藍天空，使人感到西北天地的廣大與荒遠。但有一天下午，大風忽然從青海羣山那裏挾着可怕的威力疾捲而來，一剎時凝寒的露霜，直冷透了我們的肌骨，然而這并不就減低我們前進的熱忱和興趣。

五・張掖（古甘州）素描

將到張掖的那一天，我們在半夜三點鐘就起身，想早些趕到目的地去。覆雪的祁連山脈，同那覆沙的蒙古羣山分隔開來的那片土地，非常狹窄，所以當我們到張掖的時候，兩山山脈，幾已接近在一處了。但那天下午三點鐘時，我們又碰到了好些困難，尤其是那騾車又陷到了泥沼中去，我們弄得精疲力竭，仍然無法可想。但那短促的陽光，已經快要沉下去了。正在恐慌的時候，天際出現了二個騎馬的人，迅疾的向我們奔來，一會兒之後，我們就看淸一個相熟的朋友，在馬鞍上向我們握手歡呼，我們也高興得跳了起來，原來是朋友們如期久候我們不至，特地騎馬走來迎接我們了。

於是那第二乘馬的先回到城去，喊人來幫助拖救車子，而我們就同那朋友步行進

城。環繞張掖城的土地是很特異的城市建立在下有地泉的土層上面，當冬季水凍的時候，土層很為堅固，但一到春天，那土層就鬆動了。所以春時，泉水常從地下冒上來，而道路就變成泥濘不堪。地上到處是泥沼，土質鬆軟，大路上也往往縱橫着許多溪河了。

我們進張掖城門時，天已經晚了。走過那擁擠的大街，經過了永遠在客棧旁邊經營生意的那些火光融融的打鉄鋪子，火花的迸裂和飛射，稍稍衝破了街上的黑暗，而幾分鐘後，我們就已圍坐在一桌精美的筵席前面，席上還有我們滿望已久的香茶。屋內雖無陳設，但在我們這班已在痛楚的西北暴風中旅行了一個長時期的遊子們看來，這房間簡直舒適到極頂了。雖然沒有白米飯，但是有辣麻油煎成的麵餅，和西北的美酒，我們暫時忘去了一切的疲倦。當我們疲極的腦袋橫在枕上時，已經是午夜以後了。

歷史上著名的西洋遊歷家馬可孛羅，曾在張掖城住過很久，他在遊記中描寫張掖城說是「佛多於人」，這句話，現在還掛在當地的人民的口頭上，而一班愚夫愚婦，更常常自誇說：我們這兒的廟宇和神社最多，多到從古以來不曾有人能計算出來共有多少。他們以此引為光榮，也可見張掖佛廟之盛了。

張掖城的地位絕佳，景色美麗，而且富於水源。城內有好幾條大湖，湖內滿生蘆葦，這是當地編蓆工業的重要原料。除了大湖以外還有許多池塘，水源發自地泉，而地泉則賴西藏羣山的溶雪供給水源。這種池塘裏的水漲落無定，所以有時候塘岸旁圍着許多兒童在釣魚，而在另一個時候，那些池塘又變成為往來城市的道路了，街道二旁，都種着白楊柳樹，其根深植在地下泉源的底層裏，因此春季開發時，非常美麗茂盛。

張掖的人民，事事都帶迷信，富戶每家家內各有一座私人神社，這往往是很富麗的廳堂，裏面供奉着祖宗牌位，佛像面前，永遠燒着香。神社上面，掛有一座由九只銅鈴組成的音韻鐘，每天日落以後，家裏的婦女便扯動繩索，於是鈴聲從四面八方響了起來；同時還有人家擊木鼓，這種木鼓的形式像一只蟹。至張掖婦女的迷信程度，則尤為深刻，他們簡直是迷信的奴隸。到了春季，幾乎每天有循環的廟會舉行，在那時候，各方的男男女女，便輪流的到廟裏來玩，今天東街的到西街來，明天西街的便到東街去，因此戲班子終是川流不息的趕來趕去做戲，給那班鄉民看，而他們的戲演來演去也老是這幾種。演戲的時候，鄉民們駕着牛車，擠在戲台前面圍成了一個廣大的半圓圈，那班婦女們就整天的坐在車中，晒着炎熱的太陽光看戲。年輕的男子和少女們，更大都乘此機會，打扮得脂香粉膩，濃粧豔抹，有的因為脂粉塗得太厲害，可愛的面龐，反而變成了一個沒有表情的假面具了。她們的頭髮

上也裝飾得非常美麗，帶着各種假花。

此時觀客羣的外邊，又擠着許多吃食攤，買着各種食物，煎肉配着濃厚的湯汁，放在醬油小碟子裏；還有煎肉圓，配着醋和紅椒，最受人歡迎的是粟子粥，而杏子湯則用來當作冷飲品。附近有大蓬帳遮覆着許多長桌子，那就是茶館店，人們在那裏喝茶和玩紙牌，一坐就是八小時。

這天廟內的神像，也都換上了美麗的外服，愚夫愚婦，都來叩頭燒香。黃色的求神籤書在佛像前面，點看了火，隨風飄搖，升向高空。黃紙上升的形式和高度，就是表明菩薩所指示的吉凶。而本廟內所有的寶藏和織花的袈裟，也在這一天拿出來陳列，其中常有華麗的孔雀毛織成的屏風和傘，此時鐃鈸笛簫以及銅鼓等，都拚命的吹打起來，幾乎淹沒了喧鬧的人聲。

有些廟宇頗具庭園之勝，院地上種着牡丹和桃李之類，小湖和細橋掩映其間，上面是蔚藍的天，遠處環繞着白雪覆頂的山脈，映着繡花的和觀衆們美麗漂亮的衣服，形成了一種使人賞心悅目的歡樂色彩。

在那擁擠的觀客羣中，棕髯的回教徒和包頭巾的韃靼，同藏民和蒙古人肩並肩地坐立在一起，他們雖然不能懂得各自的文字，但是他們都能用漢語和土語互相交談，這兒倒可以說是一幅民族結合的縮影。

這一片張掖的沙漠沃地，一直伸展到青海羣山的山麓之下，而我們在西北所見的一切城市中，張掖是最爲藏民所常到的地方之一。我們時常碰到他們在街上蹓躂來去，或是在出售金子和白銀，孔雀毛和獸皮，去換那爲他們的遊牧生活和氣候環境所不能生產的日用必需的五穀。

我們也到張掖的鄉下去玩了一次。張掖的鄉村，都是非常窮困的，平民生活極苦，那條黑河從一處山谷中衝出來，它灌溉了附近的一些土地，鄉民常爲黑河之水而起爭端，因爲甘肅的西北部雨水絕少，不經灌漑，土地是不能耕種的，但水利仍處在荒廢的狀態中。窮困深深抓住了這些不幸的農民，於是雅片就成爲我們唯一能享受的奢侈品，而日趨於頹壞了。

農村中絕糧或瀕於絕糧的家庭很多，婦女們見客，不敢下坑，她們常縮坐在一處，因爲身上襤褸的衣服，僅只能掩住了裸體，而十幾歲大的女孩子，出門也往往身無寸縷。

至於張掖城市，則週圍的景色，顯出必是一座非常特異的市鎮。城牆長有十里左右，站在城牆上一望時，你可以看到四周是一片灌漑得很好的沃壤，上面可以播種大麥，燕麥，和黍稷等，而且稻田特別來得多，因爲這兒是西北著名的稻田區域。此外也出產豌荳和青荳，可似作牛馬的芻料。城外近邊是無數的菓樹園——梨園，杏園，和蘋果園，還有許多葡萄園，出產黑白二色的葡萄，供給市場上的需要，當然這一切都是富人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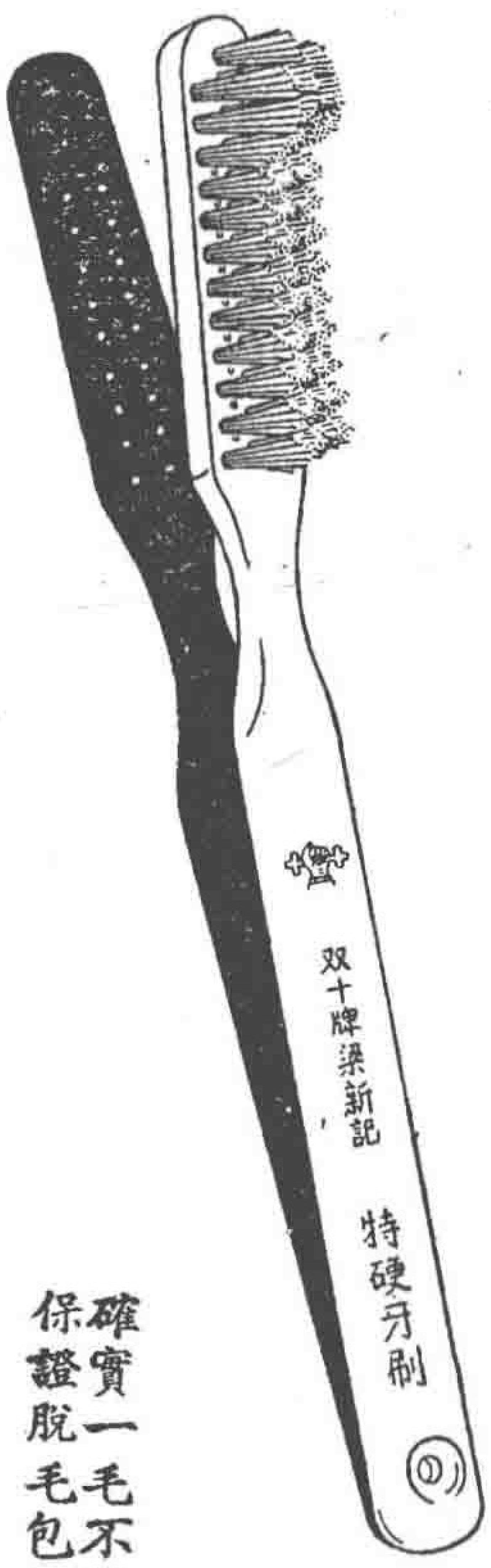
財產。

城郊附近水源很爲豐富，牠的源頭發自山頂上的溶雪，所以在夏季內，許多鄉村道路往往泛濫成爲一條條的淺河。

從城牆上俯瞰城內，第一個印象是那些生滿蘆葦的河塘的美麗景色，以及那茂林的青綠和葱翠，綠陰之中隱約現出許多喇嘛寺的美麗的琉璃瓦屋頂，你還可以看見一座高矗的寶塔。但那居家房屋，却大半是低陋不堪的，它們的屋頂都是平的，全用泥土鋪成。房屋的建築很不牢固，由於土地的卑濕，牆屋往往成傾斜形，因爲打不下堅固的屋基。最大的廟宇，都存城內高地上，高地比其他地段可以建下堅固的建築。城內民房時常發生崩塌的事情，有次我們住處後面的馬廐也倒了下來，壓傷了一只騾子。

據當地人說：張掖廟宇內，最受居民尊重的，無過於睡佛殿。那尊睡佛，有一百二十尺長，高約四十尺，張掖人民堅信這尊睡佛，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佛身用泥塑成，塑製的藝術，并不甚好，只是一具粗大的佛像而已。睡佛的頭橫枕在右手上，伸開了二條粗大的腿，足趾很大，圓而勻齊，院內上層建有一條迴廊，站在迴廊上可以俯瞰附近的一切景色。城內還有一座佛骨墓，有一百五十尺高，據說裏面葬着一個活佛。

另外一座廟內有尊古代騎士佛像，他騎着一匹黃銅馬，居民對這尊佛像也很表尊敬，因爲據說這尊神像是黑河的洪水衝到張掖城來的。廟外有一座美麗的池泉，據說這是黃河以西的第一個泉水，泉旁闢有一個水池，金魚嬉戲其中，它們也是幾百年來被人尊敬的東西。在我們住處的附近，是以景色美麗著名的廣山寺，廟園內種滿了開花的樹與灌木，還有玫瑰和芍藥，所以園內充滿了一種清香。黃昏時，我們常在那裏散步，而廟門外尚有一片清靜的廣場。

雙十牌
特硬牙刷
樣子新式
特別堅硬


確實一毛不拔
保證脫毛包換
刷毛高低刷頭
尖峯突出
刷柄彎曲刷床
有孔疏水
總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三八五號

從昆明來

班公

一　開遠　七月卅一日

煤油燈熒然，我又踢處斗室，聽路上安南人細碎的木屐聲了。想起九個月前也曾過此，髣髴就同目前一樣。開遠還是那麼靜，還是那麼多的安南咖啡館，祇是物價可已經比以前漲了三倍。

今天一清早就和我友葆誠趕到車站，昆明還沒有醒呢，在微雨中泥濘內匆匆奔走的，也祇有幾個旅人而已。金碧路的店鋪一家也沒有開，我向「金馬」「碧鷄」兩座古雅莊麗的牌坊致了無聲的辭言。挑夫飛快的挑了行李在前面走，我和葆誠都沉默着——昆明畢竟有值得留戀的地方的。

車站中已擠滿了人，買聯票到海防的尤其多，可是沒有一個不是買四等的，票價新漲，要三十六元了。一上車倒並不算擠，我的一節中只有十個人。行李很簡單，一個鋪蓋袋和一只皮箱，都擺在車廂裏。我看見有一個人搬上一隻大籐椅，人就坐在裏面合目大睡，一直坐到開遠才下來；而還有一個人却攤開行軍牀，躺了下來看小說，眞是虧得火車的車廂到底還稍爲小一點，要不然一定要有人來擺開桌子碰麻將了。

過了一會，又有兩位好友趕來送我，一是在學校裏同房間的顧珏，一是劉君維勤。劉君新任聯大化學系助教，據他談聯大的化學藥品至少還夠兩年之用。顧君祇寥寥數語，可是我總覺得從此以後，大概很難再碰到這種天眞無邪的友人了。有人說，「人人爭說清華好，庸人只合清華老。」那末我還是樂於做一個庸人吧。

七點三刻，車開了，車窗外正下着瀟瀟細雨，田野裏一片油綠，眞叫我牽記江南暮春！乳白色的東寺塔秀麗的玉影，掠窗遠去，又何其像故鄉的北寺塔呢！

車上有檢查護照的人員，我記得一共查了五次，很覺得有點可笑。

離開昆明後第一個站是呈貢。一眼望去，全是桃林，枝頭上纍纍結滿了肥大可口的桃子。農婦便採了來兜賣，到處聽見嚦嚦的「給要桃子買着？」（要不要買桃子？）似乎遲鈍的雲南話也變得好聽一點了。

沿路的風景眞美極了。我看見萬丈飛瀑，從望不見頂的高山上蜿蜒而下，衝入大江；我看見一處有無數旋渦，髣髴剛燒沸的一釜水；鉄路靠着山，沿着江，有時下臨百尺深淵，望下去覺得頭也眩了。幾個鄉農，在雲封鎖的高峯裏緩緩而出，小得像一只手指，戴着箬笠，赤着脚；有幾個却悠然在江邊石塊上洗足。山洞接一連二而來，非常之突然，往往剛覺得眼前一黑，一霎時便伸手不見五

指了，暗中只見人家手裏的通紅的香烟頭；慢慢的前面有一點亮，於是光明大放，好像走出了一個地穿，到了一個新的世界，一切顏色都分外鮮明了。最可愛的是那些拳結的虬籐，髣髴畫中的景色，而有時還要開一朵朵小小的紫色的花。如果說江南的山是秀麗，齊魯的山是渾厚，那末雲南的山，足當得雄奇二字，氣魄之大，無與倫比！中國眞是太美麗了。

滇越路上的站名也往往極有趣，「糯租，」「狗街，」「猓姑，」……奇奇怪怪，該都有極荒誕而極美麗的傳說，解釋着這些名字吧？

沒有餐車。可是有五六個沿途上車的小販，居然在車上過路處搭起行灶，燒起蛋炒飯來，到兩三點鐘，沒有什麼人再要吃飯了。他們的目的地也到了，便又挑了担走下車去。

晚上六點半到了開遠，住在天然旅店，地方很小。牀鋪都是木板粗粗搭成而已，居然也要兩塊多錢一個人。

我閒步於開遠街上，又想起昆明來了。

二　老街

八月一日

開遠的天氣和昆明很像，昨天就是淒風細雨，大有深秋的樣子，街上也寂寂，行人很少。今天寫這篇記時，可就大不相同了。耳際不斷的蟬聲喧鬨，揮汗如雨，好一片盛夏的氣象！

今天早晨五點就給旅館裏的人叫起，天還沒有亮，就匆匆梳洗，吃了早飯上車了。開遠的晨景很有詩意，疏樹浮雲，屐聲往來。於是，很疲乏的旅人又走上征途。

這一段的山洞比昨天更多了，比較起來也淺一點。今昨兩天，一總走了一百二十多個山洞！

路上經過一個大站，碧色寨。此地因爲有一條箇碧路支線，由碧色寨經由蒙自而到著名產錫的箇舊，所以上下車的人特別的多。蒙自出的石榴極美，在學校裏常聽見同學稱道，祗恨在昆明買不着的，這裏倒有。我覺得它們的皮比較在別處吃到的要薄一些，石榴子也整齊一些，而汁却的確特別多，很可口。

走了一半，忽然下大雨了，車廂竟漏起水來。幸虧我佔據的一角倒還算乾燥，看看同車的想法躲避，狼狽不堪，眞覺得徼幸。然而人都擠了過來，我也祗能蜷起身子來了。天上滿是灰暗的雨雲，竟弄時無法辨別晨昏了。還有人帶了兩只猪上車，它們似乎非常不願，因之叫聲不絕，但一會兒倒又呼呼熟睡，打起鼾來，我却已給它們吵時頭痛非凡。

好容易盼到了六點多鐘，到河口，一天的行程又結束了。河口是中國和越南交界的地方，外交部設有辦事處。下車後，有旅館夥計招呼，先由中國海關檢查行李，因爲現在經濟部有命令每人攜帶法幣出境不得過五百元所以檢查得更嚴一點，但關員知道

我是學生後，也比較通融得多了。接着就到外交部辦事處驗護照，對像片，於是再步行過一頂很長的木橋，到了老街。我已經出了中國的國境了。到老街後，又是一次檢查，除掉把我的東西翻得極亂外，倒也沒有什麼差強人意，於是行李搬到旅館去了。剛一坐下，旅館裏又請去對護照，幾百個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旅客，都留在一間並不很大的廳堂裏，熱得叫苦連天，可是安南辦事員就嚷着「不要鬧，不要鬧，要點名了。」他就用一種非常古怪的讀音朗誦着護照上的名字，被點到的人有叫「有」的，叫「到」的，叫「這兒」的，叫 here 的，叫 present 的，也有叫 voici 的，一個個出去了。一個法國人就伏在寫字檯上手不停揮的簽字，抬起頭來向被叫着名字的人溜一眼，又寫第二張護照了。每個旅客都怨天恨地，安南辦事員在櫃台裏吃汽水！老街非常熱鬧，比起開遠來，眞不可同日而語。我看見鬧市上有一家「勝利公司」電風扇開得很足，有六七張桌子都圍滿了各色各樣的安南人，很緊張，很忙碌——回到旅館一問，原來是賭場！法國人的手段也着實高妙呢。

昆明每一越幣要合到五塊多國幣，此地只要四塊或三塊八角了。

買了一包安南香烟，二十支裝的要六分安南錢。價目倒還便宜，可是烟味非常之猛烈，大有四川烟葉的意思，眞有點吃不消了。安南烟的牌子確是不少，可是我衹試四種，味道實在都是大同小異的，遠不及我國的國貨如美麗牌者，無怪查行李的安南人往往要討我們所帶的香烟吃。

三　海防　　八月二日，三日

早晨六點三十分，火車離開了老街。開車之前，又有安南人上來檢查行李和核對護照，但是都是媽媽虎虎的，居然也有女檢查員。

昨夜苦熱，但開車後倒有曉風習習，迎面而來，非常涼快。這第三天一路上的風景，和前兩天又大不相同了。這一天就從未碰到過山洞，也沒有極高的高山了。兩邊都是田，極葱蘢之至，有些濃綠的樹蔭裏透出點點深紅的花，相映非常之強烈，山裏往往有一大片一大片的芭蕉林，山上往往滿是棕櫚樹。車站附近往往有小學校，有療養院，火車駛過，便見小孩子們搶着把手巾揮呀揮的。

乘客中安南人也多起來了。舊式的仍舊穿着短僅齊膝有袖管極窄的長衫，身材瘦小，面色焦黃，有時還喜歡戴一頂雪白的太陽帽，和一副絕大的黑眼鏡。展輔一笑，牙齒墨黑。新派點的呢，穿了很漂亮的西裝，身體也很魁偉，雖然也戴黑眼鏡，可並不太難看——可是一說話就清清楚楚了，安南人總是這樣細聲細氣，壓緊了嗓子說話，叫你聽了頭皮發漲，眞是毫無辦法的事情。有些安南女人兜賣香蕉，龍眼，汽水和硬麵包，不過生意似乎都不很佳。聽說安南的女人往往

三六—一三二

比男子勤奮，這句話倒也許有點可靠的。

我曾經留心看一個安南婦人吃檳榔。實際上她從她那隨身的小鉄盒裏拿出了三樣東西，第一是一根兩寸長的樹梗子，第二，是一瓣樹葉，第三這一小盆類似石灰漿的東西。我看見她把小刀削了一點樹枝，撕了一點樹葉，又醮了一點那像石灰漿的東西，一起送到嘴裏，大嚼起來，似乎比美國學生吃橡皮糖還要視作當然。這些東西她並不咽下，我看她嚼了半天便吐掉了，好傢伙，吐出來的唾沫簡直就像鮮血沫！

火車走到嘉林附近的地方，走上來一個安南矮子，九個月前也曾碰見他的，這次倒居然又看見他了。他的身高簡直不到三尺，小手小脚，和六七歲的嬰孩差不多。一上來就揀定了一塊空隙地方，弄起玩意兒來。先是一個豎蜻蜓，一會兒把脚一翻翻到了頭前面來，最精彩的是把手撐在地上後還會用脚把他那頂小辮子的法國便帽脫了下來又戴上去，於是表演完畢，拿了帽子到處鞠躬討錢，可是沒有人理他，他也並不失望，一聲不響又走到前一節車去了。其實這個人至少已經三四十歲，眞怪！我相信這幾天他一定還在滇越車上表演呢。

到了嘉林便下車，換乘河內到海防的車。行李搬上搬下，非常之紊亂，非常之不便，偏偏搬了上去時，又下雨了，忙忙閉窗。人又多，又熱，車廂裏簡直發臭，幾位安南少女文雅地扇着扇子，我又掏出萬金油了。

一直到夜間九點半才到了海防，在火車中竟坐了十五六個鐘頭，周身酸軟，好像生了一次重病，兩隻腿也酸得提不動了。虧得有旅館中人招呼，自己急急跳上黃包車，車夫在柏油路上，月光下，拔脚飛奔，互相追逐，舒服極了。海防比去年又熱鬧多，窗飾漂亮，霓虹燈發出美麗的五色光芒，大有霞飛路氣息！

到旅館洗了一個臉，暢餐一頓，便躺到牀上去了。涼風過處，祇聽見一陣陣繁弦促管，唱着靡麗的粵曲夾雜着陣陣嘩笑。有幾家巨廈正是華燈如熾，洋台上幢幢往來都是些妖豔的歌女——誰說這是個兵荒戰亂的時節！

倦極了，遽然入夢。

三日早晨七時起身，精神全復。到交通銀行去換了一點安南票。交通銀行的房子極漂亮，也極涼快。一進門就有一大而深藍的玻璃屏，更叫人生一種舒適之感。不過在交行換安南票每元要合國幣三元半，而外面祇要三塊四，據說有一家叫華商貿易公司的，交易做得最公道，我可又吃了虧了。

坐黃包車回天然旅店。到達時，忽然一不小心，有幾個安南的五分輔幣掉在地下。我看見黃包車夫竟假癡假呆的想把他那隻泥脚去踏住，就用法文罵了他幾句，他也覺得不好意思，抿着嘴笑了，我就沒有看見過這樣醜的笑容！

人行道上有零賣雅片烟。主顧們總是幽幽而來往鋪在水門汀上的席上一躺，便點起烟燈，呼呼暢抽，過足了癮，付錢而去。做買賣的看看生意不大好，把席一捲，烟具收進了一只小箱子，往前走了幾步，又有人招呼了，於是席子又攤在地上了。在我住的天然旅店的客堂間裏，也不是赫然陳列着烟具嗎！

想買報，安南可沒有華文的報紙。祇用兩種文字：一是法文的，法文報的論調也許是同情我國；還有一種是安南話拉丁化的，我們就無法看懂。安南的華僑很多，不得已，收了無線電的播音，用鋼筆版天天印兩三張，由華僑會館分發到有些店號人家去，總算聊勝於無。安南的土著本來還沒有忘掉他們是那里來的，他們用中文寫門聯，用中文寫姓名，房間裏也用中文的對聯作爲裝飾——但是統治者別具用心，到底給他們弄得懂中文的人愈來愈少。一班新派的安南人根本上已忘掉了他們自己的歷史了。

託旅館買船票，正好有一只怡和的泰生輪明天出口到上海。房艙票是五十塊半越幣，可是旅館又要揩油，爲我弄得了一間人最多的房間裏的一只最不好的鋪位。人地生疎，到處吃虧，我又急於要走，也不去和他們斤斤計較了。耳朵裏常聽見輪船的汽笛聲音，簡直太像警報了，不禁瞿然。

天氣悶熱，時時有雷雨。到晚上倒涼爽了，便雇了洋車上船去。海防的馬路又寬又平，路人又少，車夫飛馳，坐着非常舒服。我見月下樹蔭處，有一堆安南人圍坐，一老人立在中間，拿一只古琴縛在樹上，虔敬地用手指緩緩彈着，有兩支暗黃的蠟燭點在地上。古琴發着悠遠蒼老的聲音，斷斷續續，似乎很莊嚴，可又非常淒涼。四周的人靜靜坐在地上，祇有燭焰在一跳一跳地動着，是不是一種宗教的儀式呢？又爲什麼這樣重滯，這樣沈鬱？高大的濃蔭的樹。棕色的衣裳，很肅穆很傷感的弦聲：……我大概永生不能忘記這一幕。

轉過一條馬路，祇見無數新汽車，不久都要開到我國去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樣都有，興奮得心也跳了。法國兵來往巡邏，小心保護着它們。

輪埠到了，泰生輪靜靜等着，甲板上全是納涼的乘客。安頓完畢，我想這次大概要和安南永別了。

四　海

八月四日—十一日

耳朵裏只聽見有韻律的轟隆轟隆的聲音，船身稍稍有點顫動，小圓窗外一大片無涯無際的青紫的大海，銀色的泡沫在飛躍，雪白的水沫一條條地伸長出去。我又到了船上了——去歲的旅伴們呢？

船是清早開的，幾點鐘就難說了：因爲香港的八點等於海防的七點，這一段海防香港之間的海程，該照什麼鐘呢？船上房艙裏偏沒有鐘！

風平浪靜，船走得非常之快。船艙裏可熱極了，甲板上的煤灰又太重，只能伏在艙裏，揮汗如雨！

傍晚，煤灰小一點了，我在甲板憑欄看落日。正緩緩吹着海風，天邊有萬道雲霞，絢爛極了。有幾點猩紅的雲塊特別亮特別美麗，大海平添了十分景色！幾只銀白色的海鷗靜靜地平平飛着，一會兒掠過水面，可是馬上又飛了起來，多穩！我最愛海，而我最羨慕的可就是那些無憂無慮，優游自如的海鷗了。

夜裏七點半，船拋錨了，原來已經到了北海。有兩個乘客上岸，坐上了小船，在驚濤駭浪裏顛簸而去。海關有人上來檢查。

五日 很早就起來了，實在房間裏太熱。到甲板一看，居然又有做小生意的上來賣只有兩尺長的小烤猪。這種猪眞小，不知是從什麼地方覓得來的，買的人倒非常踴躍。還有不少人就一邊在這裏買兩角猪肉，又到那裏舀兩角燒酒，在甲板上獨酌起來。還有賣龍眼的，賣蝦米的，據說這裏的蝦米是南洋貨，比北洋貨要好，於是又有很多人蜂擁搶買了。

水手們說，本來北海常要裝出大批猪隻雞鴨，以供給香港。可是現在這些牲畜都由政府統制出口了，所以這次停靠北海，一點貨物也沒有。

北海的小船樣子非常特別，簡直像是拿一條普通的船中分爲二，又像一個大寫的A字，船頭極尖，兩舷向後方伸展，但又戛然而止。有一個船孃獨自操縱一條船，背心上還綁了一個小孩子，有時一鬆手，船便飛也似的後退了，不想在這樣湍激的風浪裏，她還能非常暇豫，安之如素，眞是水國之民了。

正午，船啓椗東駛，我們就在甲板上吃飯。用油布遮了一下，總算烈日和煤烟都好得多了。不想剛拿起飯碗，忽然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了六架飛機，飛得非常之低。繞烟囪繞了一匝，又列隊去了，還故意把翅膀一側，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兩個鮮紅的太陽！

吃完飯，甲板上打起麻雀來了，有船員，也有茶房，忽然有一個水手慌慌張張的跑了過來，嚷着，

「小心點，小心點，日本船來了。」

很清楚，旭日旗飄揚，有一只船正在改變航道，簡直是直向我們這只船來。

司機在開快車。

然而他們也像加足了速度似的，愈來愈近了。

「他們在打旗語嗎？」

「還沒有。」

「小心點，要來檢查呢。」

「不會發炮吧？」

「我還是回去整理整理東西的好。」

「檢查倒不怕，行李太多，一件件打開太煩了。」

「近了，近了。」

只聽見脚聲栗六有不少客人進艙去了。可是一轉瞬間日本船已經繞道而過，不過是一艘漁船而已。

於是打牌的人放心大打，艙口也慢慢有人偷看了。

「走的了，胆小朋友！」

於是不好意思的笑出來了，還在誇張着自己參加滬戰時候的冒險哩！

北海的海水是淺綠的，我看見甲板上正有一個穿淺綠旗袍的少女憑欄遠眺，頭髮在飄拂，淺綠的衣裾也在迎風飄拂，非常之和諧，我覺得美。

我眼望悠然的海鷗，又點起了一支香烟。上船才三天，香烟已去四十支了。

六日

天眞熱，昨夜尤其難堪。臥舖的鉄欄干簡直像是剛用溫水擦過的。一淸早就爬了起來，猛覺得船又像是已經停住的樣子，果然大家都在嚷到海南島了。

海裏日本船很多，去年過此，景象不是如此的！不勝慨然。還有兩個日本商人上來裝貨，都是糖炭之屬。起重機軋軋而鳴，伸出了堅強的鉄臂，把一大包一大包的貨物猛然一攫，驕傲地擲進了貨艙。日本人往來指揮，嘰哩咕嚕的說着笑着，大家都覺得有些窒息之感。

天熱，比海防更加難受了。我在陰處吹風，靜觀海水，忽然看見有三五成羣的飛魚，逐浪飛去，像一只大蜻蜓。但飛得不久，又掉在水裏，游泳起來。又乾淨又美麗，銀色的鱗片爲太陽所照，發出閃閃的光芒，可愛極了。還有極大的烏賊和章魚，觸鬚蠕蠕，眞想撈一個上來燒來吃。——然而船又動了，正是下午兩點。

四處都是海，我想起了 Coleridge 在 "Ancient Mariner" 裏的句子：

"Water, water, everywhere."

傍晚，還是眷眷於落日。兩年前，每一吃晚飯必在淸華園四圍溜躂，成爲習慣。天天看得見樹林梢斜懸着鮮紅的殘陽，慢慢在靑紫的西山後面消失，我們便在雲霞中徜徉着——說什麽呢，「天上人間！」

七日

一大早就聽說今天可以到香港，就在甲板上等候起來。眞的，蒼翠秀麗的遠山一一撲面而來，整齊如雕塑的房子愈來愈近，又看見岸上有來去的汽車了，不禁說一聲「香港無恙。」

坐小舢舨上岸去找我友沈菱。已經一星期不看報了，拿起報章一翻——有一張報上滿是「嚮導社」社員的照片！街頭也奇奇怪怪，有的是「能說國語，」「能說潮汕語，」「歌舞明星，」還有一個叫「廣州女學生！」香港是「一面××，」「一面荒淫。」電影廣告佔的篇幅也不小，而他們正在開映的影片叫「十二寡婦，」和更想入非非的「好女十八嫁。」

街市上更爲繁華熱鬧，不過聽說路劫和霸手比以前也多了不少。儘管往來的不乏高等華人衣冠整齊，舉止大方，可是在荷里活道一帶，一幢房子裏還是住下了幾百個人。房子像鴿子籠，住客像沙丁魚。到處林立着五花八門的學校。聽說有一宅房子，白天是一個中小學，晚上是一個夜校，而禮拜天還租給一家教堂做禮拜。

乏極，在沈家洗了一個澡，周身暢快極了。和一位小弟弟談天，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弟妹來——好了，總算路程已經走完了一半！

八日

有雨意。沈君約遊淺水灣。淺水灣風景極美，沙也細平極了，有些人還在海邊築了不少茅舍作爲休憩之用。不過我們去時正是上午，天氣又差了一點，所以游泳的人不太多。我離清華游泳池兩年了，兩年內就從未下水，這次算是重溫舊夢，可還是生平第一次作海水浴呢。吳家小弟弟戴了個橡皮圈，才六歲呢，也在海水裏俯仰自得了，我眞有些自歎不如。

因爲下午就要開船，匆匆買了些餅乾烟草之類，一吃飯便上船了。海防和香港本來並不曾被宣布爲疫港，可是輪船當局用極嚴峻的口氣出了一張緊急布告叫大家趕快打防疫針種痘——理由並沒有宣布，可是大家在說「吳淞口驗疫極嚴厲。」我本來已備有學校校醫出的證書，可是一聽原來爲此，倒不得不又叫船上醫師換一張證書給我了。醫師是英國人，一邊打針一邊還在咕嚕「我也知道沒有道理的，可是他們根本就不願意你們上岸呢！」

六點鐘，船眞的開了，有兩個女客一邊在揮手帕和她們的親友告別，一邊便馬上俯下頭來擦眼淚。沈菱君的舢舨正在海波中遠去，我也不禁悵惘了。

九日

我羨慕那些無憂無慮的白鷗。

風平浪靜。然而香港上來了許許多多乘客，船上簡直該掛「客滿」牌了，因之房間裏更熱得受不住。但在無意中遇見老友道一也搭乘此船，總算略解寂寞。

看見很多海蜇在海水下面一團一團的很有趣。有的是黃的，跟店家賣的一樣，可是也有綠得像翡翠的，也有蔚藍像雨過天靑的，眞是見所未見了。

甲板上比較風涼，有不少打牌的人，四周便有兩三倍的人圍着看，還不斷地批評得失哩。

無聊，讀"Ingoldsby Legends."

十日

不想今天一起床就覺得有點眩暈！再一看時，一房間十多人倒有六七個在頭邊擺了個面盆。嘔吐狼藉，實在味兒有點難受了。急忙跑到甲板上去，早飯也不敢嚐試了，虧得買了些餅乾，如果吃了稀飯恐怕也不免會「哇而出之」的吧？

甲板上的人也少了，而卽使這些很少人之間，也還有人吐的。船身一高一下，大有乘電梯之感，祇覺得肚子一陣陣發空，又像飢餓，又像太飽，連忙斂神，總算沒有出岔子，可是午餐也還是以餅乾代替了。

聽說上海海關檢查特嚴，而且由日籍關員檢查，心裏頗爲着慌，我帶着書本作文之類的東西，會不會麻煩呢？還有我的日記？

午飯後，過了溫州洋面，浪倒小一點了，本來是一點烟也不想抽的，到現在才又想起來。憑欄遠眺，心裏眞覺得別有一番滋味：離家一步步近了，偏又想起昆明翠湖的夜茶，勝因寺宿舍裏的一班無憂無慮的快活同伴來了。

明天就到上海了，什麼時候再能見這神祕美麗的大海呢？

十一日

一早就有人打扮起來，有人問我「領帶歪不歪？」有人沉住了氣擦皮鞋，女客們尤其都是花枝招展的，和昨天大吐時候的狼狽樣子大不相同了。

很多人在打聽，什麼時候可以到吳淞口呢？還要驗疫，要下午才到得了碼頭吧？

慢慢的，一隻隻的帆船，一只只的軍艦都駛過了。

九點鐘抛了錨。一只高懸黃旗的小汽艇如飛而至，寫着「鶴丸」兩個字，裏面坐着三四個白衣服的醫士，一個中國人也沒有。他們上船來了。

「排起隊來，排起隊來！」然而一看證書也就派司。大家擠了快一個鐘頭，總算完事了，回到艙裏，才重重的噓了一口悶氣。

進港了，桅檣森列，然而看見了上面所掛的旗，我簡直覺得自己像是犯了罪一般。別人都正在離開上海，我倒到上海來了！

已經有人在甲板上擺滿了行李，我也回去稍稍整理了一下，好在行囊蕭條，倒也方便得很。

過江海關，關上的大鐘正指着十點五十五分。

船停在羅斯福碼頭。於是海關檢查了，我眞有點心旌搖搖，而關員已看見了皮箱上「海防天然旅店」的招貼，他忽然停手，問

「那兒來的？」

「昆明。」

「昆明？昆明作什麼的？」

我想又有書本又有筆記作文，還是老實說吧：

「學生。」

「有學校證書沒有？」

我祇得把入學證給他看。然而他一問幾件行李，就在上面用粉筆劃了一個記號，免查了。

有一個同船的人在我耳邊悄悄道，「他是日本人呢。」

我回頭一看，怎麼不像！但他的國語可說得眞可謂流利了。

警察爲預防八一三，又檢查，可是我旣沒有手槍又沒有雅片，非常坦然，而他們因爲我坦然，又免驗了。

似曾相識——我算回到了上海了。

閒話重慶南泉

邱培豪

重慶附近名勝，有南北二泉。北溫泉通稱北碚，離渝市較遠。南溫泉卽在長江南岸，距重慶市僅四十里，當日可以來回。故凡春秋佳日及星期休沐，城中士女往遊者甚衆。蓋非特經濟，且亦取其便利也。請先言其交通。從儲奇門碼頭，搭重慶輪渡公司渡輪，計特券每張六分，普通券每張四分，約五分鐘，抵海棠溪。「海棠溪」爲一頗富於詩意之名詞，與重慶市隔江相望。余初抵渝，以爲其地必有相當勝蹟，供人流連憑弔，實則除西南公路局之重慶站外，僅數家旅館與吃食鋪子而已。天雨時，道路泥濘，更難行走，有時須坐轎至車站購票。由海棠溪至溫泉，約二十里，可搭西南公路局客車，循川黔公路之海溫支線，先至同心堤，俗稱「堤坎」，每人票價六角五分，約半小時可達。近來公路局爲便利遊客計，將公路延長兩公里，直達溫泉場。各項工程，次第完竣，不久卽可通車。惟車少客多，遇星期等假日，購票者甚爲擁擠，須早往預定，以免向隅。如因時間不及，或其他關係，可雇坐人力車、滑竿或涼轎。單程每乘自八角至一元，需時約二小時至三小時。善騎者，可跨馬代步，每次代價須一元以上。雖可迅速，然與汽車相較，時間經濟，頗不合算，且沿途均須休息。由同心堤至南泉，可坐小艇，沿花灘溪直溯而上，至南泉，爲程五里，約半小時可達。包船單程，錢四千文，如七八人合雇一船，則各人分担，爲數甚微。花灘溪在民國初年，僅爲一大溪流，環泉縈繞，直入大江。溪深處，逾丈許，全長約五里。至十四年，里人許湘聲乃倡修同心堤，設閘蓄水，使成溪河，以便舟楫。前後修復數次始成。在堤坎處，卽見黃流滾滾，終朝激蕩。雨量過多時，充溢下流，滔滔不絕，形成瀑布，頗爲壯觀。

沿花灘溪，層巒叠翠，秀竹交蔭，風景絕佳。兩岸有蓊鬱樹木，有羊腸小徑，可以讀書，可以垂釣。春秋二季，日麗風和，閒泛其間，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載歌載行，飽餐山林秀色，大有如羽化而登仙之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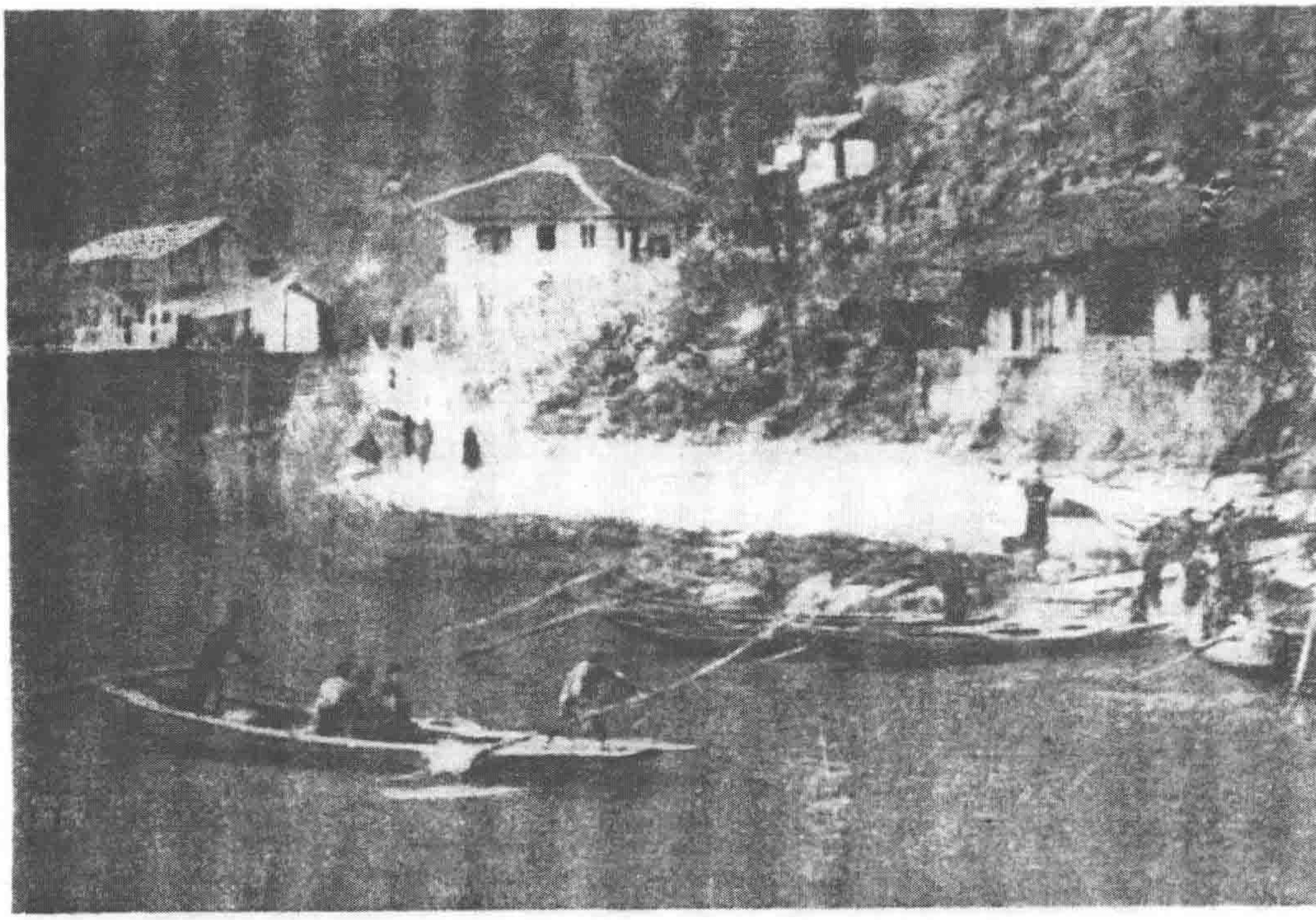
離同心堤不遠，在溪之左邊，有石乳一顆，不時有水點滴下，落在水面，宛如一顆顆珍珠，名曰「鐘乳滴珠」。同時聽龍洞泉（一名老龍洞）水，沙沙作響，飲之清洌可口。行里許，有一大石崖，刻有「王向氏殉節處」金字。王向氏爲前清道光間溫泉附近一農婦，嫁未踰年，夫死守節，家人不諒，逼其改嫁，於道光二十二年春季寒合日，賦絕命詩十章，投溪死，年方二十五歲。邑人感其節烈，乃爲勒石於此。其側粉壁畫欄，透露於綠樹叢中者，爲新近落成之南泉療養院。其斜對面有朱書之「花灘溪」石碑，筆力雄健，字體甚大。此處

垂楊拂水，拾級上岸，即爲小温泉，竹林別墅在焉。係居戶阮姓所建，故又名阮莊。其中除一部份自用外，全爲旅舍，供人住宿，並引泉作池，供游泳洗澡。浴池分家庭間男浴間女浴間三種，每室一池，用石砌成。每池可容四五人共洗，收資每人一角，家庭間售票每張二角半，以人數計算，旅客可得八折優待。游泳池在浴池後面，每星期換水一次，票價每人一角。因係露天，最適宜於夏季。冬時顧客既尠，停止營業。其水中所含之琉璜質，無南温泉之濃烈，温度亦較低，故別以「小温泉」稱之。附近新建西式房屋頗多，自湘遷渝之中央政治學校，近方興建校舍於此。山坡上下學舍櫛比，星棋羅布，誠洋洋乎大觀也。

出竹林別墅側行，過小石橋，一亭翼然獨立，名「楚江亭，」其下泉水潺潺，閒立眺望，秧田碧綠，兩三村舍，點綴於淡烟疏林中，極盡幽靜之致。

從小温泉下船，再上溯，可望見高崖老祖廟。山高林茂，翠柏葱蘢，危崖壁立，形勢極險，俗名「高崖。」石壁上有一座小廟，內供一神像，雙手握拳，作欲擊狀，貌甚威武，名「高崖老祖。」相傳民國六年，川黔兩軍交戰於此，黔軍因不諳地勢，有數百人被逼，跌落崖下。死狀極慘。當時黔軍軍官目擊傷心，悲痛之餘，即看破塵夢，立志修道，在此坐化。鄉人爲之修廟立像，尊稱之曰「高崖老祖廟。」門前兩旁，鐫有一對聯，「昔爲貴州將帥，今作西蜀神仙，」亦紀實也。左岸地面平坦，綠竹成行，爲花溪草堂。中間有一段峯回流轉，蒼崖如壁，峻險萬狀，宛若三峽風景，俗稱「小三峽。」至是水勢湍急，聲如奔雷，中有一堆，名「灔澦堆，」蓋仿自瞿塘峽中之堆名「灔澦」也。過此即爲飛泉，源出仙女洞，匹練交流，墜入深澗，其勢極壯，水過之處，爲一極峻之蒼崖，倒瀉而下，聲如萬馬奔騰，形若明珠飛濺。乘舟過此，寒氣逼人。大雨之後，其勢更爲雄壯，波迴水急，小舟往往不能通過。其上左面溪下，有數塊崖石，結成一潭形，舊名「五湖，」亦名「晴雨泉。」潭內水從地下湧出，呈清色，即是晴天，如呈渾色，便將陰雨。鄉人常視此，預占陰晴，有「五湖占雨」之稱。再前進，經頤壽亭迪惠橋，即抵温泉場。

温泉在南泉公園之前，公園事務所對面，全歸公家經營。大門前鐫有「温泉」兩字之橫額，左右各有亭一，極爲注目。內部左爲男浴室，右爲女浴室，各隔爲若干小間，分特別間與家庭間二種。前者專供個人洗澡，每人收資一角，後者係爲一家眷屬而設，設備較爲考究，售票一元。後面爲游泳池，售票每人二角。池有屋頂，冬日及雨天，極爲相宜。水之温度甚高，常在華氏表四十四度，終年不變。水內含多量琉璜質，氣味濃烈，較之南京之湯山，驪山之華清池，有過無不及。患皮膚病者，浴之極爲有益。尚有小泉，在温場場尾覺園內，水量



南溫泉車站

狹小，幷不公開。

考巴縣志，附近有溫泉五：（一）觀音寺溫泉，（二）神農山溫泉，（三）桶井峽溫泉，（四）室峯山溫泉，（五）溫湯峽溫泉。所謂觀音寺溫泉，卽南溫泉。「孝里五甲縣南五十里介石場西地名溫泉場。場後有觀音寺，源出建禹山塘，周圍五丈，水深四尺，性溫，浴可療疾。男女二塘，有亭翼其上。」是爲南溫泉之源起。舊名熱塘，原屬巴縣介石鄕，明萬曆五年間，建有溫泉古寺，至淸末，始成小市集。宣統間邑人周文欽氏倡修禊會，卽有意於溫泉之修建。迨民國八年至十年間，始經周氏募集巨款，前後督修二次，始告完成。民國十四年，許湘聲復倡修同心堤。嗣後溫泉附近場地，劃歸公園範圍。至二十三年「由渝南溫泉公園」改稱爲「巴縣溫泉公園」，而浴池亦改建，成爲今式。

溫泉公園旁邊沿河，有小徑二，樹木交陰，足供散步。附近勝跡甚多。國府林主席題有南泉十二景，卽（一）小塘溫泳，（二）虎嘯懸流，（三）弓橋泛月，（四）灩澦歸舟，（五）花溪垂釣，（六）石洞探奇，（七）五湖占雨，（八）三峽奔雷，（九）小塘水滑，（十）峭壁泉飛，（十一）建文遺蹟，（十二）仙女幽巖。除已見前外，可分述如次：

一　建文峯

從温泉場背後，循險峭之石路，拾級而登，過沂風別墅上去，山勢特高出於四山之上，狀甚雄峻者，卽爲建文山一名「建禹山。」其顚卽建文峯。登峯遠望，南泉全景，歷歷在目。舊有明建文廟，內有讓皇殿，相傳建文遜國後，作行脚僧入蜀，愛其地駐錫絕頂，終老不去，士人祠之，數百年不替。今廟數椽，因匪匪摧毀，而遺址猶存。温泉泉源，卽在此山中。近傍有一井，名「玉泉，」源清味甘，不讓虎跑龍井，惜位置過高，不易汲取，故知之者甚鮮。

二　虎嘯口

在花灘溪上，距温泉場約二里。如從沂風別墅過坡下去，右面峭壁，其下卽亂石淩礫之深淵。行約數十武，卽可聽到極大之聲響，宛若雷鳴獅吼。同時遙見數十道之匹練，色白如銀，若斷若續，由高處之巖石，吐瀉而下，形成一幅偉大之瀑布，重重疊疊，壯麗無匹。水流愈急，音響亦愈大。沿路巒嶂層疊，濃陰蔽日，斷壁懸崖，松蘿下垂，景緻之幽麗，殆可謂南泉之冠。迨至盡頭，則怪石嶙峋，矗峙溪間，憩息其上，瀑流傍身而過，其綜合發出之音，遞續相應，有如鼙鼓亂鳴，萬馬奔騰。其勢壯，其聲雄，不禁心爲之動，神爲之奪。如在清晨薄暮，或新雨初止，濕月流黃，仰觀山頭林間，岫雲吞吐，奔馳飄忽，尤呈奇觀。約友數人，欣賞之外，於此促膝談心，曲肱長吟，眞可謂享盡人間清福者矣。

南泉浴池之景色



三　仙女洞

由温泉場循花灘溪左岸，向北行，過廸惠橋，約半里許，爲省立重慶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沿途有該校工場及自辦之消費合作社。入內梧桐芭蕉，綠陰扶疏，短籬環繞，點綴庭院，頗爲清韻。前有一廟，門口牆上，鐫有「仙女洞」三字。其正殿供千手大士像，後面卽爲洞之所在，相傳有女修道於此，道成飛去。洞高深約逾尋丈，橫廣四五丈不等。內部闓明軒爽，供有佛像無數。洞中石乳秀成天結，備極瑰異，冬暖夏涼，境候絕佳。洞口右壁，鐫有臨川李傳麟所書之「仙女古洞」四大字。架有木梯，再上爲石梯，均圍以木欄，梯盡處，設桌椅，供遊人憩息啜茗。其下爲陰壑，伏流可數十里遠，水清味甘，寺僧之



虎嘯溪口之虎泉，俗名花灘子

用水及飲料皆取給焉。其自下層穴口湧出者，前奔危崖，下入深澗，長可千尺，形成大瀑布，卽所謂「飛泉」是。據說陰壑之深邃，約有七十餘里，直通揚子江上游之魚洞溪，水勢極大，陰雨尤甚。洞內陰暗，不易辨認，致以前往往有人因視線不淸，失足墜下，喪失生命。後乃在洞與陰壑之間，建一木柵隔住，遊者至此，卽不能再深入矣。

洞口右方，有石階，面前鐫有「心卽是佛」四大字，兩旁聯云：「此地絕塵器，片刻勾留，也要著些仙氣。」「其泉堪啜飲，一盞淸滌，悠然蕩却凡心。」循階而上，有一小佛龕，內供菩薩，外懸一匾，名「洞中天。」轉灣進內，爲一小石室，名「螺絲洞，」內供仙女神像。左首石壁下，有一石牀，據說卽仙女當日寢息之所。神像之前，上有一石，仰視之，閃鑠有光，俗名「星宿石。」

洞邊廣庭，設有茶爐，並備瓜子花生等茶點，隨客給値。熱天來此，小坐却暑，殊饒佳趣。洞之右首石崖，置有木假山一座，上面懸有「記木山乃飛來之者」一文，敍述其來源。謂係民國二十五年從空中飛來，其時「紫雲如蓋，儼若仙佛之稅駕，磷磷如磬，則又奇矣。適殿中正作佛事，僧衆羅相神前，突見光騰四耀，異香遶殿。聲響，房頂瓦礫紛飛，衆皆驚異若狂。移時雲散天開，則一木山，正安於千手大士之頂上矣。」又謂「是木也，以斧斤伐之，其色黃，以火燃之，其氣馨，以形狀觀之，其巖峭若山峯。」實際則全屬附合之詞，借此以吸

引遊客而已。

四　王向氏詩碑亭

由仙女洞出來，經高工校舍門蕉蔭川，流水潺潺，清幽絕倫。其左側，有王向氏詩碑亭，為前商會會長李肇林所建，邑人周文欽為撰記及跋。亭高三丈，中峙石碑三座，一表姓氏，二刻詩及記跋。亭內有石樟石櫈，足供流連憑弔。夫死守寡，在現時代雖已似乎無甚意義，然以鄉村農婦，能堅守本人之信仰，至死不渝，此種毅勇精神，亦不能不令人欽佩。昔人有詩云：「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可知奮鬥圖存固難，從容而死，亦不易也。姑錄其詩序及絕命詩於下：

妾涪州向氏女也，嫁夫巴邑王氏長郎，未及一年，倏焉即世。迄今十載，矢志靡他。昨年不幸，翁又病亡，叔小姑孀，煢煢無恃，朝夕相對，祇令人悲增怮怛耳。近有無知之輩，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俯念衣食事小，名節事大，欲全名節，惟有付長流，葬魚腹中。但孀姑在堂，攀季尚幼，身死不明，未免遺累。躊躇終夜，心痛鵑啼。既成絕命詩十首，藏諸笥中，他日燒燭，庶妾之死既明，妾之姑可以無累矣。寒含日。

一從燕爾效于飛，心繫王郎不忍歸，裙布荊釵寒士女，敢忘敬戒與無違。

虎嘯口之瀑布



三六—一四四

幼讀詩書雖不多，也知東作與南訛，蒸梨炊黍三更續，敢怨微軀受折磨。

屈指于歸未一年，兒夫倏爾喪黃泉，耕耘躬織緣何罪，妾欲焚香一問天。

躑躅長號呼不應，梁摧棟折地天崩，提刀割股尋常事，這樣恩情得未曾。

無端婦口勸諄諄，憐我如梭廿五春，回首當年花燭夜，何心再覓畫眉人。

薄澣我衣守我親，阿姑也勸再聯姻，柏舟原在中河地；母也天乎不諒人。

阿翁服制未週年，又別孀姑各一天，此是兒家心恨事，披麻一綹報黃泉。

夫淚未乾翁繼之，一家孤弱倩誰持，閒來怕讀安仁賦，恐惹孀姑雙淚垂。

吾家四弟宜艱辛，能歷艱辛自不貧，創業守成誰個事，須知嫂是未亡人，

寄語高堂不必憂，兒魂常在此山頭，明朝一夕成千古，江上峯青姓氏留。

五　神仙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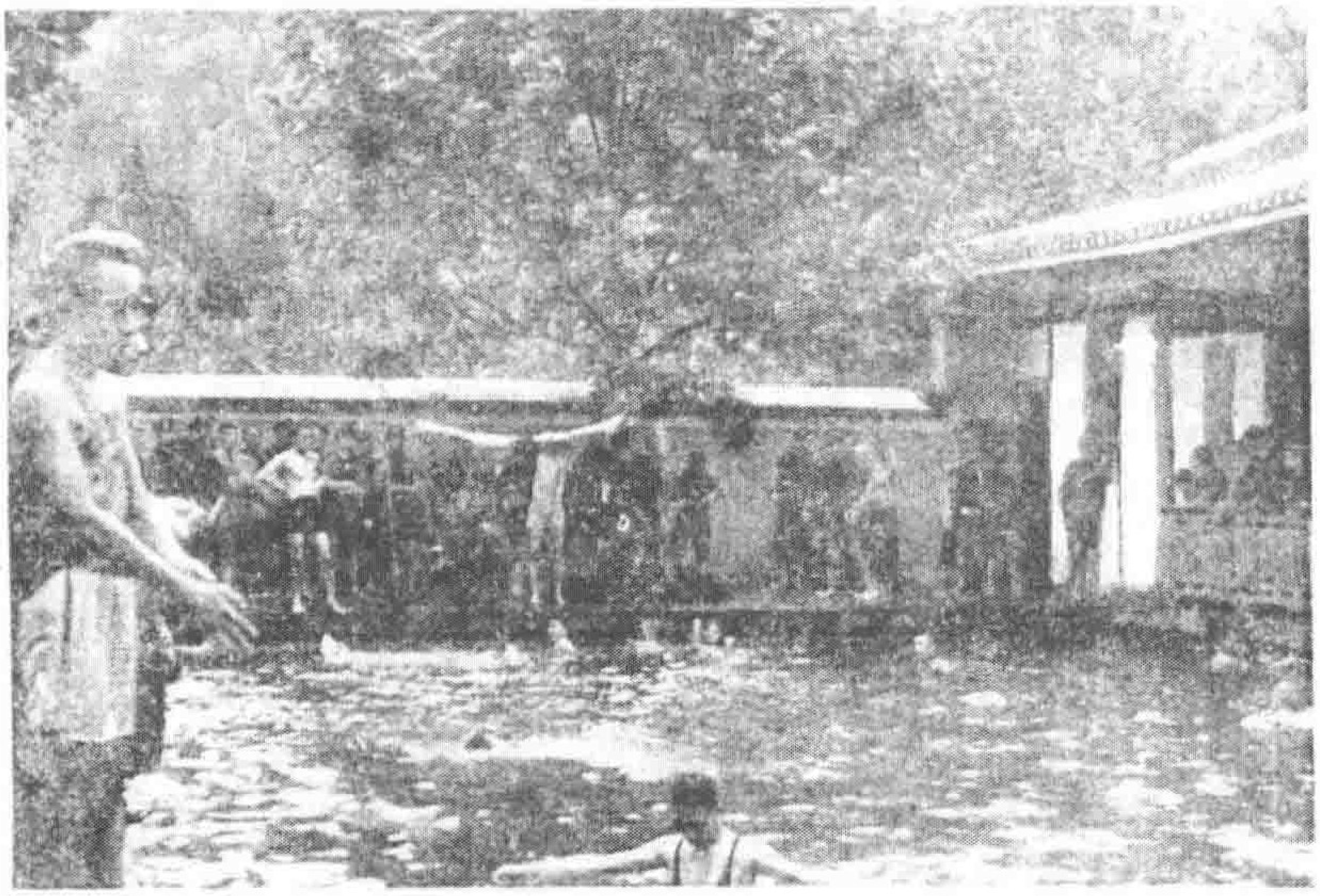
一名三天門洞，南泉十二景之「石洞探奇，」即指此也。在界石場左側，距小溫泉甚近，天然穿鑿，未加培修，洞深二里許，縱橫各二三丈不等，底極平衍，天成化石，鐘乳凝脂，紛成異狀。惟洞內盡是泥地，潮濕異常。石間隙縫，時有潤水流下。每隔一段，其闊度驟然狹小，崖石環結，構成一重天然門戶，僅容一人通過，不善於行者，步履甚艱。如此者凡有三重，仍由原洞口而出。三天門洞，以此得名。又因內有一石壁，取碎石敲之，能冬冬作響。復有一石乳，形如懸履，以為均是神仙遺跡，故遂以「神仙洞」稱之焉。入洞遊者，須穿短服橡皮鞋，山家備有火把可作嚮導。右首山坡上為王向氏之墓。墓前石碑，書有「烈婦長嫂王向氏之墓，」係咸豐年間所立。



仙女古洞

六　五洞橋

由温泉場北行，約數十武，卽花灘溪盡頭，上有一座五洞長橋，橫跨河中，一名三星橋。過橋卽爲川黔公路海温支路之終點。月夜在花溪泛舟，遠望橋形如弓，景色清絕。南泉十二景，有「弓橋泛月，」卽指此也。



小溫泉之游泳池

七　遠蓉女士墓碑

在迪惠路中左側小坡上。女士姓李，爲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生，江津人，犧牲於「卅一」慘案者。墓地正方形，四周圍以石欄，欄圓而石階列左右。入石門，中峙一碑，成三角形，刻墓誌銘，其文悲壯纏綿，悽惻動人。

八　周文欽先生墓塔

過五洞橋，至温泉公園對岸川黔公路海温支線之終點處，旁有一山坡，築有新路，上坡蜿蜒行，約二里許，卽至矣。其地名「野猪窠，」墓前兩旁，有石棒石櫈，占地甚廣。右側爲川軍旅長楊子雲氏之王蕭二夫人塚。塔高二丈許，位墓之最前面，悉係石砌，宛若花壇，惜無碑文，荒煙蔓草，祇供後人憑弔而已。先生別號「蓮居士」，前清貢生，昔年

五洞長橋



經營南泉甚力，募款鼓吹，建樹頗多。沒後其友人有挽之云：「一代文章傳後世，半生辛苦在温泉。」其昔年慘淡經營之苦心，可想見矣。

南泉道路縱橫，四通八達，交通工具，陸行有滑竿涼轎及馬匹，水行則有船。當地並有鄉村電話郵政信箱。抗戰以來，渝市人口大量增加，而南泉因空氣清鮮，兼擅山林之勝，又有天然山洞，可避空襲，遷來住戶，更是滿坑滿谷。所有各家旅館房間，如怡園，清華，小桃源，小湯山，南泉，温泉，浴德，青年會寄宿舍等，幾爲租賃一空，而房價高漲，更倍蓰往昔。如余等小温泉所居之屋，舊時租價月不過五六十元，今則出以一百五十元之代價，而業主尚欲屢次加租，至二百五十元。寸金之地，一至於斯，誠聞所未聞。至其建築材料，亦不過爾爾。最近因人口過繁，往來函件衆多，已設有三等郵局，渝市報紙，亦當日上午可看。附近鳩工庀材，新建房屋頗多。館子有青年會中餐堂，坐場寬暢，佈置亦較整潔。其次有小桃園，山泉村，約而精，餡餡烹調亦佳，麵點零菜，應有盡有。夏天時候，有小食店數家，專賣豆漿汽水及各種甜食，賣價較城中爲貴。沿温泉場一帶，攤販羅列，均可討價還價，相差甚大，卽在渝市亦然。此點殊不及長沙等處，湘人做生意之硬碰硬也。除旅館吃食店外，藥鋪理髮裁縫店亦多，並有新設之南泉醫院及仙舟紀念信用合作社。後者係中央政校合作學院一部份同人所設，紀念中國合作先進辭仙舟先生者，專門辦理各種代辦匯兌存款儲蓄及貸放生產資金，並兼營書報流通日用品販賣業務。價格公道，取利微薄，便利居民，可謂不淺。

至附近學校，在迪惠橋相近，有省立之重慶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環境清幽，設備亦佳，自備小發電機，供給電燈，本地人通稱其地爲「高工」。温泉場背後，有仙女洞初級小學，琅琅之讀書聲，隔溪可聞。虎嘯口外之韓村壩有盧德敷先生私園，亭園秀色，景頗幽緻。其對面白鶴林，古木參森，中央政治學校之地政學院在焉。在界石場有該校附設之蒙藏學校及私立立人中學。在小温泉則有該校之大學本部暨合作學院。以上綜計學生，無慮二千餘人。以南泉蕞爾小邑，今凡小學中學以至大學及專門學校，殆無不具備，亦可謂時代幸運兒矣，

南泉氣候，較之重慶市內，温度爲低，故最適宜於夏季。早晚時候，涼風習習，沐浴游泳，既便利，又舒暢，或雇小艇，閒泛垂釣，或倚杖散步，徘徊叢林山谷間，送夕陽，迎素月，蕩滌塵襟，妙趣橫生。至晚，山傍水側，蟲聲唧唧，澈夜通宵，更足發人幽思，動人離愁。惟瀕水多草，蚊蠅甚多，牀上須張帳子，否則卽不得安眠。更有一種細黑蟲，土名「墨蚊」，據說產自黃桷樹上，咬人甚痛，而又極癢。溪邊水內，到處皆是。消毒用品，如萬金油花露水等，不可不備。若一入冬令，則樹葉枯

黃，滿目蕭瑟，處處便覺寒意。且環境皆山，住屋稀少，無可遮蔽，所有建築物，又多不甚講究，風吹入屋，毛骨悚然。如值陰雨，山色晦冥，彌天煙霧，行人稀少，更覺興味蕭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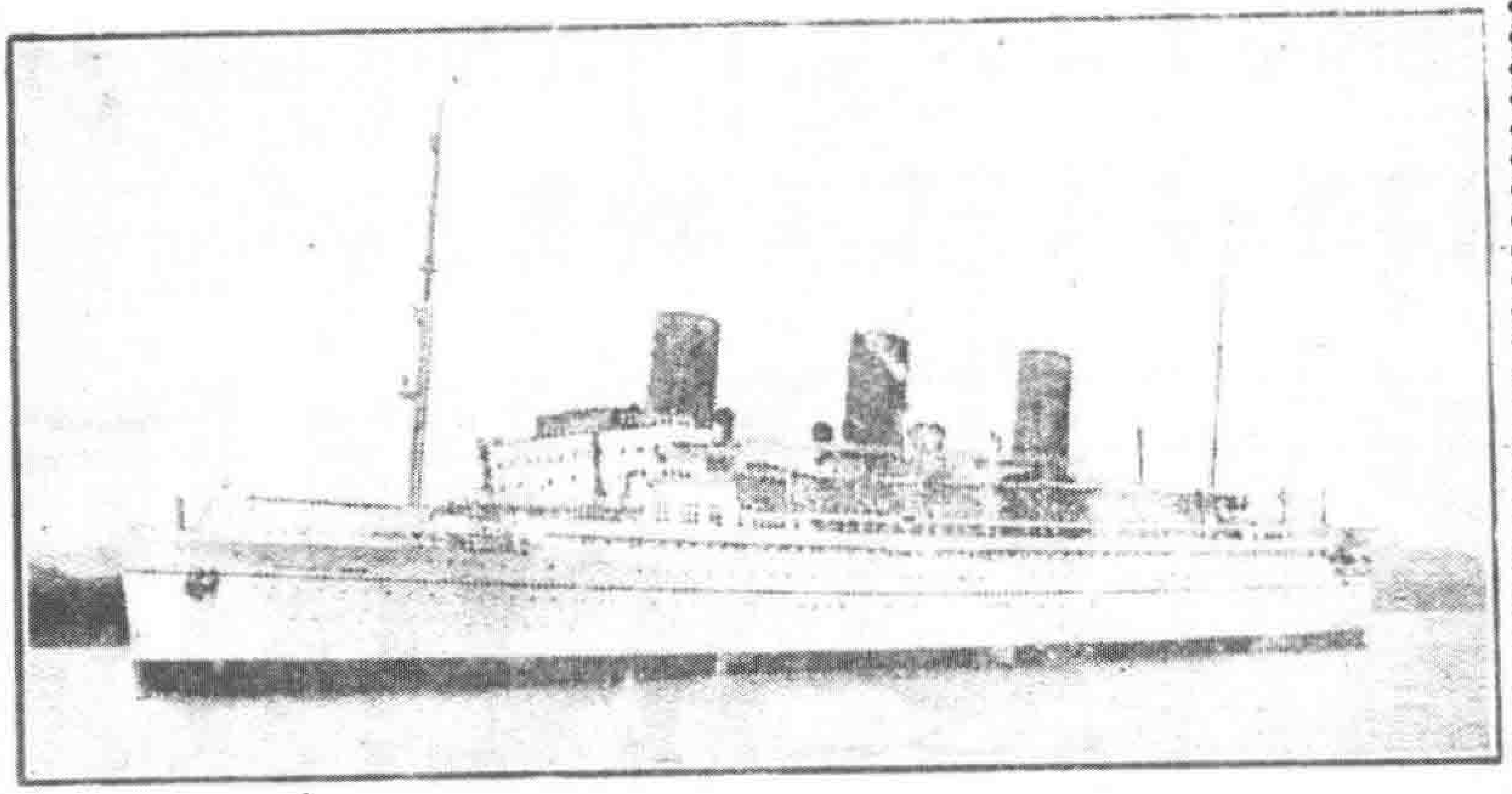
本地盛產橘柑，一至隆冬，則橙黃橘綠，四鄉原野，纍纍滿樹，福橘廣柑，雜陳於市，其價極廉。福橘色深紅，近時每元可得百餘只，醇甘可口。柑子色稍淡，與花旗橘子相彷彿，味亦如之，每元可得數十只，遊者大可一快朵頤。據說昔時還要便宜。夏天售冷飲者，隆冬大量貯藏，屆時以之製冰淇淋刨冰鮮橘水等，獲利甚厚。他日交通暢達，以之運滬出售，推銷江南各省，則每年花旗橘子之巨額對外貿易，即可不打自倒矣。次於柑橘者，有柚子，柿子，栗子，葡萄，桂圓，紫皮甘蔗，山薯等鮮果。蔬菜蘿蔔及家畜中之牛羊雞豕產額亦豐。鴨最便宜，每元可買數只。日常之葷素菜餚，均不外乎是。水產物鱔鱉較多，魚僅有之，價值殊昂。江南風味之蝦蟹菱芡則絕無，因到處水流湍急，即畜養亦不易生殖也。故下江人常所樂道之重陽美酒，持螯賞菊，一到此間，殆成過去之美談矣。最近有人發明人造蟹粉一種，係用蛋黃蛋白，放入釜中，再加醋與醬油，烹調而成，其味幾可亂眞。尚有一種似小白蘿蔔，作三角形，其皮甚薄，肉嫩而甘，頗爽口，惟略帶生腥氣，土名曰「地瓜」，湖南貴州皆產之。余初不識，誤以爲蘿蔔，迨購歸食之，始被發覺，友人常以爲笑柄。

南泉亦如渝市，老鼠極多。一到晚上，竟公然出入，猖獗異常，幾無家無之。余來南泉數月，每夜祇聞老鼠爺之出巡奔走聲，而始終未見一猫。土人咸泰然置之，甚以爲奇。據稱猫食鼠後，必腹漲猝斃，故無猫。後與果夫先生談及，方研究出一道理來。蓋渝市地瀕三峽，長江與嘉陵江環繞左右，終年雲霧，日光稀少，民間燃料，多用煤，不能使猫取暖，而飼猫主要食料之魚類，又甚缺乏，故畜養不易，多不能生存。即間有一二，亦瘦弱無力，不能捕鼠也。自然環境既如是，而居民復不知講求衛生，勤於捕捉，致生殖日繁，至今則凡鄉村城市、黃昏黑夜，已成爲老鼠世界矣。若以數字估計，重慶市內，至少約有百餘萬頭，南泉約居萬餘。據渝市公安局十一月份報告，共掩埋巳斃老鼠二萬七千五百餘頭，其數之多，已可驚人。某日余自城中返，將糖果一袋，放置桌上，外出洗澡，歸來入室，則該袋糖果，已不翼而飛。詢諸僕人，咸茫然焉。次早突然發現室中牆邊碎紙滿地，審視之，方悉隔昨適爲老鼠爺光顧，攫之去矣。由是始具戒心。

南泉附近鄉民，大都業農，悉屬山田，高低相次，重重疊疊，宛若梯形，俗亦謂之「梯田」。憑天然雨水，以資灌溉，故水旱災患絕少。其副業爲豢養家畜，抬轎操舟及販賣水果等。大地主悉爲軍界中人，非軍師長，即旅團長。貧富太相懸殊，勞逸過於不均，致社會病態，到處可見。貧童老弱，道多餓莩。每月路斃，平均約有數百人。本地人民，

視若無覩，似頗缺乏同情心。鄉人類多面色蒼白，缺乏營養，而什九衣半截長衫頭裹白巾，終年不去。不知者幾疑爲居喪。詢諸土人，據稱川俗孩童自襁褓時，父母必於其頭上圍以白巾，以防受寒。至長成習，若一旦去之，卽覺頭痛。蓋其腦部之抵抗力已大爲削弱矣。雖經當局一度取締，迄未奏效。因貧病者多，故四境匪風頗熾，剿不勝剿。目下南泉負治安維持之責者，有憲兵警察及壯丁，尚能相安無事。山頭之碉堡猶存，形勢雄峻，歷歷可數，想見昔年剿共軍事之緊張也。

余自本年七月間，冒險離申，至湖州南潯，探訪故居，後由浙西淪陷區中繞道吳江蘇州，輾轉旋申，而港而桂而黔，以入川，栖息南泉瞬已四月。第覺斯地山水，雖無浙西之秀麗，京鎮之雄壯，三吳之娬媚，以及粵西之瑰奇，然曲折幽靜，則別有風味。苟能闢爲風景區，積極加以人工建設，吸引遊客，則對於地方經濟之繁榮，及渝市人民生活之調劑，殊大有裨益也。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爲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爲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昌興輪船公司啓

上海北京路一號

電話一九四九〇號

香港—小呂宋

十月三日　俄國皇后號
十月三十一日　亞洲皇后號
十一月十四日　加拿大皇后號
十一月廿八日　俄國皇后號

日本—檀香山

雲哥華—西雅圖

十月二日　加拿大皇后號
十月十六日　俄國皇后號 ×
十月三十日　日本皇后號
十一月十三日　亞洲皇后號 ×
十一月廿七日　加拿大皇后號

×不往檀香山

四海為家（下篇）

曹右民

世襲的島

我們逗留在 Christmas 島上的一星期中，天天興緻很足。公司裏的人一住就是三年，我們離開的時候，我想島上的六位白種女子心裏一定羨慕我的自由。

愉快地帆航了四天，我們就到 Cocos 羣島，備受馬來土人的歡迎。不久二只電報公司的船和 Ross 總督的遊船，也來迎迓。

這羣島都是低地。一六〇九年給東印度公司的 Capt. Keeling 發現的；到一八二七年 J. Clunies-Ross 帶了幾個水兵便佔領這羣島，後來雇用了許多馬來土人，大量地種植椰樹，此後這羣島就給 Ross 家族所世襲了。祗有兩個島上有居民的：總督和一千一百個馬來人住在礁湖東北的 Home 島；再北的 Direction 島，是租給東方電報局展長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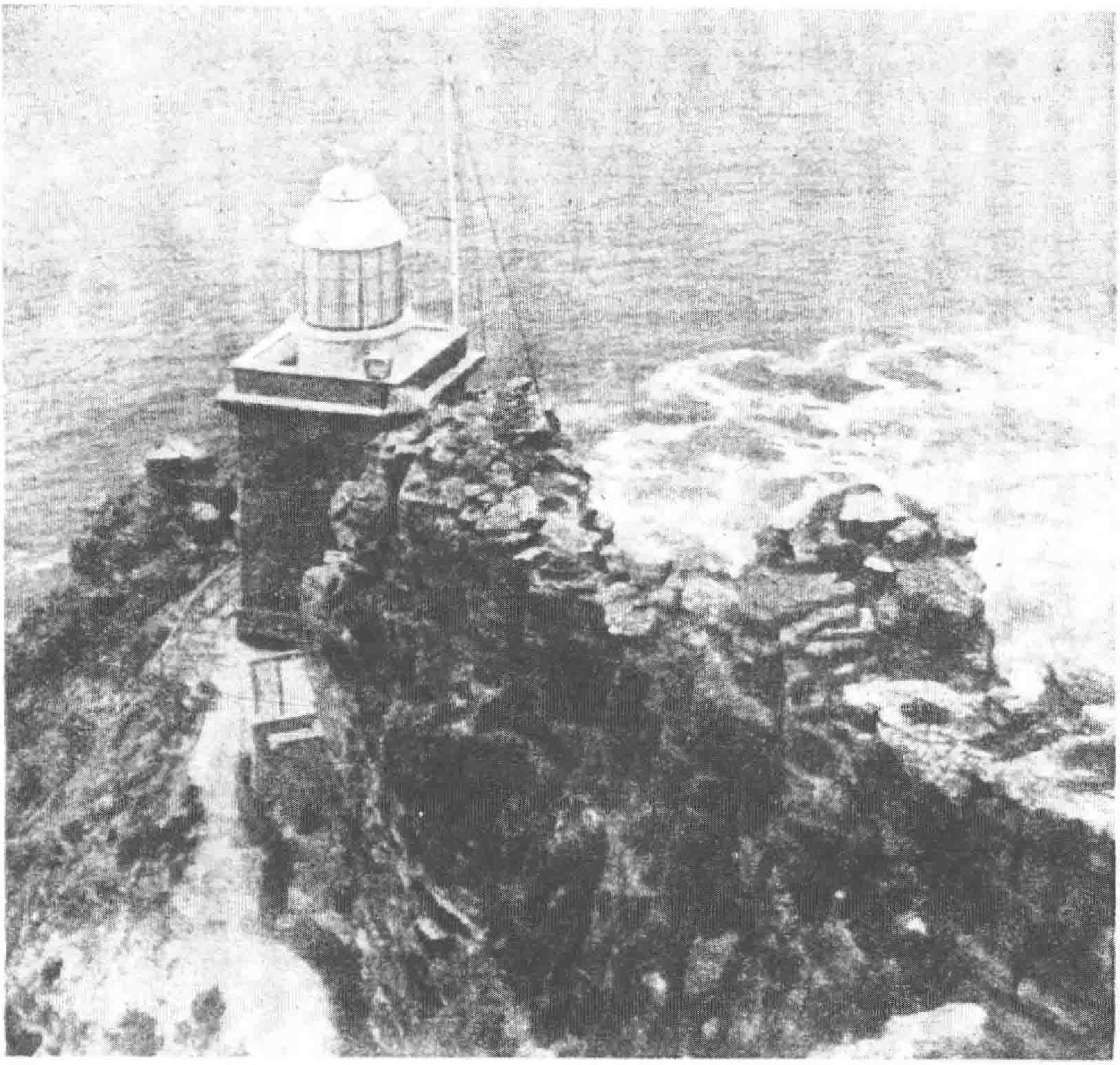
Direction 島是個男子島

無線電報站都在別緻的地方的，而這兒一個特別地冷闢。Direction 島小到在十五分內可以徒步繞行一週，最高處超出海面五尺，全島滿植了椰樹。雖是一個珊瑚島，有時在海邊可尋得於一八八三年所爆烈的七百哩外 Krakatau 漂來的浮石。因為地勢孤闢的關係，電報公司遠見的當局，規定凡駐島職員均不准攜帶家眷，所以島上一個女子都沒有的；公司中關於女子的規程，便無處適用。在聚餐會中，不論上級的或下級的，我都被邀。

第一次被邀時，我頗多疑難：東道主的房裏，聚餐者都在飲酒談話；數小時後才開飯。後來我明白他們的習慣是先娛樂——玩牌呀，打彈子呀，或是閒談——進餐時最後的一幕。因為沒有女性的影響，全體都留鬍髭；四週都是老伯伯，我幾乎不能相信他們多數比我年輕。

英國人比別國人更認為旅客最先需要的是洗澡。那兒所有的六七個浴室，都隨便我們用。誰也想不到浴室是這樣的一間不漏水的小室，地下有水溝，一只可容三十加水的中國瓷缸裏面漂蕩着一只水杓。在溫帶中的人，祗要想到在洗澡時用一杓冷水從頭上澆下，已可使他發抖；但在熱帶中這是再受歡迎也沒有的了。

島上不准備錢幣的。Ross 總督發行一種骨幣專為各島上自己通用的。公司的及各個人所需的東西，都從新嘉坡記帳購買的。他們向磷酸鹽公司租借 Islander 號船每年四次專任運輸貨物；其中一項是泥土，供給島醫細心灌溉的小花園所用的一部份的泥土從新嘉坡運來，另一部由 Christmas 島上來的，作島上所養



好望角的燈塔；經過此處，便重入大西洋，好像已到家裏了。

猪仔的交換品，因為磷酸鹽公司的英人，不喜歡吃工人們吃的從中國運去的猪，澳印客船經過時，其中有一位船主，有時抛下一個裝滿了蔬菜或其他奢侈品的枇杷桶，再由島上去拾來；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Home 島較其他諸島略高，井裏水量也足。Ross 就選定為他們的住所。牠不單是一個椰樹種植地的大本營，同時也是一個模範城市，有整潔的街道，建築牢固的房屋，林立的店鋪，和小船的躲避處，

新婚者的禮物——新屋一幢

島上有新婚的，均由 Ross 總督餽送新屋一幢。所築之屋，都是同一式樣的。工人們經過總督察行的嚴厲學徒制的煅煉，在各方面都技術高超。那兒有精良的柴油引擎的鋸木廠，但學徒們必須先用手鋸學會鋸成挺直而厚薄均勻的木板；學鐵匠的，須自拉風扇起，而至打鐵釘。

Cocos 羣島上，甚至很小的鐵器，還是用手打成的。這種地方，現在世界上不易找到的——這些馬來孩子們，帶着微笑經過別處罕見的完整的訓練，在學習各種工程的技術，機匠，船匠，帆匠和其他。

Ross總督是這羣島的主人，掌握一切政權；他是個萬能博士，不論那種工作，比誰也做得好；這就是他行政成功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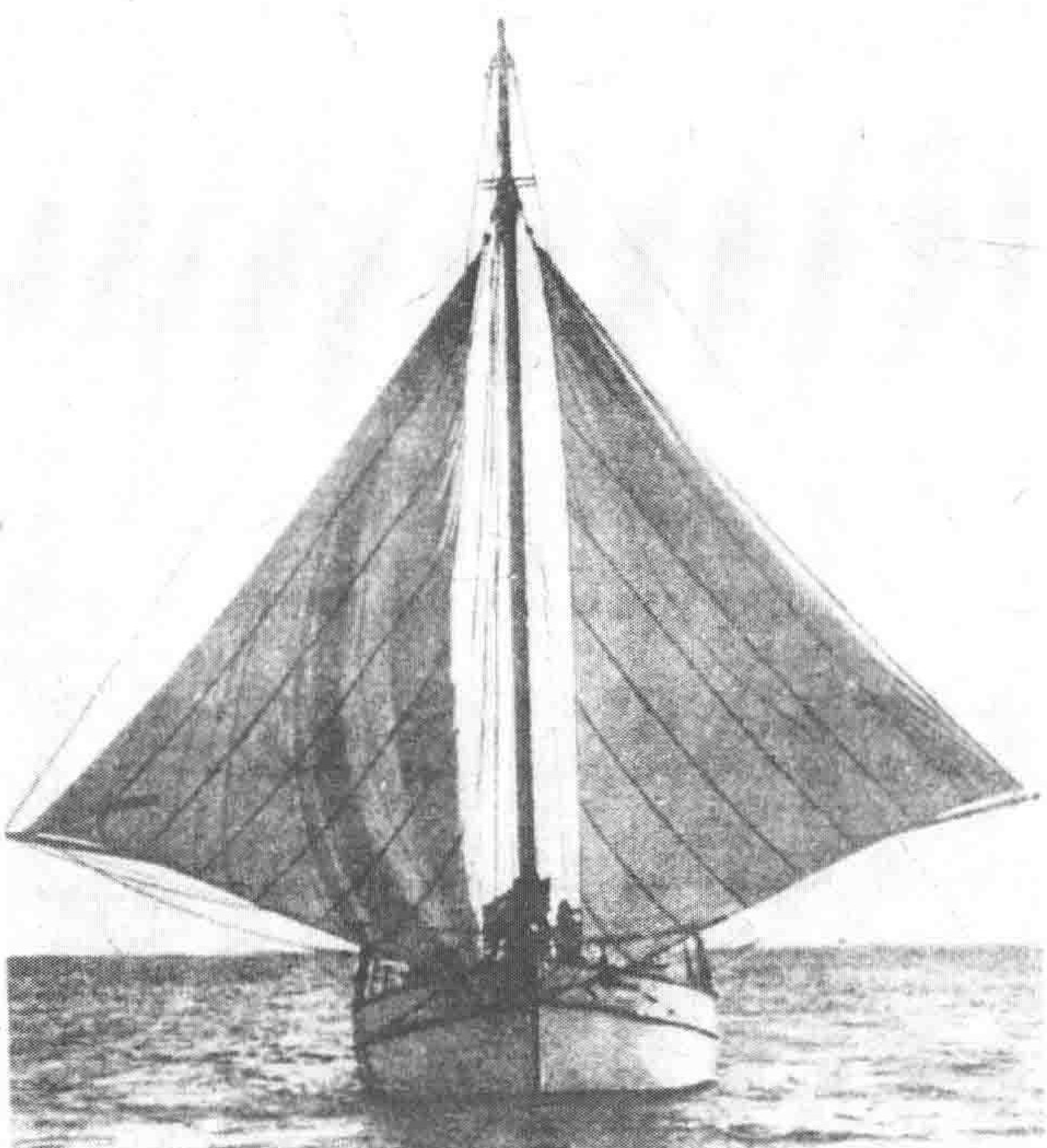
禁止移民入境

Cocos 羣島雖隸屬英國，都有一個獨裁政府。牠的法律與刑罰，有時很別緻的。外來的人，不准居住島上的；居民離島後，即不准復返，理由是：見了別處的誇耀，居民中恐滋生不滿。禁止外勢力侵入這資源有限的和生產率過高的羣島，好像是必需的。我們在那兒的時候，有一個正想搭下一只船離島的人，他年事已高，到外界去，難有機會得到錢財上的成功。我們就問他離島的原由，他說是因爲他的妻子已故世，他的女兒不願替他縫襯衫上的鈕子！

據我們所知，島上無多犯罪行爲。最普通的違法，是未滿十六歲法定年齡的非法結婚。這條法令，目的在減低過高的生產率；其刑罰不過是兩人各鞭幾下；但在某種情境之下，男的須代受女的鞭笞；打了一頓後，這婚姻就可不顧年齡，而認爲合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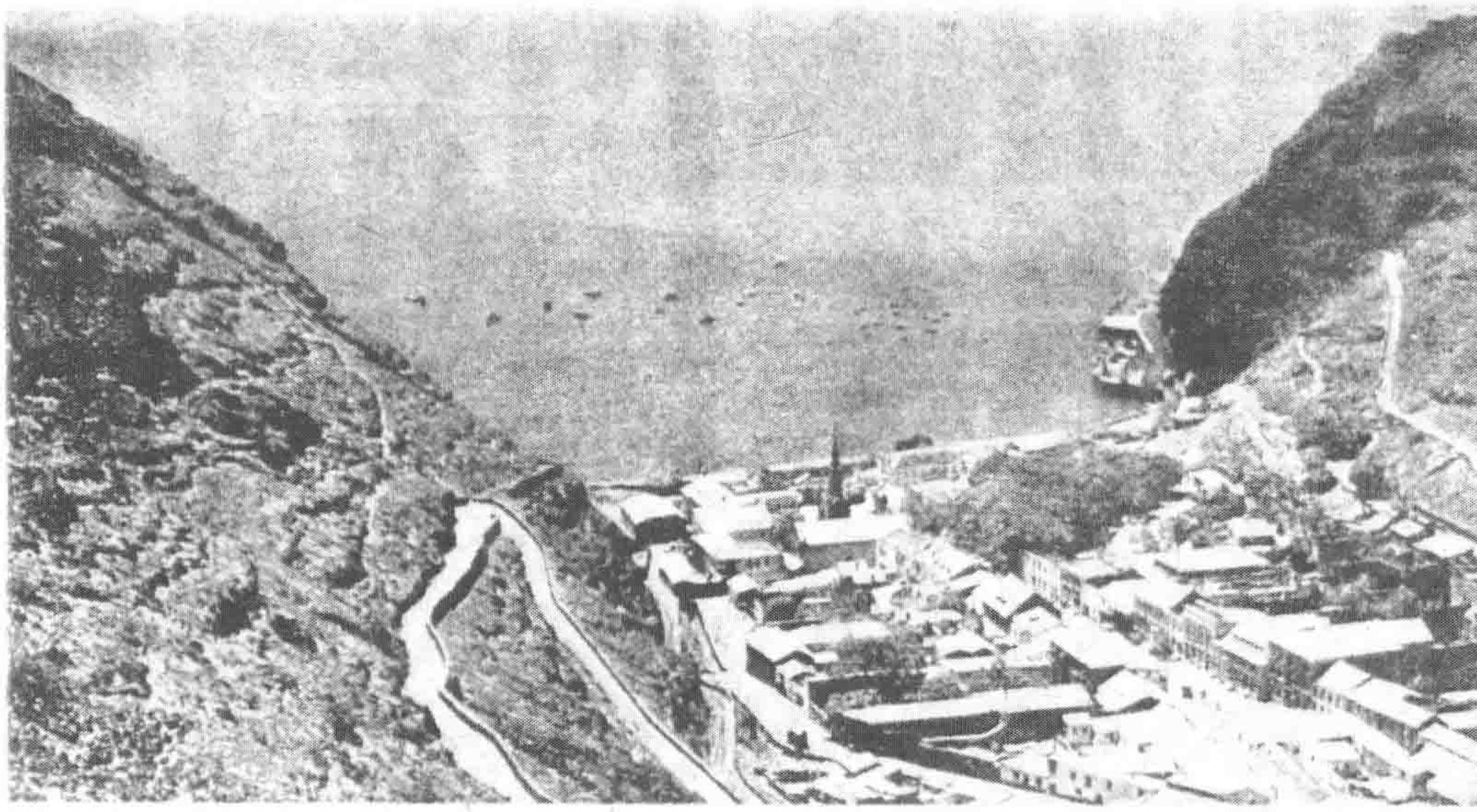
島上的財源，有幾種已消耗殆盡，尤其是陸蟹，與鳥類。雖然總督命令禁止捕捉，但馬來人只知目前的美餚，每有機會，總把軍艦鳥與燕鷗殺死，所以鳥類都躲避到北十六哩的北 Keeling 島上去。

北 Keeling 孤島，就是歐戰時著名德國巡洋艦 Emden 號的



我們的帆船，展開兩翼，跟着貿易風不斷地從南大西洋北行三千哩。

憩息處。牠派了一小隊兵在 Direction 島登陸，來割斷海底電線，使無線電及海底電報，暫時停止工作；但很厚意地沒有把藏滿着寶貴食物的冷氣箱毀壞。該艦旋爲澳艦 Sydney 號所襲擊，最後在礁石上擱淺。職員們在屋頂上觀戰，他們見到德艦將敗，就駕了



海來那島(Helena)是安全的停船處。拿破崙失敗後，就被羈在這兒，大概讀者還記得罷！

小船到Home島；從那兒再徵用了Ross總督的帆船，到荷屬東印度羣島最後用了別的方法經過了可歌誦的航程後，抵達君士坦丁。

澳大利亞政府，曾試打撈Emden，但風浪繼續大作，最後就放棄了。後來總督帶了善駕大浪艇的能手，把有價值的東西，全部搬走了；但因為躭擱過久，船身已在礁石上撞破，在得到打撈准可書前，那副巨大的暗輪，已沉入海底，深為懊惱。艦上收拾來的黃銅，足足供給他鑄造廠好多年之用。

棲樹的鼠

百餘年前有一個來過這兒的船長曾這麼說：這兒的蟹吃椰子的，魚吃珊瑚的，狗吃魚的，人騎甲魚的，介殼是危險的捕人機。他還說：大部是海島是棲枝的，鼠類在棕樹頂上作窠的。這兒的蟹以前多得土人用來熬油的，但現已絕跡，沒有見過。在總督那裏，有廣大的甲魚池。大小具有，都是供食的，不作坐騎的；鼠類幾乎也已撲滅殆盡，所以也不見牠們潛伏在椰子裏和一路將樹幹嚙盡到地。有人告知我們：牠們爬上了樹，不會倒爬下來，於是不得不走「嚙下」的一條路。鼠之存在，頗有損島上之進益，因為椰核是唯一的收入，總督曾從他處運來各種樹木，以增加糧食產額，但土人主要糧食的米，還是進口來的。

三六—一五四

裝了多種馬來人的製作物，我們與 Cocos 羣島和快樂的島民告別，開始渡印度洋的長程。在旅程中我們第一次遇到貿易風吹得這麼長久地有勁兒，在十六天半中，走了二三〇〇哩，就到了 Bodriguez 島。此島也在十七世紀中被葡人所發現的，後被荷蘭人佔據了若干時，最後至一七六〇年，就永為法國的殖民地。

Bodriguez 島上的「石田」

Rodriguez 島在過去是船隻的加料站，有兇猛的獵獸和原野的森林。我們到時已不見葱翠的林木，其理由是很簡單的：在一八四七年居民祇有二百五十八人，至一九三六年，幾達一萬人。因為燃料和墾植的需要，就把樹木砍盡了。農人們把小石搬去堆在大石堆上，不用我們（美人）開墾新英格蘭的方法把石塊砌成石牆，和堆於田的中央；所以從遠處望去，不像種山芋的田地，而倒像堆石的場地。

島上道路平坦，各處都通行，人也多，時時可遇到，但不能通話，因為我們都不懂英語，即使他們的法語，也已轉變得不能用現代的法語交談。我丈夫的手語也不能用，所以島長特派了他的船夫領導我們觀光全島；他覺得這個差使再光榮也沒有了。

島的西南角離 Mathurin 港口很遠的地方有廣大的石灰石岩洞。在一星期前的航程中，船忽兒一側，我在船尾的纜柱上一撞，



Dassen 島上的企鵝

三六一一五五

折斷了一根肋骨；我怕走不了這段長路，所以島長叫船夫划了一半的路程。洞那兒有二個土人執了火把，領導遊玩那地下的迷陣。我們這探險隊領袖的船夫，也善於游泳，不能辭絕那洞內不見天日的泉水的邀請。

返船的路上，經過一所學校。我們走近時，教書的法國尼姑，忽促地把學生放散了。我們以爲將被邀入，就慢慢地走着。我們的船夫，立停了與她們談了幾句話，隨後仍跟着我們走；半小時後，他解釋給我們聽：尼姑本來想邀我們進茶點的，但她們不講英文，而我不講法文，他就不得我的用意而謝絕了。他沒有想到，可用不論何種言語吃茶點的。

每次划近岸時，土人們排列在沙灘上看我們把小船拖上，從未曾出力相助。每次回到小船，總看見兩邊附近二英畝的沙灘上，印着深深的蹤跡，告知我們曾有孩子把船纜在一株樹上，學習划船。

該島的官長和電報公司的英國職員，都殷勤招待。有一天晚上，吃過晚飯後，Martin 先生說：貴客自己划舟回去，太覺失禮。就吩咐三個船員，留在他的三十四呎長的淺水駁船裏，候着送我們回去。餐畢，就張了帆，於月光下，在礁石間迂迴駛去，有幾次輕輕觸碰礁石，這樣的返船多麼威嚴，侍候船幾乎和我們的 Igdrasil 一般大，而且船員人數還更多！

有時，我們無意中談起喜歡某種食物；假定島上有的話，就立刻送到我們船上來。有二艘同時停泊在港內的荷蘭船，也很熱忱地送來一盒精美的食品，所以在離開的時候，我們糧食富足，並且還充滿着島民厚待的回憶。

又是一個通行法語的英屬島

Bodriguez 最近的隣島 Mauritius 是一個美麗的，有歷史性的島；也是給葡人所發現的，後來變爲荷蘭的殖民地；荷人覺得該島無利可圖，且又有逃亡奴隸的滋擾，於一七一〇年就放棄了；又後爲法人所佔，至一八一〇年歸屬於英。政府准許居民仍用法語，所以直到現在還是如此。移去耕種蔗田的東印度土人，繁殖得特別地迅速，現在已大大地超出法人和說法語的菲奴的後裔。島上人口很密，每哩約五百五十八。

島上地勢峻嶺，高原上還突起山巒，邊緣均成齒形。山谷中滿植甘蔗，在平坦的公路中駕駛時，兩旁風景秀麗，山脈環成半圓形，將涼快的貿易風摒去，使 Louis 埠熱得窒悶，但確增加該地的雄壯和特色。

航程中最惡劣的一段

自 Mauritius 到非洲一段航程中，氣候幻變無窮，每三天總有一次極大的變動。Madagascar 後的一段中，我們遇到最劇烈的

風浪，所幸為時短促。這次暴風，不像我們所習見的熱帶的烏黑大暴風：牠來時像一堵堅實的黑牆，自天上直至海面，把一切全遮去，一連二小時。尖鳴的船桅和繩索的阻力，已把船傾斜得不能再低；幸虧就來了一陣傾盆大雨，雖然我們感覺不舒，却歡迎牠停止波浪的繼續發作。

這陣狂風後，接上就是無風，在沉長的航程中，正回想着陳舊的黑暗非洲的印象，在 Zuzuland 海岸，不見獅子，却看見一個最惹眼的高爾富球場；我們幾不信這平坦的蔗田，就是著名的 Zuzuland。

迎着東北風，在夜間駛進 Durbin，不見一些天然的景緻。岸上的朋友，導領了我們四週遊覽，公寓大廈，時代化的住宅區，均在建築中。

繞過南非的時候，正是平凡的夏季。無風時比有風時略多，到第十天，行近好望角。那兒的信號塔，竟發表對於我們的公告，平常的信號塔，毫不理睬小船的。

好望角城，在高山的脚下，晚上燈火叢集，和白天一般的美麗。我們停泊在 New Basin 比其他遊艇遠些，但有一個優點，就是常有雄的企鵝，三三兩兩地游近船來。我自然喜歡到 Dassen 島去看大羣的企鵝，但當局頗阻難私人船隻到那兒去，且必須領取登陸證。所以趁公事船裝糧食給島上職員去的機會，我們就搭了同去，不是更方便麼？

企鵝啄人的腿

人們都以為企鵝是珍貴的鳥。政府須加以保護的。不過此地政府的關懷，主要的還是一筆進益，因為每年有累千累萬鵝卵可售出。

我們去那島，是在一個二月多霧的早晨。航近泊船處時，那島看上去又低又荒蕪，我所見過的島中，再也沒有比牠更乏味的了。一上了岸，什麼都忘了；我們的注意，均集中於企鵝身上。每枝小樹下，總隱藏着幾只窠；堅硬的地面上，隨處都是洞，粗心的遊客，常會踏破窠頂；倘使踝骨不給猛啄，算他交運。忽忙地後退，更是危險，因為後面必有好多企鵝在等候着你。

Talle 灣上的東南風，是有趣的景物，——從岸上看去，先有一大片雲，像檯布一般地，把 Table 山巔蓋沒，漸漸沿着山坡下來，隨着風向山麓掃下，向海面掠過；海浪由外滾滾而來，與此自岸上來的風相反向地被擊起，於是浪尖白沫飛濺。我見了，就回想到原野上的火烟。那風的速率在每小時七十五至一百哩之間，而居民們却漠不關心，別處的人，大概頗難置信。人類或許能適應不論那種環境的吧。

一陣鎗鯛

我們需要東南風離此所以並不滯留，就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下旬，向 St. Helena 島駛去。

有一天天氣晴朗，正在該島的南面，驚人地海裏來了一羣不速之客。那時我在守舵，丈夫在艙裏，忽而不與警告地在船尾上像雨一般地落滿了三寸左右長的鎗鯛。有二只從我頸側落在上衣裏，另有幾只從小艙口中瀉下，還有數十只黏在帆和甲板上。乾了之後，牢得和膠住一般，且留着墨漿跡，費了半天工夫，才洗乾淨。

大概那時有一肉食魚在追逐牠們。迅速上游的動力，把牠們帶出水面十五尺至二十尺高。以前也曾有過幾只鎗鯛上船，但從沒有這麼多；這次共有二三百只。在大西洋這一帶，別的小船也常遇到這種事情，想來鎗鯛一定繁多。

人們只知道該島與拿破崙的關係，而都不知牠尚有攸久和顯著的歷史；況且牠的峻險的懸崖和崎嶇的山景，是毋須歷史才能使他成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所築的砲台，從海濱到山頂，隨處可以看見。但該島現已失去軍事上的重要性，我們到的時候，祗有十二個陸戰隊兵士駐扎在那兒。

褐色的高而夫球場

離 St. Helena 島後的第七天的早上，前面出現一個島。我們擦著眼睛再看。這是不是 Ascension 島，還是和在 Galapagos 島所見的幻景的重演，固然是那島面積祗三十四方哩，可是很摩登化，汽車可通達二千五百尺的山巔和 Wideawake 平原。

這所謂的平原實在的滿蓋着火山灰的谷地，黑色的燕鷗，年年到這灰上來產卵，鳥窠全朝東南，直對着風向。

這荒蕪的島上，英國海軍曾化了好多錢和工夫去經營築路，開隧道，以聯接 Green 山兩邊的峭坡，維護山上的墾殖，及建造三和土的放水區。但現在也已失去海軍的重要，已交給東方電報局維持一切。

島上的居民，有公司職員廿餘人及家族，和一百五十個從 Helena 來的工人和僕人。他們自己想出娛樂的方法，在村落後的化石上，有幾個七圈。起初不知其何用，後來知道這是他們的高而夫球場。

觀電影須自備椅子

這個孤獨的島上。每星期也公映一次電影；大部的費用，都由公司職員負担的，小部份由Helena人負担。有一個獨眼的僕人只肯出半價，他的理由是他只看得一半。我們在的那時，他們多一次聚會，請我們演講遊歷的經過和開映所攝的彩色照片。公司特地替我們預備了椅子；照例各人自帶的，那末不能再怨坐位惡劣。

大部的糧食，都是外來的。山上的田地，祇產少數的蔬菜。他們養了四百頭左右的羊，以為備糧。怕有時船只不能運糧。還有幾頭牛供給牛乳和奶油但是牛的食料還是從非洲運來的。主婦門購魚以月計的，不論是否天天要，或所要若干。海龜養在池裏，也可買到，但吃的人很少他們愛吃牛羊肉。

Ascension 和其他幾個我們到過的島，常受捲濤的襲擊，可是我們都沒有見過在預定離島那天的早上，他開始來了，我們忙解了浮筒上的鐵練離岸更遠些。電報公司的職員待我們太好了，我們不應該就此不告而別，所以等了兩天。才乘了公司的人手衆多的鯨舟上岸的。

到 Barbados 的長程中，我們遙見巴西屬的 Fernando de Noronha島，和島上高高聳起在一切之上的下部給波浪沖細的石筍。這是監獄島非請不得登陸的，所以我們沒有去。

三年後才返故鄉

將返西印度羣島了！的確還有好幾千里路航程，但對於我們正好像就在隔壁。那兒常見美國遊艇的關員，都以為我們直接從美國來的，路上至多不過數星期或數日。所以我們回答他們三年的時候，他似無不驚奇的。返經 Bahamas 羣島時，遇到同樣的夏季暴風。受到灣流的推進，不久就離熱帶，向我們目的地紐約駛去。

全程平安但……

在黑夜的濃霧裏，我們慢慢地沿 Ambrose 岬駛去，回想過去三年中經過神祕崎嶇的海岸，珊瑚暗礁，沙土的荒地，三年中一些沒有遇到危險。至於大自然的幻變，已習慣得好像至友一般。牠們候着不動，讓你躲避過去，從沒有一次阻礙我們。

正在那時，自船尾聽到一聲汽船的汽笛。我們也狂鳴號角與之相應。但牠的船首的波浪已從霧中衝來，碰的一聲，牠的船首裂開了幾碼。三萬八千哩航程的最危險緊張點。誰想到會在文化光揚處遇到的。

百病消

郁葆青先生發明外治百病點入眼內輕者藥到病除重者起死回生

家庭旅行之小藥庫
備此小盒
勝於有藥品一大箱
（歡迎外埠經理）

(一)霍亂痧疫 (二)瘴氣中風痰厥氣閉傷風傷食傷暑 (三)頭痛牙痛喉痛胃痛腹痛腰痛瘋溼 (四)跌打損傷吊溺自刎 (五)疔疽癰毒對口發背 (六)狗咬蛇咬蜂蠆蜈蚣等傷 (七)赤眼青盲七十二種目疾 (八)小兒急慢驚風痰厥食厥疳積腹瀉等

郁氏葆華製藥社
上海北山西路二一八號
電話四四一〇五號

西方叢談

籬人

三 獵取人頭的土人

新幾內亞是一個粗暴野蠻而又暴虐的國家，居住着的土人也是同樣的野蠻與暴虐。土人屬於曼倫西亞的黑種人，即在近代的居住於「被統治的」沿海區域的土人，也是天性與自然傾向使他們歡喜吃人肉和獵取人頭。但是這種野人同樣的可以使之向善，成為強壯而愉快的工人。生疏的白種人走到內地去，和那些兇惡的種族接觸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使這羣天然的打手放下他們的武器，到海岸邊來為白人和平地工作。

新幾內亞土人的語言問題，是最使人驚奇的事情之一。我（原著者 Capt. Leslie Shaw 自稱）到達該國不久，得到十二個土人，使我非常驚奇的，是他們都是在五十方哩不到的區域中收編而來，只有三個人講一樣的語言——其他的人都操着不同的言語！我常以為印度可以發見許多種不同的語言，但是在印度種族的界限分得很清楚，乃至覺得有不同種類的語言是必需的。大部份的男子是非常漂亮而正直的傢伙；其餘的是「害人之馬。」這種分別也可同樣使之於他們的作戰能力；有的人非常勇敢，時時準備着起立出擊，如我們所能想像那般人一樣；而另外一部份土人常留心不要去冒什麼險，却願意從背後殺下敵人的首級。他們都非常驕傲於他們的虐殺，有許多土著更毫不猶疑的把敵人生吞。

不久之前，我隨「馬羅北」貿易公司抵此，在海口與田岸之間的路綫中有不少人均遭當地土人殺戮，吃掉。因此，如其我承認討厭那輩土人過份湊近我，也許不足為奇的。

某天早晨，我站在「飛機場上」的蛾號飛機旁和一個同我一起旅行的礦工在談話。我們倆在沒有居民一邊的跑道上，和任何別人的距離止少有二百碼遠。突然在那邊的叢藪中出現八九個土人，走近飛機來。雖然他們走近來非常的當心，但是走得非常貼近繞着飛機走，口中喃喃有詞，顯出非常驚奇的神情走開了。當然他們已經聽見、過飛機，但是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又想去玩弄大汽車，我非常憤怒，請我的同伴關照他們離開那裏。湯姆對我說他以為他們並不想損害汽車，但是他仍用嚴厲的口吻同他們講。他們稍為退後了一些，非常驚奇的私自談論着，湊得更近了。後來一個人轉向湯姆說：

「主人，是你同我們這班同伴愚人戰鬥

的嗎？」

「不是的，」湯姆說。於是他指指我，「這位是主人他和那羣愚人作戰。」

「喔—喔—喔，」土人驚訝地說着，於是以驚奇的目光注視着我。那個會說洋涇浜英語的是一個帶了精良武器的傢伙，也就是我在一條暗黑的小巷中遇見的那一型人。他的伙伴和他相像。他們一個個交頭接耳更其驚奇地討論着，突然把我團攏了，抓捏着我臂腿的肌肉。

這對我似乎太過份些了，於是我發了一聲喊，反手重擊了一個人用另外一隻手又抓住了一個人。使我非常驚奇的，他們立刻拔脚就跑，以不可信的速度逃入樹林中去。我以疑慮的態度對湯姆他蹲在地上笑。

「那些傢伙不懂機器。他們以爲這是飛機師的氣力把飛機撵到空中飛到任何地方去。我告訴他們你可以使飛機上昇，而並非是我，所以他們非常的驚奇。」

飛機票相當的貴目的在阻止旅客飛行，但是大部份的礦工情願付廿五磅的旅費到「華村」(Wau)因爲可以使他們省走八天的路，有的還預備付出一個土人的旅費，我們所帶的這許多土人以普通水脚率計算每磅體重付一先令。

那許多土人第一次飛行時的反動也和白人一樣的不同。那些對於飛機非常驚駭的人呢，顯着恐懼的姿態，爲一個白種人所不及。爲了這，使我有一天非常煩惱的，雖然到後來是以笑聲結束使我沒有懊惱。

我們公司裏在華村所開的酒店快要完成了，我們希望立刻取得營業執照。在蘭村的儲藏庫中高高地堆着不少香檳酒。我正在很快的去取得新鮮原料。突然公司中的某股東來請求我僱用一個土人。我於是命這土人派駐在飛機的小室中，圍繞他的是一箱箱的香檳。於是我從蘭村帶了不少貨物出發。

路上一路平靜，如預期的一般。我常注意前艙中有移動和打擊的聲音。有時鑽出一個頭來窺探窺探外邊的情形。於是我聽到一聲可怕的慘呼，聲浪如此之高，甚至使我在飛機的鬧聲中聽出來。鬥爭愈來愈烈，於是一個人頭攢了出來，肩膀也丟出來，我望見在苦痛的臉上一對白眼睛。我示意命他坐下，但是土人並不關心，繼續的打下去，此時我們正向幾個特別危險的山嶺上面飛行，我不能把飛機折回，和原推薦人理論，我是變得非常的焦急。

在新幾內亞時，經驗使我在機艙中的地圖桌上，常帶有一把螺旋鉗。一把鉗子是一樣有用的武器，我可以帶了這個到前面的機艙中去。我看見那土人想抓出飛機，我立刻向前去，盡力使他把頭低下來。

我所加之於土人的打擊，並不使他變好些，使我非常驚奇的，當他發現自己又在地面時，他就非常快活，在其他同伴之間大踏

步而行了。

四　巴西橡皮城市之衰落

自亞馬遜河上溯數千哩，有一個毫無生氣的城市名曼諾斯（Manaos）荒涼與寂寞，像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婦人，只能記憶一些過去的光榮了。當巴西以橡皮商業獨霸世界時，曼諾斯在巴西橡皮帝國中曾經是一個興盛的城市。那時，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曼諾斯城正是在全盛時代——愉快，光明，與富庶，使人難以想像。

流入曼諾斯來的金錢，就像大河中滔滔不絕的水流，這城市就像建築在河面上一樣。生活程度非常之高，火柴與紙張都要用先令甚至金鎊來購買，但是沒有一個人在付款時略露怨懟的。橡皮富商對於金錢不算一回事；也就是他們使曼諾斯的人口增加了大半。

早在英國孟卻斯德城有電車軌道之前，曼諾斯就很自負的有一條電車綫了。砌成的主要市街極為開闊，在太陽光下照耀得非常之白。有一個大劇場，足與世界上最好的戲院相比，不但建築美麗，而且演劇的質的方面亦很注意。一座大理石的司法院可說是夢想之實現。私人住家都像皇宮一般，而且裝飾華麗。平民備有馬車和馬廄，這在歐洲，只有戴皇冠的君主，才有乘坐的資格。曼諾斯的女人穿着巴黎最新式的時裝，子女都送入歐美費用最大的學校中求學。她們在歌劇院中所戴的寶石，足使印第安的君主見了為之目眩神移。

這個駭人聽聞的城市中的居民，在叢林邊上費了駭人聽聞的數目，使文化達到巴西內部，最最著名的歌唱家，伶人，和作者來自世界各處的，都在曼諾斯人民之前，漏過臉。曼諾斯只有最好的東西，——但是它的日子是有限的了，那時甚至有兩個英國人也決定了該城未來的命運。在英國邱村（Kew）的植物花園的董事，派遣了一個名法列絲的人到巴西來考察，回國時帶了一些橡皮種子，以為實驗之用。這個當然是違反法律的。巴西的海關關員特別注意，禁止私運。法列絲故意規避掉，用兩張鱷魚皮把這寶貴的植物包好。他非常勝利的帶還英國，但到邱村，橡樹已完全枯死。

後來另外一個英國人名亨利威克哈姆也以同樣任務派遣到巴西去。數月來他為避免疑慮起見，先經營羊毛出口事業。於是到某一天，他把幾本橡樹種子放在棉花包中潮濕部份，再送到英國去。

其餘的事情成為歷史的了。橡苗經過十分的當心與忍耐，在植物園中長成起來，以至於成熟。在一個驚人的短時間內，橡皮種植遍佈於馬來諸邦和錫蘭。大不列顛就此把巴西的橡皮專政完全打破。

曼諾斯差不多在一夜間把它生存之主要泉源——廣大的橡皮出口商業完全消

失。許多橡皮富商的財產就此沒有貧困與悽慘乘機而入在先前是不會有這種情形的。

那些富人所造的如皇宮般的家庭，仍舊還在，但是空得像鬼域四邊蔓草叢生，不復有從前的花園酒吧間與娛樂場主顧寥寥，呈着衰敗和沒有人注意的樣子。從前在壁上華麗的裝飾業已崩壞，沒有人想去修理它。

歌劇院與戲館，都關門大吉，沒有什麽著名的人物再來拜訪曼諾斯。人民所遺留下來的，就是在不久之前他們已經消失的光榮之回憶，還有怎樣使生活完美些的智識，在亞厤遜河數千哩上游的生活。（待續）

頭痛???
請即購服：

天字牌頭痛丹
獨售一味　行銷廿十年
立刻止痛　馬上舒適
功效神速　百發百中
藥性和平　男女咸宜
全國各大藥房各烟紙店均售
總發行所
上海百中堂藥房監製
法租界八仙橋敏體尼蔭路鈞福里

交通銀行
本銀行經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開設三十餘年資產總額國幣五萬五千萬元經營一切銀行業務國內各大商埠及國外各大城市均通匯兌顧客委託存匯款項待遇優厚手續簡捷備有詳章承索即寄
香港分行設雪廠街五號
電話三四一零一——四
電報掛號九三六六

林肯藥水牙膏
白善療蛀
殺菌除臭
功效神速
從來未有
上海美通行總經理
電話八六六八九號


君如愛讀旅行雜誌
請勿自私
請介紹給你的友人

三六—一六四

歐美采風記(六十)

沈明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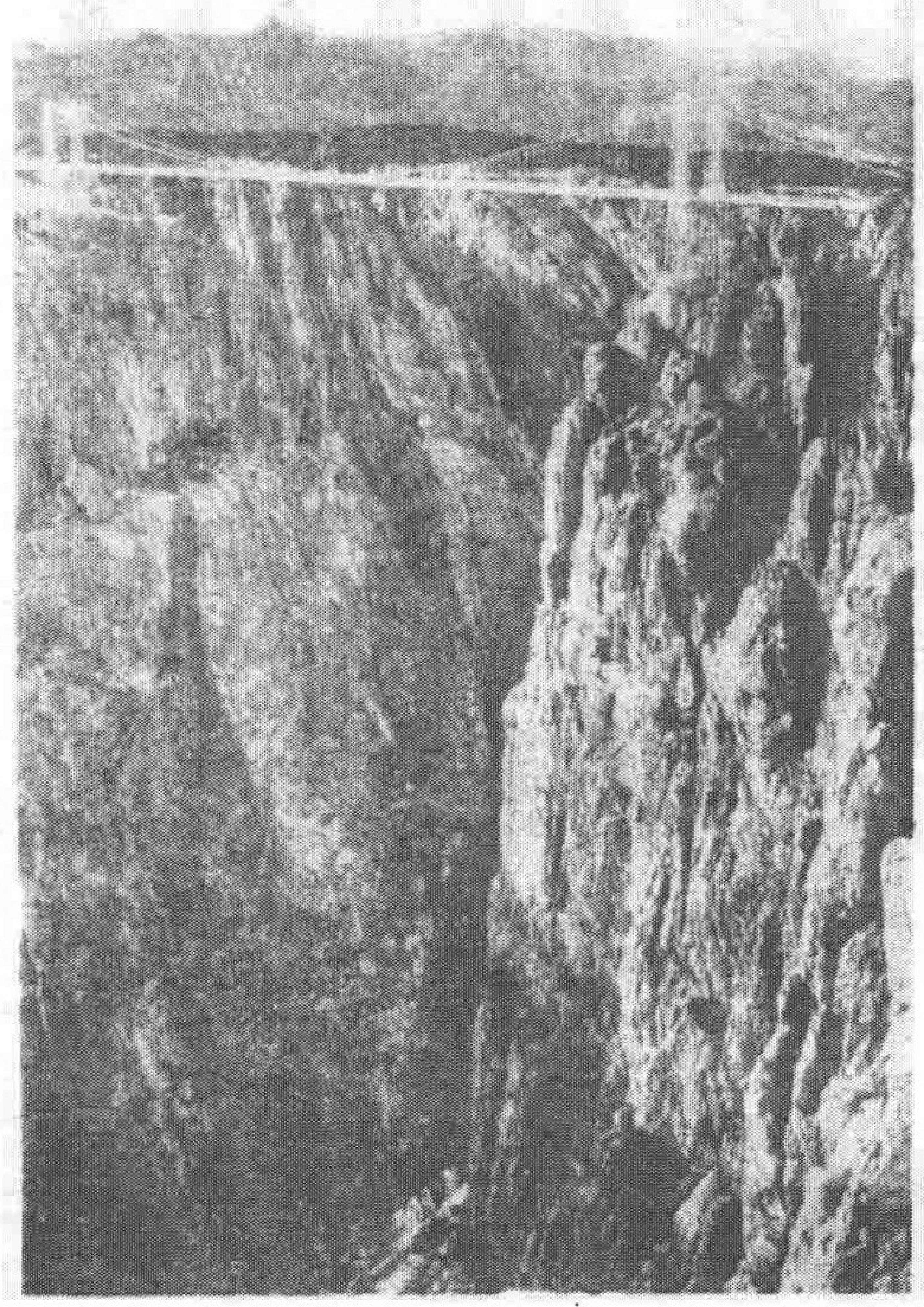
下午俟車子修好，到七瀑布(Seven Falls)去玩；這個瀑布接連着共有七級從最高處，一層一層的下流，頗饒趣味；山的某一峯上，有一處極幽雅的地方叫靈感角，(Inspiration Point)是女作家海侖約克生(Helen Jackson)創作雷夢娜"Ramona"小說的著述之所，她仙逝之後，卽卜葬在是處；這七層瀑布非常高遠，我先走了二百餘級扶梯，才看見第三層瀑布，每層的水勢都很急遽，每一層都是一落幾十丈，水聲淸晰可聽，旁邊有『直上靑雲』的通天長梯，李徐二君同修，都往上再爬，我實在無力再向上進，便坐在半路小溪中的石上，揀石子玩，祇見一位老者帶着他的幼女也在揀石子；修與徐君祇到得半山，便囘頭下來，獨有李君一口氣走上絕頂；這幾日來氣候變化，過於激劇，行路又趕得如此的緊，使我覺得疲乏不堪，在平地上行走，且嫌喫力，何况爬山？更不必說拚命的到處跑，歇息了一會，等他們囘來，一同囘到山脚的小店中買了一些紀念物，在屋外的空地上看見許多金黃色梅花點，黑白相間條子的縞栗鼠，(其形似松鼠，但尾巴沒有松鼠尾巴那麼大，背上的紋路很好看，英文名稱曰"Chipmunk"買一包長生果喂牠們，牠們一點不怕人，用兩條後脚站住，兩隻前脚捧着花生剝殼，從容的吃，在空地的另一邊，則有一條活水山溪，裏面有大羣的鱖魚(Rainbow trouts)鱗彩豔麗，在透明的水中游動，殊爲好看。

七層瀑布在歇陽廠(Cheyenne Canon)的南部，是柯羅拉多泉(Colorado Springs)的名勝之一。



離開七瀑布，順着山路開車去看落葉絕壁(Royal Gorge)因爲沒有詳明的地圖，而山路又格外難認，問了好幾個路人，才找到方向，開上了高壘山公路(Corley Mountain Highway)走這條路需付的買路錢很貴，入口處每人納捐一元，因爲這路是新闢的，穿山過嶺，工程浩大，爲抽還承包工程的公司墊本起見，所以初通時

的路捐很重；我們行到半山，先就一家飯館進餐，究竟山中的禽類，其味鮮美，我們吃完飯後還玩了一會的桌上『哥爾夫』然後繼續前進慢慢的欣賞這條形勢奇兀風景雄壯的山路，路確是很平坦，繞着山峯轉過去，滿心以為前面必是陽關大道，不意又是一個山頭，重重復重重好像永走不完似的，穿過大石洞時像在地道內行走，黑洞洞地，如入深夜，車前的大燈照着前路，祇見山洞的頂壁用鋼骨撐持着，這樣一連走過約有六七個山洞，沿途的懸崖絕壁險峻非常，山脈的雄壯與平地勢的奇越，誠可謂洋洋大觀；中途忽下大雨，路上滑得很，天色漸黑，我們的車方開到一個山谷裏，迎面來了一輛車，我們攔住他們問由此去到落葉絕壁還有多少路？他們說他們適從那裏面來，此去還有不少的路，我們如果去回，恐怕時間來不及了，況天色已晚也看不清楚，於是決定不再前進，就此打住，沿原路回來；關於這條路的風景，據說羅斯福總統曾經形容過牠的美奐絕侖，言道；『若要想描寫這路的風景，恐怕英文的文學也會要破產。』(原文是"The scenery that bankrupts the English language")我這支禿筆自然休想要嘗試，總而言之『值得一看』四字似乎可以掩蔽一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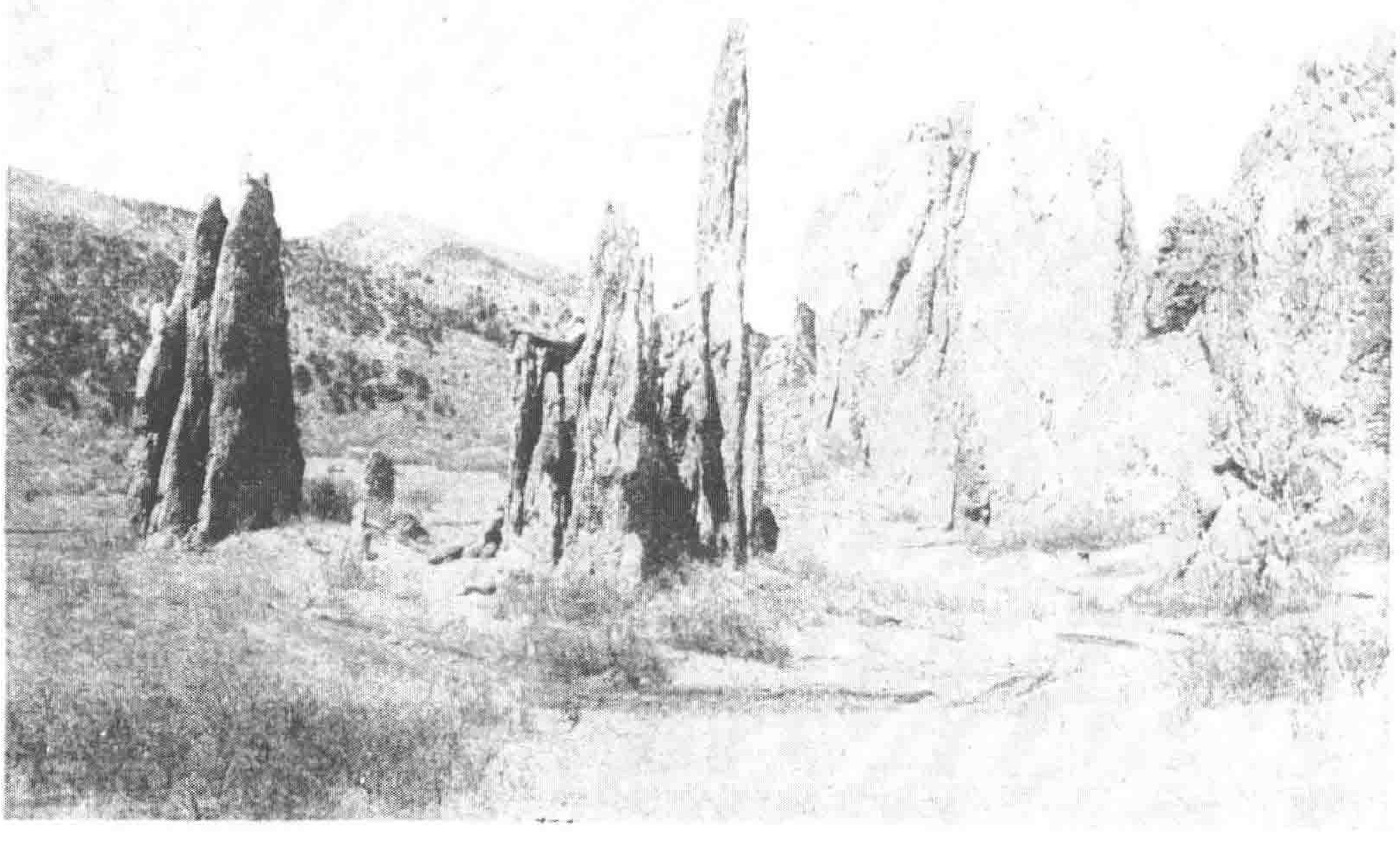
落葉絕壁多年來是美國遊歷者的「麥加」(Mecca)，絕壁之間，於今有一座銀色如同珠網形的鋼橋，橫跨兩岸，是世界最高的吊橋，懸在阿堪薩河（Arkansas River）面一千零五十三尺之上；距離吊橋北岸入口處約數尺之遙，是世界上巨觀之一，垂直的鐵道（the incline railway），計長一千七百二十五尺，其坡度之陡削，竟達百分之百的度數。

七月三十日　下午去看『神之花園』(The garden of the gods)是一塊二三英哩見方的廣地，裏面有巨大的紅色怪石，像形各種人物或怪獸，每塊石頭有十數丈高，人行其中，誠渺乎小焉哉！』大約是祇有巨靈宏魔纔配在此園中遊散所以稱之為神的花園吧！像船的石塊，便名之曰：『汽船石』像香菌的便叫作『香菌石』大都不外乎是象形而已；其中有一塊，我覺得很有雋味，是一方幾百噸重的巨石只有一小角擱放在下面的磐石上，完全根據物力學上平衡的原理撐持着，焦點雖微小而中心不失，無以名之，便命之為「平衡石」(Balanced rock)就靠這很小一點

高疊山公路上的三套大石洞。



天然的景物，形成各種奇怪的體態，這「神之花園」，是世界著名的奇蹟，其中各種岩石的結構，都呈濃豔的紅色，形狀有如海狗與熊，有的如船輪頭部，有爲針鋒，有如兩隻駱駝對吻，每當夜色蒼茫，天光暗淡的時候，徐步其中，真令人生牛鬼蛇神，魍魎之感。



三六一一六七

點的基礎頂着也不知多少年代了？是經過幾百萬年的地質變化，由於水流的侵蝕及礦植物的銹漬，最後纔造成如今奇特的形狀，現在牠獨屹然不動洵屬奇觀，不特遊歷的人們覺得有趣就是地質學家也認爲很特殊。此外還有兩大塊石頭像兩隻『大駱駝』；在接吻另外三塊大石頭像『三位女仙』在跳舞；還有『巴比高塔』(即基督教聖經內記載的"Tower of Babel"還有『教堂鐘樓』使我感覺到自然的偉大，和人類的渺小，天地間眞無奇而不有，人力欲與比擬，能算得了什麽？

下午六點鐘動身囘到歐陽去九點鐘走過騰佛，停車下來，徐君到西聯電報局(Western Union)去托他們打電報匯款至西雅圖代定船位，然後在騰佛城中各處略事觀光，該城號稱『巖石叢中的都會』("The Metropolis of the Rockies)是美國西方的起點，是一個晶瑩潔淨的城市，距離海面高出約一英哩；騰佛本城內的幾個著名的觀光地點，是省會公署，市中心區，新落成的市區公所大廈，中央造幣廠，巍峨的郵政管理局，市公園及附設的動物園，和華盛頓公園，但妮兒塔(Daniels Tower)諸處；騰佛城外的名勝，則更不勝枚舉，若以該城爲出發點，可以遊覽的地方，有極美妙的山景，有一連串壯麗的國家公園，爲彌薩凡蒂(Mesa Verde National Park)如落磯山脈(Rocky Mountain)等，是有雄偉的國家紀念碑爲柯洛拉多(Colorado National Monument)；如惠勒(Wheeler)我們因爲時間怱促，僅開車在起士曼公園（Cheesman Park) 中兜了一圈，看過紀念亭(Memorial Pavilion 之後，再到市中心區去觀看希臘舞台(The Greek Theatre) 和騎士銅像 (The Broncho Buster) 隨即找到一家飯館，吃過夜飯，再走，十一點半到歐陽，看過幾家旅館，都不合式，最後出城約六十哩路，到一個小市鎮上，看見許多木房子，却很舒適，便住下了。

穴居時代的山邊造屋，在美國的西部尙可發現遺痕(remains of "Cliff dwellings")。



●可迪公路與黃石公園●

七月三十一日　今天走過蓋世不（Gaspre）在獨格拉司（Douglas）鎮上吃的中飯氣候熱得很厲害路旁大塊的平原都枯乾得可憐；我很替地方可惜許多農地都無人耕種，居民亦很少，房舍則更少除開小市鎮有數十百餘家人口之外，簡直看不見什麽人，這樣滿目的荒涼，使我不能了解美國政府限制移民的眞義；沿路汽油站也漸漸的少了，在冷落的鄉村內都由雜貨店附帶售賣汽油若是遇到不巧，車子的汽油用罄而一時尋找不着汽油站時，那末只好暫向鄉下人家通融着先轉買一兩加侖，等到下一村莊有汽油站時再加足；我就不懂爲什麽大好的土地，不能利用？若說是人口稀薄的話爲什麽必須禁止華工入境呢？如果美國能容納我國農工入境的話，管保他們生地不出三年之內變成熟地，開墾實在是我國僑胞的特長一切須要吃苦耐勞的事，亦非我國人不可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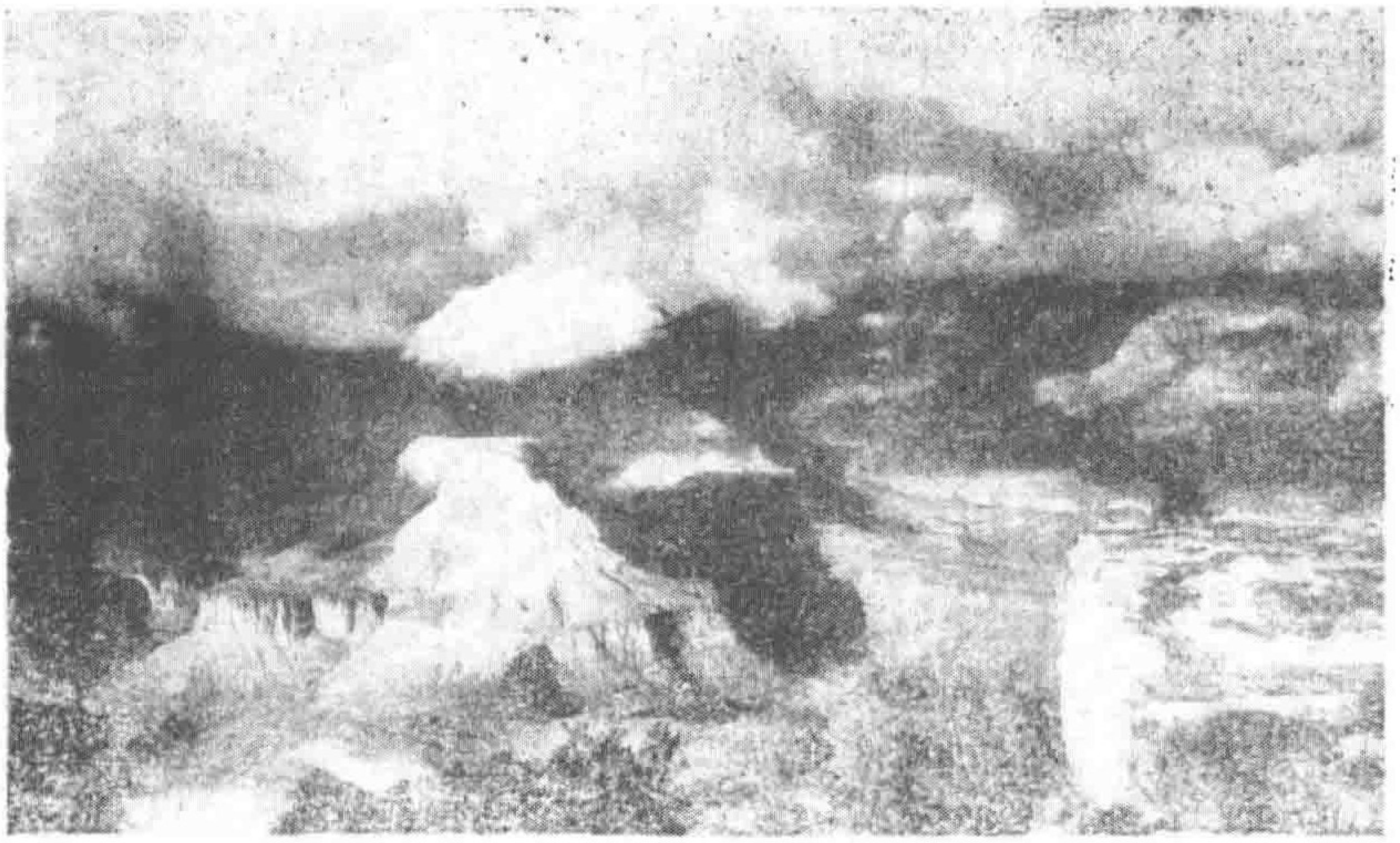
下午又在路旁休息了一會；這一帶樹木很少，難得看見幾棵，便覺得欣慰。因爲我們休息時必須找那樹蔭底下的地方，否則太陽太熱，眞受不了；同時車子比人更需要休息，水箱翻滾了就不能再走，所以乘涼是一舉兩得的事。晚半天在曠野之處，疾馳前進，天色漸黑，遠處半天的烏雲和成塊的晚霞，又大又黑看將上去，似乎在往下掉墜，遠遠的但見一條條的黑光從天空射出，心知那邊必在下大雨，車行不久，果然閃電打雷，淫雨傾注而至，愈下愈大，此時，在一望無垠的空際裏，穹蒼格外顯得廣大，反襯着我們的車子，就渺小得幾乎看不見；我們幾個人，孤伶伶的在這曠野荒郊之中，不免有些害怕，我想天地末日時的恐怖景象，也不過如此可畏罷？

九點鐘在沙香鎮吃過晚飯，十二點鐘才到達多麻泊立司（Thermopolis）當下找到卡德旅館住下，他家是當地最講究的旅館，所以房金有相當的昂貴多麻泊立司擁有號稱『世界最大』的溫泉，由政府將該地闢作溫泉公園，歸外喔明省轄管；一年到頭都有遊客前來觀光，不論春夏秋冬，都可以就溫泉沐浴，長年居此養病的人亦不少；該地唯一的特點，就是根據最近二十年來的統計，一年之內，每年平均約有三百十二天是晴朗的陽光氣候，此地的病人非但有礦水可以洗澡，並且有充分的陽光，可以幫助病人增加體力與健康，因此本地的療養病院也有許多家。

今夜臨睡前，發現旅館內並沒有預備浴間，而祇有兩個極大的水池，專備房客於白天作礦水浴，並不供給淡水，至午夜已過沐浴時間，因此未能洗澡即就寢。

八月一日　早上出去看溫泉，行李已先裝好，因爲我們準備看完溫泉，就要趕路的；在溫泉浴室的外面，看見一堆怪石叫作滌痞

泉，(Tepee Fountain)石有三十二尺高作礮彈形，驟然看去却像印度人的篷帳，從尖頂的口子裏有熱泉一陣陣冒出來沿着紅色



西都的山脈，嶕嶢嶙峋，嶂岳重疊，厥狀殊偉，是世界任何其他國家內所不能見到的天然景緻。

的石頭朝下流，造成許多漏槽似的紋路，承接那一條條銅絲色的液汁不斷的淌着這泉水的成份非常濃厚，礦質甚重，故有一般硫黃氣味；浴室內所用的天然礦水，平時熱度總在法氏一百三十五度左右，據說有許多老病或殘疾之人都聞名從遠道而來到這裏休養希望恢復他們的青春或健康。

再前去不遠，硫黃的氣味益加濃厚，『世界最大』的大角泉（Big Horn Spring）便在眼前的確！這是一片極大的礦泉我們先走進一座亭子，這裏面有一個很大的泉眼，從這泉眼鋪張開來，成爲一個小池，我們站在池邊看泉眼向上泛泡沫，泉水碧綠澄清，十分乾淨，亭內一個賣畫片的小販，趕緊遞上一隻喝水的杯子，告我們說這泉水富於礦質，喝了於身體頗有益處的最好奇的，修，當然是奮勇當先的第一個嘗試，他喝完一杯後，說道：『好極了，一點沒有氣味和普通的開水一般無二，要試麼？』我聞了那氣味就作嘔，只有掩鼻的份兒，還喝得進口？

出了亭子向泉田中走去，一眼就看見那一層一層的『階泉』(Terrace)，泉水由高的地方流到低的地方，一級一級的潸潸然淺潺，把石頭的角度全磨圓；水中的礦質也把石頭薰染成五顏六色；泉田上用木板搭成行人道，我們行走其上，週圍都是溜清的水，恍彿像八仙過海似的在江面步行，到很有趣味，心想若是冷的泉水，還可以脫了鞋襪走入水中去玩玩，可惜這裏的水幾乎燙得可以灼手；但是，却又奇怪，泉田旁邊的岸上，是一所茂盛的公園，裏面花草蘩藹，一切植物，似皆不受礦水的影響，想是礦質的關係，格外蓬勃向榮，亦未可知。我們還在一個茅亭內小坐片刻，又在小溪中戲水作耍，看見幾只小鳥在近處跳躍尋食，心想這地方的禽類，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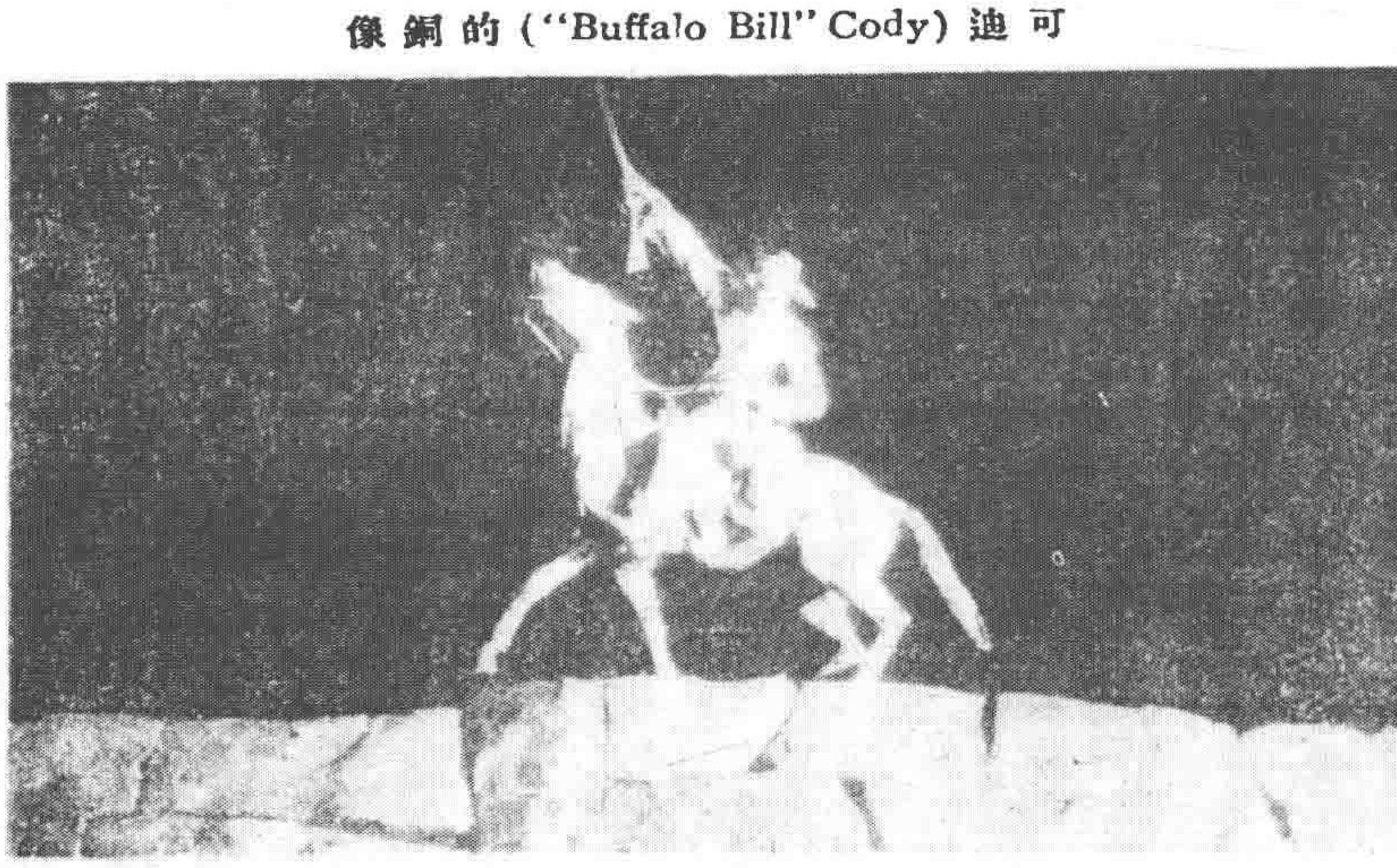
三六—一七〇

飲料特殊，想必滋生得格外健全；罷遊覽完畢，買了些畫片，便啓程向華蘭(Worland)出發，在華蘭吃過中飯後，繼續前進，兩點多鐘到達可迪(Cody)，第一件事便是到汽車站去檢查車子的現狀，因爲往後去山路越發多了，沿途且找尋不到修理的場所，爲一勞永逸起見，必須確定機件是否完好，至少須知道全部沒有損傷的徵象。

車子留在車行內修理時，我們便在鎮上逛逛，無非是借此消磨時刻而已；這個地方很小：除了一兩條大街而外，祇有幾條很窄的巷子，各種店鋪也很小，店中售賣的紀念品各貨大都是粗造之物；在先我們四人同路，後來修去瞻仰畢耳(Buffalo Bill)的銅像，徐君赴郵局發信，李君則仍在店中買東西，以致四人全分散了，我獨自回到車站，見他們皆未回來，一個人坐下休息一會，正在這時候，一個工匠模樣的人，向我望了一眼，在我身旁徘徊一會，見我左右並無同行之人，竟敢走上前來與我講話，他先問我欲脚在什麼地方？然後請求我允許同他一起出去玩玩，我被此人一問，正在目瞪口呆，嚇得緊的時候，可巧徐君走來，一邊走一邊嘴裏還說道：『你的丈夫來了，』其人聞說，也便走開；我事後想想，一個工人居然如此放肆，隨便看見不相識的婦女，瞎說八道，這也是美國國民太不注重階級觀念的一種表現呀。

會齊之後，到車行去取車子，便沿着可迪公路(The Cody Highway)向黃石公園出發，出城後沿路的風景壯麗非凡，在九十英哩的長途中所看見的一切，全是偉大的結晶，開路的元勳是美國歷史最著名探發西方先進有功的可迪"Buffalo Bill" Cody)不論當時或現在，如果在西部提起此人，眞是大大的有名，他不是响馬，也不是地痞土棍，倒是一位正直無私，言行率眞的壯士，他的騎術是異常高超，他的英勇更是可佩，畢生的職志，就是替國家打開西部蠻荒之地，做殖民的最前哨的工作，這條可迪公路，猶不過是他所打通的路線之一，以後由政府費用

可迪("Buffalo Bill" Cody)的銅像



三六—一七一

鉅額的金錢修築成大道的；此路順着紹學尼河(Shoshone River)的流域紆回綿連的巉巒中盤旋，起點是茜達山(Cedar Mountain) 和響尾蛇山分裂處的山谷，以後嶒崚起伏，俱是遷就山中堅固的花崗石壁蔓蜒而進，其風景之壯麗可以想見，途中行經國有森林 (National Forestry Reservation) 時大路的兩旁大樹密集，下半截只見樹桿子一根挨一根的排列着，上半截則是樹梢攘接着灰白色的天邊，相映成半圓形的輪廓；途中有的地方，左手邊是懸崖絕壁，右手邊是明湖如鏡，有的地方則從亂石叢中湧出一支急流，山坡上淋漓着山中的泉水；車子環抱着山灣的岩石行駛，形勢險峻萬狀，前後都不見行人或車輛的影蹤，在萬籟俱寂中，惟聞深山靜極空氣的流浪聲，完全是一幅『空山不見妙的寫眞，處在這種境界中，我們都不期然而然的消化在大自然的嚴肅狀態中了，稍焉月出於東方，華光映照在那黑影洞洞，光怪陸離的崖壁和那銀白色的河水上，造成幽雅曼妙的景色，使我們回憶古人所謂披星戴月，青山綠水，連夜趕路的神情；其後至一處，忽然下起雨來，可是月色並不爲之少減，且反而顯得格外皎潔，月亮和雨點同時出現於天空，我確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



紹學尼河邊的山路。

是夜開抵黃石公園(Yellowstone Park)，入門票每人共合三元；方開進公園的東門，卽遇傾盆的大雨，我們坐在車中，祗覺身上戰慄，急於找尋住處，先在入門處的店鋪內打聽前路旅館情形，據告第一站的木房，均已住滿，旅館則更是沒有空房間，祗得到第二站的住宿區，向管理處接洽後，纔算找到兩間木房，由管理處派一個人帶領我們前往，轉灣抹角，穿過許多成排木房所造成的胡同，然後來到兩所小木房，我們四人分作兩起，各據一所，我走進木房一看，裏面有一床，一桌，一洗臉桌，洗臉桌上有臉盆及清水罐各一，桌下有汚水桶一只，小火爐一只，爐上置水壺一把，木器全是本色的，表面似乎很粗造，可是倒也合乎這種山居木房內的應用，初進房內，又寒冷又潮濕，趕快把爐子生起，燒些熱水，等到室內生春，方才覺得舒服許多。

八月二日　黃石公園是全美（也許是全世界）最大最著名的公園，幅圓的廣大約跨占外喔明省內西北部三千四百餘方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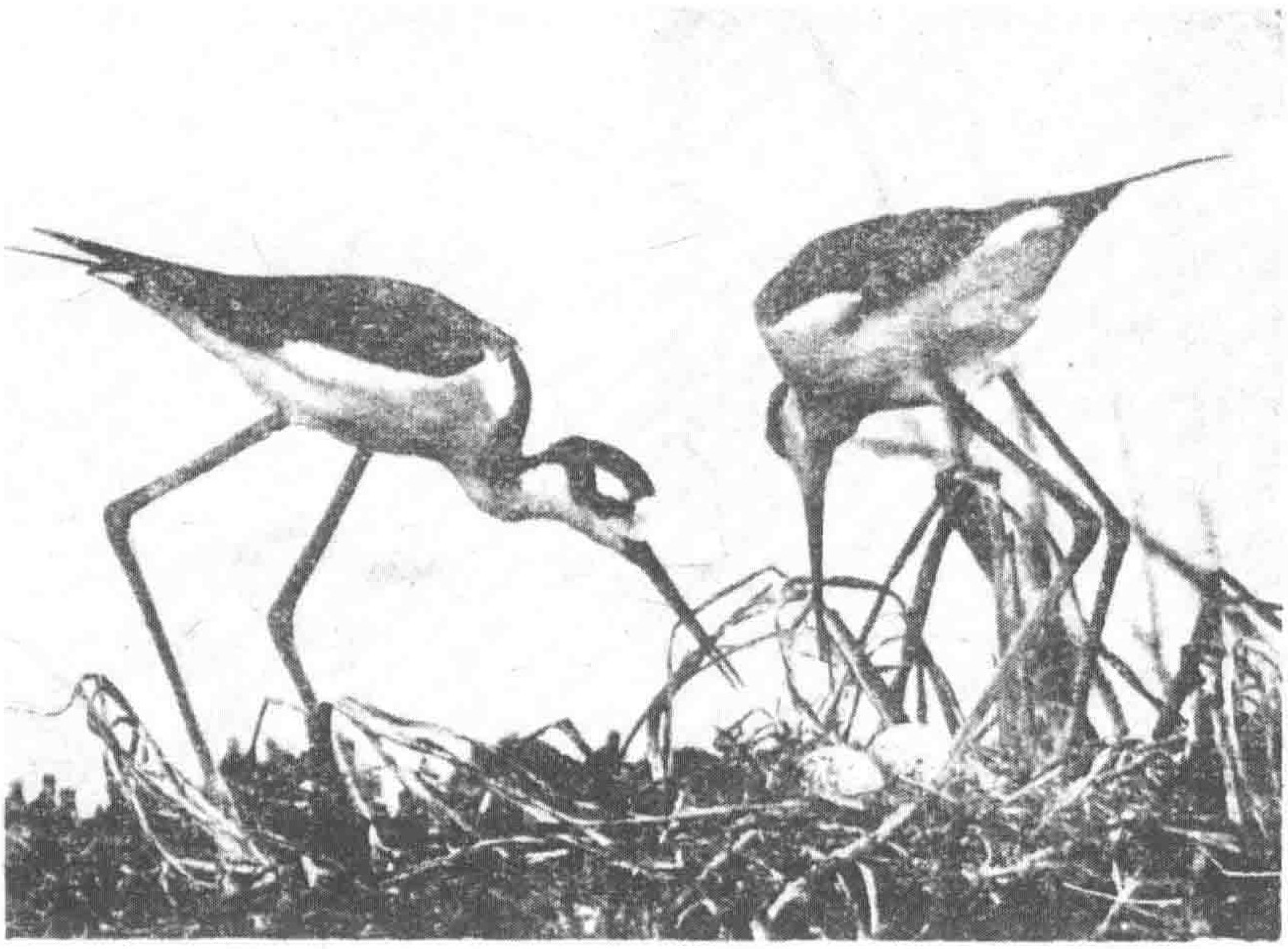


可迪公路的鳥瞰，工程的偉大，於此可見一斑。

版圖，總共不下二百萬畝的地盤，連挨打鞳（Idaho）與蒙坦娜（Montana）兩州的省境。當初美國國會於一八七二年三月一日通過議案，在內政部裏面特設一國家管理公園處（National Park Service），決定開闢美國立國以來的第一個國立公園，取名黃石；其後又為保存美國境內所有的幾種特殊動物的生命線，讓牠們傳種接代，永久自然滋長起見，決定利用公園內廣闊的土地，佈置以下各種野獸安身之處，如野牛，(Buffalo—the American bison)、山羊（mountain sheep)各種麋鹿、Bull moose, antelope moose, prong-horned antelope, deer, elk）熊(Bears)以及其他各種小動物，無窮盡種類蠖轉遷旋的禽類；至於原有天然的景緻，足以吸引遊客萬里迢迢遠道跋踄前去觀光的，更是不勝枚舉，諸如間歇泉 (Geysers)，溫泉眼與溫泉池(hot springs and pools)，蒸氣洞 (steam vents)，偉大而色澤豔麗的石崖，驚人的瀑布，山中的小溪，湖塘，森林，和萬紫千紅的野花，都是值得世人嚮往的。這公園之所以與其他國立公園區別判然若揭者，第一是因為牠內部任何一宗勝蹟，都足以作為專闢一所公園的題目，第二是因為牠裏面「溫泉的現象」(hot water phenomena) 久已名震

三六一一七三

遐邇，原來這地帶是火山區域，全部是以前火山的底子，目下公園左近及裏面的山脈，無不是大火山爆發的結果，於今間歇泉吐噴


圖中這種黑頸長脚鳥（Black-necked Stilt）被獵人槍殺，於今幾乎將近絕跡，如果不善為保護，這可愛的禽類，終將不免要滅種了。

地段高原一帶以及豢養着成羣動物的森林地方，全是火山中洩放出來的鎔岩與炭灰塡造而成的，到了現在，這區域內所有的間歇泉，比全世界所有的溫泉擱放在一起還多，還大，火山中所吐出來的泥土壓積起來，經過長時期的地質變化風雨的吹淋，造成外殼至於地層的下面却仍然是火燄夷燒着沸騰的半液汁泥漿，把夾層裏的泉水煮得滾燙但須站在溫泉眼的洞口朝下看，祗覺得一股熱氣向上鑽，不是像甕罈中燒開了的水，便是像一爐融融如


河邊間歇泉（Riverside Geyser）每八分鐘發作一次，將地底的滾水連熱氣冒上八十至百二十五尺的高度。

熾的炭火，如此而成的噴泉，着實不少，凡是從地面冒出熱氣的沸泉都名為『間歇泉』(Geyser)，內中的熱氣平均每隔多少時候，向外衝泛一回，洵為奇觀。

該園的幅圓如此遼闊，在內行動，如係長途便不能不靠汽車，故而築有公路環繞一週，沿這環園馬路到園的東南西北各門附近以及園內的幾個中心地點，都有似村落一般的集體，此種小市鎮

的組織內有住宿處，有店鋪，有飯館，有各種公共的服務設備，可以供遊客的採用足夠日常生活之需，游客們在這幾處地方住下，能儘量開發其相近各名勝的長處白天從那裏出發，或是遠足野餐，或者遊山玩水，或是看獸釣魚，各種特殊的遊戲事項，都可以作爲單獨的舉動專誠去行，到了晚上再回來住宿，要是慢慢的欣賞，那就可以足足的玩上幾個禮拜之久，可惜我們沒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多躭擱，我們預定的程序，在這地方只能用三四天的功夫，約略『走馬看花』而已，但是因爲我們很深切的觀察，時間雖短促却也得了個大概。

昨晚我們打東門進園，時間已晚，未能出外遊覽，今晨大早就有兩個女傭人進屋來收拾房間，起身洗盥後，就到公共食堂去吃早餐，斯時食堂內非常擁擠，人聲鼎沸，就如一所大鷄籠內裝滿了鷄，噪鬧不休。食堂的進食方法，是各人自己動手拿盤子裝取各種飲食物，自己找尋坐處；我們吃過飯後便動身向北門走，一路之上，隨時停車下來遊玩，計看了無數的大小噴泉及熱泥火洞等等，有的地方，地面上呈露一個很大的窟隴有的地方地面上坼裂成爲各種破縫的罅隙，裏面都是大小鍋形的陷穽，正在烹煮飜滾的爛污泥漿，遠遠的祇見冒着一陣陣的蒸氣，及走到近邊，則裏面發出一股既熱且臭的氣味；許多噴泉之中，最著名而又最大的，要算是『老忠心』"The Old Faithful"，據以往的統計，牠每隔六十三分鐘，必定要噴出一次熱氣，經驗及事實上證明牠是十分可靠，從不誤事，所以稱這個間歇泉曰『老忠心』我們爲要於白天一看牠冒烟，是晚便在牠那地方附近找定兩所木房住下；今天所經過沿途的風景絕勝，一路之上，不是登山過嶺，便是穿澗越湖，不用說是十分的賞心悅目，各處均有特別劃出的豢畜各種禽類與獸類的區域，譬如深林之中，養着美國所特有特大的野牛，成羣的藏在樹林深處優遊自在，遊客們祇能從遠處遙望，不能走近前去，因爲若是沒有天然的河流或山谷深坑將牠們軟禁在圈圍之中作爲劃分界限的障礙，那末卽使有鐵絲網欄阻也不免要害怕牠們野性勃發起來時傷害行人。呢，小塘之內畜養着許多水獺(Beaver)，可惜我們經過水獺巢穴



朝榮池裏的水，透明澈清，水的下面是稀糊的爛泥，不斷的在飜滾着。

三六一一七五

時，不是餵食的時候，否則可以看到牠們，必定是很有趣味的；水獺的價值很大，因爲牠們的毛，在商業製造上有許多的功用，譬如西人宴會中所用高頂大禮帽的材料，其中以水獺的羽毛成份佔多數，就是平時帶的氈帽，考究的氈料，也都是用水獺毛參雜製成的。此外西洋婦女們頸上所圍的皮領，以及身上所穿的皮衣許多是用獺皮做的；水獺的齒牙，異常銳利，能錯斷很粗的樹木，使高樹跌倒於地，然後將樹身上的枝節一根根的鋸下來一根根的搬到牠們的巢穴上去與泥土混合起來造成很堅固的堡壘，在池塘的正中，可以免得被流水衝倒，我們看了水獺的巢穴，不期然而然感覺到造化功用的偉大以身裁短小的水獺竟能營造如同小邱形的棲身之所保護牠們自己，確是令人驚奇；其他的禽獸則有北地鹿（Reindeer）錦鷄（Pheasants）種種，大都聽其自然，一種優然自得的雅趣，令人忘却此身尚在有拘有束的人間，恍彿世外桃源，鷄犬安甯，各得其所，沒有些微紛爭的景象，儼然是不必管治的天然境界若不是西藏的散格里拉“Shangrila”，也必是俗諺所謂的『烏托邦』吧！

敬求讀者批評・惠稿・介紹



對著「老忠心」攝影的遊客，無不是具有十二分的熱忱，及到冲晒出來看後，又每每不免要失望，自已拍的終不如店中出售的成績優良。

三六—一七六

蜀道難

張恨水

（七）廢然思返

白玉貞向來抱了這種思想，男子所可做到的事，女子也可以做到。而且有些地方，男子所不能去的，女子照樣可去。她根據了這一點，認為由宜昌西上的人，還是整千整萬的，沒有什麼理由證明她不如這整千整萬的旅客。所以關於入川的各種手續，她認為很容易的去辦理。及至晚上回到那水上飯店，一切宣告失敗，這才覺得自己的抱負錯了。好在留在宜昌市上的男子很多，也不能把這事證明女子無能。在這晚上，那位馮子安先生竟未曾來，也許是看出一點什麼形勢來了。玉貞這倒透着清靜，在床鋪上把枕頭堆得高高的睡着，把兩隻脚支了起來，眼望了天花板上的電燈，只管出神。門一推，那位李小姐回來了，看到玉貞笑嘻嘻的嘴裏在唱着歌曲，因笑問道：白小姐的船票，有了辦法了嗎？玉貞笑道：你怎麼知道我的船票有了辦法呢？李小姐道：我看到白小姐這樣自在，似乎是票子有辦法了。玉貞坐起來，問道：李小姐很高興的樣子，必定也有了辦法了。李小姐道：船票也是很困難。我想着與其在宜昌住旅館，把旅費寃枉花了，不如坐飛機到重慶去，乾脆多了。玉貞道：可是飛機票子也是難買呀。李小姐道：究竟現在銀錢艱難，多化一百多元去坐飛機，差不多的就捨不得，而況飛機上又不能帶多少行李。我已經託朋友打聽清楚了，一個星期之內有飛機，大概明天可以將票子買到手了。好在我行李簡單，帶走不了的，我放在宜昌，將來託朋友帶了去。玉貞笑着搖搖頭道：那我就不行了。慢說拿出一張飛機票子錢，很有問題，就算我可以坐飛機，我許多行李，託那位朋友替我帶呢？李小姐道：其實也是坐船好，可以看看三峽風景。玉貞道：那末，李小姐為什麼又不坐船呢？李小姐道：這樣旅行又旅行，過着流浪的生活，究竟不是辦法。我想趕一步入川，找一個安定一點的地方，過着有秩序的生活。讀書也好，找工作也好，比這樣住水上飯店，精神上痛快得多。她坐在玉貞對面，侃侃而談，倒引起了玉貞一肚皮的心事，緊緊地將眉毛皺起來，點點頭道：這話誠然。現在我們的生活，一點規則莫有，花錢也不得痛快。這樣有支出無收入的情況，能縮短一天，就應當極力縮短才好。這樣說起來，我倒是贊成你坐飛機了。正說話時，却聽到船外江面上一陣喧嘩，不覺隨着一楞，偏了頭向外聽着。李小姐道：不會有什麼事，讓我出去看看。說着話，開了門出去了。只聽她在外

面叫道：白小姐，出來看看罷，倒是蠻有趣的。玉貞隨着她這話出去，却見船的下遊，滿江燈火，嗡嗡的亂發着人聲。玉貞道：那是一隻輪船，船兩邊江面上那些燈火，定是搬運人物上船的了。這樣喊叫些什麽？李小姐道：由川江下來的船，怕客人搶着上船，不敢靠岸。買了船票的人，得着了消息，也不等船靠攏，就雇了木船，擁上船來。這種叫喊，定是上船發生了困難，船上茶房和客人爭執着。兩人靠了欄干望着，只見那高大船影子下面，燈火來去搖擺不定。同時江岸邊的燈火，一串串的向江心裏走來。玉貞道：今天晚上又沒有月亮，霧沉沉的，也看不到遠處，小船在江裏亂撞，我倒有點和這些旅客躭憂。李小姐道：你和他們躭憂，你不知道他們在木划子上的旅客，倒很是得意，他居然拿到了船票，現在開始上船了，他怎麽不洋洋自得呢？既是洋洋自得，就不怕黑夜冒險了。玉貞道：聽說票上有號碼的，大家自然按了號碼就位，別人也搶奪不去，爲什麽還要爭着上船呢？李小姐道：人有固定的位置，行李不能有固定的位置。行李多的人，早些上船，把行李佔領些地方，豈不是好？此外還有一種不入艙的統艙票，就在船邊或甲板上開鋪，也不能不早上船。至於另想辦法的人，就不用提了。玉貞道：有了船票，還會有這些麻煩，這倒叫我有點不敢向前。李小姐道：那末，也坐飛機走罷。我可以想法子託人給你找一張票。玉貞道：但是我這些行李呢？這已是我最後所剩的一小部分衣物了，難道還要把它犧牲了。李小姐歎了一口氣道：誰又不是如此？兩人靠着欄干，望了黑霧漫天的半江燈火，大家倒真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李小姐癡站了一會，進屋子睡覺去了。玉貞還是木偶似的站在欄干邊。她心裏可也在想着，假使眞買一張飛機票，這筆錢也拿得出來，所有的行李，就託馮子安帶到重慶，也許他不便推諉。便向欄干外靜靜的呆望了一會，這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直待自己感到無聊了，才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回艙去睡了。爲了心裏頭不自在，在床鋪上轉來轉去，大半夜睡不着。到了次日起來，却已是紅日滿江。看看對面床鋪上，被褥折疊得非常整齊，李小姐已是走了。自己漱洗之後，靠了船欄干望望，還是進房來睡着。睡了也是無聊，又到欄干邊來望望。心裏也曾想到，在船上無聊，不如到岸上去買點零碎，遊遊馬路。自己收拾齊備，提了手皮包，正要下船去遊歷，忽然看到一位穿草綠色制服的人，腰上掛了短佩劍，氣概軒昂的由面前甲板上走了過去。只看他挺了腰幹子，皮鞋走着甲板上得得有聲。心裏想着好一副男兒模樣，不免對那男人多看了幾眼。當那男人走遠了的時候，看那男人的後影，簡直就和自己心裏所念念不忘的人一樣。本來穿了一樣的服裝，只要肥瘦長短大略相同，那後影自然不會差到那裏去。悵悵的望着那人，直望到那人，一點

踪影沒有了，才醒悟轉來。將頭抬起，對了天空望着。其實天空並沒有什麼。晴空一碧，就是幾片白雲，也非常的稀薄。在那散絲一般的組織裏，隔了雲層，還可以看到那上面的蔚藍層。可是她所望着的，好像這白雲幻出了一座美滿的家庭。長滿了花木的院落，粉刷潔白的房屋，佈置了精良的器具，這裏一男一女對坐着，有說有笑的談着家庭事務。這並不是幻想，在幾個月以前，就有這樣一個完美的家庭。現在呢？……現在呢？她越想着，越是心裏難過。呆了一會，兩行眼淚，在臉上紛紛的滾了下來。眼淚這樣東西，最能減少人的興趣，在這眼淚流下來之後，她不想到宜昌街上去遊覽了，悄悄的回到屋子裏來，把手提包向床鋪上一丟，人也隨了這手提包向床鋪上倒下去。這倒給予她一種莫明其妙的催眠術，二次又睡着了。還是茶房來請吃午飯，才把她叫醒。一上午這樣過去，下午尤其懶於上岸。到了晚上九點鐘，李小姐回來了，臉上又帶了一點不高興的樣子。玉貞猜着必定是飛機票子發生了問題，也就不去問她什麼話。李小姐脫了高跟皮鞋，將兩膝蓋抱在懷裏，靠了艙板壁，橫在床鋪上坐着。很久很久，沒有作聲。玉貞笑道：李小姐有點不高興的樣子，莫非飛機票子又發生變化了。李小姐歎了一口氣道：現在我明白了，中國人爲什麼定要作官。都是爲了作官，一切可以佔到優先權。玉貞道；定是飛機票子，給作官的人搶了先去了。玉小姐道：不用說了，現在我改變了計畫，還是坐船走了。無論怎樣擁擠，一隻船總可以容納千兒八百人。在許多人中，再擠進一兩個人去，決沒有什麼困難。這個年月，沒有別的話說，無非是錢倒霉。我想多化幾個錢，把那登記到了號數的人，運動他讓出一張票子來，總可以辦到。明天，我就去開始走這條路。玉貞道：那不容易辦到吧？在輪船公司登記到了號數的人，都煞費了數等的工夫。現在票子要到手了，他豈肯讓給你？李小姐笑道：天下事，有一利就有一弊。登記着號碼，挨次買船票，這好像是說，誰也不能佔便宜了。可是有這種人，他入川不入川，根本沒有問題。這就把自己所得到的票子轉賣給別人。假如他一家有四五口人的話，這四五張船票全轉賣了，總可以從中弄百把元。有這一百元，在宜昌鄉間住着，不又可以過個把月了嗎？倘使這條路走得通的話，再去登記，再弄一回錢，也就當是一種商業了。玉貞道：眞有這種事嗎？李小姐道：我有一個女朋友，就是走這條路子去重慶的。玉貞由她自己床鋪上，掉到李小姐床上來坐着。將手握了她的手道：那末，我們明天一路去想想辦法罷。李小姐對於她這個提議，默然沒有表示，微微的皺着眉。玉貞道：這件事，你不願意和我合作嗎？李小姐微微的擺了兩下頭。玉貞看她是懷着很重的心事，也不便去追問她。因道：這並非是向輪船公司打主意的事，總好想法子，我也可

以去撞撞木鐘的。我們明天分途進行罷。李小姐還是抱着膝蓋凝想把事情想出了神。隨了玉貞這話，微微點了兩下頭。玉貞自己也感到無聊，只好回到自己床鋪上悄悄的睡了。到了次日早晨，李小姐還是先她出艙走了。玉貞有她在艙裏，還有個不甚關切的人，可以說說些同感飄零的話。現在一個人守着艙房就十分的寂寞。是不是上岸去想辦法呢？自己問自己，自己也不能夠答復。這分外是加上了一層苦悶。這就回想到馮子安這個人雖然是討厭，現在除了他，還沒有一個可以切實幫忙的人。他既來歪纏，就利用他出出力。好在自己是把他肺腑看穿了的人，也不至於上他什麼當。料着他今天必然來的，且等了他來，探探他的口氣。果然他有船票，就拿他的船票到了重慶再說。如此的想着，倒有一天不曾上岸。可是直到太陽落山，並不見馮子安前來。而這天李小姐也回來的最晚，直到自己要安歇了，還不看到她的影子，睡了一會，又跑到船舷上，靠着欄干，對了江心呆呆望着。可是過了十二點鐘，這隻不動輪船的發電房裏，已經不磨電了，全船漆黑的漂浮在這江心裏，更加上了苦悶。她看到江上有兩三星燈火，悠悠的在遠處向下流着。那燈火儘管下流的話，可以流到家鄉去。她忽然轉了一個念頭，我死望着到重慶這個念頭作什麼？由這裏到長沙，有小輪船可乘。大概到長沙的人不會多，即日掉轉頭向東邊走罷。自然，向東邊走，那種艱苦，是比向西走不同的。可是快刀殺人，死而無怨，免得這樣進退不是，像迷途小羔羊似的。她想到這裏，自己情不自禁的說了一聲好，還將欄干拍了一下。這樣，她是表示她已下了決心了。

（八）擁擠着　擁擠着

宜昌也有幾家報館，每日在九十點鐘附近，報紙也就在街上叫賣了。玉貞老早的醒着，不知李小姐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側了身體向裏，半條被蓋在身上，睡得很甜。自己也不明白身上那來的一種疲勞，睜了眼睛，對天花板上望着。心裏想着，回東去也好，回東去可以得便回家。江南什麼吃的用的，都成了習慣了，便是受點驚恐，也還值得。是的，就這樣辦。她心裏想着，拍了兩拍床墊褥，表示了她堅決的意思。就在這時，報販子在窗戶外面喊着賣宜昌日報，漢口航空報。玉貞起來，趕快的買了報來，依舊躺在床上來看着。可是兩隻手把報紙一展，心房隨了這報上的大題目，就有些撞跳。把兩張報紙看完了，將報放在懷裏，兩眼向艙門外又看出了神。在這以前半小時，向東走的打算，現在是完全取消了。歎了一口氣，情不自禁的道：真是沒有辦法。這句話倒是把李小姐驚醒過來了，翻了一個身坐起來，笑問道：這裏只有你一個人嗎？玉貞笑道：除了我還有你李小姐道：你和誰在說話？玉貞笑道：我一個人在這

裏自思自歎。你的船票有了辦法了嗎？李小姐道：假使有辦法，我昨晚也不回來得那樣的晚了。有幾位朋友同我出了個主意，叫我由這裏搭小輪到常德，由常德公路到洪江轉貴陽，由貴陽……玉貞笑道：那幹什麼？大大的遊歷一週嗎？李小姐道：自然不是由貴陽轉重慶，朋友是主張我往昆明。那裏有鉄路通安南，到那裏都是便利的。許多人說，那是中國的後門，前門現在關起來了，我們到後門口去住着，隨時就走。玉貞道：還往那裏走？到外國去嗎？誰有那麼些個川資？說着，連連的搖擺了幾下。李小姐道：白小姐，我看你不必三心二意了，就利用那個姓馮的一下，讓他和你弄一張船票。一切應當施用出來的手腕。到了重慶再說。玉貞紅了臉道：這實在是不應當的。好在他已不來麻煩我了，把這件事去開罷。李小姐道：假使他再來麻煩你的話，你就可以用這個法子。玉貞道：那麼我要他弄兩張票子，李小姐和我同船走好嗎？李小姐道：假如有票的話，我當然願意同白小姐一路走。我既可以早達目的地，而同時還幫了你一個忙。玉貞道：我既答應走，我想和他要兩張票子，大概是可能的。李小姐只微笑了一笑，似乎不以她的話爲然。可也不加批評。在此談話之後，不過十來分鐘，馮子安果然來了。今天換的是西裝，白嗶嘰褲子，上配着法蘭絨短衣，手上拿了細梗草帽，露出滿頭漆黑油亮的長頭髮。人是剛推了艙門，他那笑容的媚人，於他同時帶進一陣濃香來，可以證明。玉貞改變了宗旨了，也就和他客氣些，站了起來，點着頭道，兩天不見了。請坐請坐。馮子安點着頭道：不，在門外站一站就行了。我有兩句話向白小姐交代一聲。他說着，自由艙裏搬出一個方凳子，放在艙門外坐着。他回看到李小姐橫躺在床上，又站起來微彎了一下腰道：李小姐今天沒有上岸去？李小姐道：上岸無別事，無非是找船票。一天到晚，船票船票！我們自己都煩膩了。馮子安道：大概有了辦法了嗎？李小姐笑道：多少人來盤個月的，還沒有辦法，我們來這兩天，就有了辦法嗎？馮先生可不可以和我們設兩張票的法子呢？馮子安一點也不思索，連連的點着頭道：可以可以！至遲至遲，本星期內可以上船。李小姐身子向上一伸，問道：本星期可以上船？今天星期二了。只有四五天工夫，就有辦法？馮子安笑道：這不是我怕不能有十分把握，故意把日子說遠一點。其實有兩三天的限期，也就差不多了。因爲下次開行的一隻船，由船長一直到茶房頭子，我都認得，要他們替我們安置兩位女賓，還有什麼困難。玉貞見他說得那樣慷慨自如，雖也對他看了一看，可是總不置一詞。李小姐就道：既然馮先生說得這樣的有把握，那末，我們就不去另想辦法，靜等候馮先生的消息了。馮子安道：那是誠然。假如我辦不到，我也無須在二位小姐面前誇下海口。我既說出來了，一定可以辦到。我若撒謊下

次還能見面嗎？李小姐道：本來，馮先生對我們並沒有買船票的義務，何必拿話來騙我們，說是沒有法子想，我們也不能怪你。馮子安笑道：假如李小姐向我設法找船票，而我却是乾脆的回答沒有辦法，那也應該見怪的。何以言之呢？兩位小姐看得起我，才叫我去想法子。我若沒有去盡力量找船票，立刻就答覆沒有辦法，那顯然是我沒有誠意，不識抬舉，二位小姐怪我，那不是應當嗎？這句話說着，連不作聲的玉貞也噗嗤一笑。子安有了這一笑，比中了獎券還要高興，格外有說有笑。這樣足混了兩小時，子安又提議要請二人上岸吃飯。李小姐爲了船票的原因，不便拒絕，就向他道：吃飯可以，但有一個條件，要由我會東，算是我們先酬謝馮先生。馮子安沉默了一會，然後站起來笑道：就是這樣說罷。我叨擾李小姐罷。我在那邊等着，請二位小姐更衣。說着，他就起身走開了。這兩位小姐喁喁的商量了一會，也就不能再說什麽了。這樣周旋了一日，各人都不免有點心事。可是到了次日早上，有一個穿了藍布制服的人，送了兩張船票來，他還聲明兩句：馮先生有點事情，今天一早就坐汽車到樊城去，分不開身親自送來。玉貞聽說有了船票，馮子安又不在，一路非常高興。拿了船票一看，是房艙票。那送票人說就請照定價付錢。不多要一文。連李小姐也覺馮子安改變了態度，純粹的幫忙買船票，並沒有一點什麽作用。付了船票錢，將來人打發走了。玉貞將兩張船票拿來一看，唉了一聲道：怎麽回事？這票子是兩隻船的呢？李小姐接過來一看，果然不同。因道：大概是公司裏辦事忽忙，把票子拿錯了。我們趕快到公司裏去掉換罷。兩人吃過了早飯，立刻上岸到公司裏去問。據說並沒有錯。好在這兩隻船，一隻明天天亮開，一隻明天上午開，相差不過是半天的工夫，沒有多大關係。兩人商量着，只要可以上得了船，就是不同在一隻船上，也沒有關係。於是兩人回到水上飯店，各各收拾行李。玉貞和李小姐計議，那個馮子安的態度，究竟是難揣測，以即日離開宜昌爲妙。因之她決定本日下午上船，讓李小姐明天走。李小姐對於這個辦法，却也同意。玉貞又道：防人之心不可無。假如姓馮的這傢伙，不存好意，偷偷的溜上船去，也未可定。只要發見了他，我們暗暗的掉馬換將。李小姐道：這個辦法用得，我們就是這樣辦。兩個人計議好了，吃過晚飯以後，靠了船欄干閑望下游，正在上客的那隻輪船，如潮湧一般，發着人聲。李小姐笑道：白小姐，我看你不必猶豫了，還是上船罷。這麽些個人，也許有那不講理的人，他不管有票沒票，看到有空鋪位，立刻就佔領了，等你拿了船票去和他交涉，勝了是多費一番氣力，輸了是加倍的不合算。玉貞想了一想，這話也對。於是雇了一隻小木船，把行李渡到輪船邊去。那曉得那隻輪船，像一隻臥倒的大蝗螂，週圍的小划子，猶之覓食

的螞蟻隊，把那隻大輪船緊緊的包圍着。李小姐的船，老遠的讓小划子擋着，不能靠攏。而隔壁的每一隻小船，都坐着人，存着行李，你要叫這隻船讓開，而這隻船的前面，更有一隻小划子攔着，她們要上輪船也不可能。不過十分鐘，而自己這隻船外邊，也讓新來的小船給攔住了。這樣足等了一小時以上，才靠近了輪船，好容易上了船，人擠人，行李碰行李，玉貞走上了船邊的樓梯口，簡直擠不上前。還是小划子的船戶，提了一件行李上來，替她找着管房艙的茶房來，那茶房已接着她的船票，看了一看，因問道：這位小姐的船票，是馮先生代買的嗎？玉貞答應：是。茶房立刻放出加倍的殷勤，又叫了兩位同事來，把玉貞和李小姐引到房艙裏來。玉貞看那艙位，比漢口到宜昌的長江輪船還要窄小。三面凵字形的，上下安着六張鋪位。有五張鋪全是鋪好了行李，有人佔着。只是空了左首靠窗邊的一張下鋪。茶房笑道；那位小姐姓白？玉貞道是我。茶房笑道：爲了這張床鋪，我們特意派了一位同事在這裏看守着。

玉貞道：是馮先生託咐你的嗎？那末，他也在這船上了。茶房道：不，今天一早馮先生到船上來招呼我們的。他對我們說，到樊城去了。

玉貞聽到這話頗爲對轍，也就不加疑慮。讓茶房把行李安頓好了，就向李小姐丟了一個眼色，低聲道：我們出去看看。李小姐會意，先就隨了她向着船頭方面走。這船舷很窄，只有三尺多寬。沒有艙位的客人，靠了船欄干，展着二尺多寬的小床鋪，只剩裏面一人寬的地位，讓人行走。一來一去，有了兩個人，這就發生問題。必得兩人橫了身子，胸脯疊胸脯，互相擠了過去，可是船上客人既多，擠來擠去的也是特別的多。玉貞只走了四五個鋪位長，已是擠出了一身汗。房艙是在二層艙上，要到官艙大餐間，還要上一層樓。擠到樓梯口上，更是滑稽，那些正在堆置行李的客人，就把一部分清閑的人，擠到樓梯板上坐着。上一層梯子，要請一個人站起來。到了三層樓上，依舊是在人縫裏擠上前。到了大餐間門口，向裏張望着，見裏面也是坐滿了的人，仔細看去，並沒有馮子安在內。接連看了兩號官艙，也沒有他。一個艙門口，門框上釘着銅牌子，乃是盥洗室。李小姐推了門進去，却大吃一驚，除了那個長洗澡盆裏，鋪着被褥，有人在裏面睡覺而外。隔壁馬桶間裏，也有人在艙板的木格架子上，展開了鋪蓋。兩個枕頭，就擲在抽水馬桶脚下。玉貞搖搖頭道：李小姐，你看到這種擁擠情形，作何感想？李小姐道：我們居然有一張房艙票，那總算是神仙福份了。在這馬桶間裏的兩個客人，對了她們翻了眼瞪着，嚇得兩人扭頭就走，不敢躭擱。在三層樓的前艙都看遍了，就轉向空甲板上來。由漢口到宜昌，雖然客人是很擁擠的，這露天裏的甲板，却還沒有人。這隻船就不對了。船欄干兩邊，由東到西，牽了許多根繩子，繩子和繩子之間，又把繩

三六—一八五

子連繫着，好像是一張大網網面上就是被單席子包單七拚八門的作了一塊天棚。在這棚子下面，鋪蓋行李展布開來，旅客就蹲在那裏。還有些人把箱子網籃堆砌成了一堵牆。有那不能填補的大縫，却撐起一把雨傘來塞住。這已夜深了，江風吹來，把那繩上的布塊，吹得呼嚕呼嚕作響。鼓起來丈來高。棚子下也有旅客將帶的風燈給點上，一大羣蹲着坐着的矮人影子，頗有一種悽慘的景象。當然，遍地全是鋪蓋，無法可以向前。再下來向統艙裏去看着。統艙爲了外面人行路上是行李堆起來的，門只能推個半開，伸頭向裏一望，一陣熱氣向臉上一撲，而且在這熱氣中間，還夾雜一股汗臭氣味。李小姐回過頭來，輕輕的向玉貞笑道：不用找了，這種地方，老媽决計不會住的，這船上大概沒有他，你放心走罷。玉貞道：其實呢，他就在這船上，又怎麼樣？我們也不是那懦弱無知識的女子，可以隨便讓人欺侮。不過我們圖個耳目乾淨，犯不上和這種人去計較，能躲開他，就躲開他。說着話，她兩人順了船舷，繞着船艄再向前走。那船艄上一排有四間廁所，都將門開着，原來向江裏排洩的那個窟窿，却把行李箱子給塞住了，將鋪蓋搭在上面作個睡椅形，人就躺坐在上面。玉貞皺了眉，低聲道：我的天，船上這樣多的人，把廁所完全佔據了，這個問題怎麼來解决呢？李小姐笑道：這問題你用不着發愁，船上的經理，他當然曾想辨法的。兩個向房艙裏走着，這更不成話了。便是船欄干裏搭着鋪，鋪裏那一尺寬的人行路，現在也有人展開鋪蓋，在艙板上睡着。走一截路便得向旅客們說一聲對不起，然後才得把人叫起來，走過去一截路。由後艄走到房艙門口，總向人說過二十遍對不起。到了房艙門口，玉貞搖搖頭道：人家開口就說蜀道難。自古以來爲的是山高水險，不想到了現在，變成是船上這樣擁擠。從這裏到重慶，不知道還要多少天？這只有終日悶坐在艙裏，不能出去一步了。李小姐道：爲什麼坐在艙裏呢？三峽的風景，千古聞名，我們生在下江的人，總恨無緣看見，現在經過三峽，可不要誤了這個好機會，應當仔細的領略一番。說着，進了艙，見一個茶房在這裏候着，床鋪已經陳設好了，他指點着箱子網籃放的地方，在床鋪脚頭，用油布隔着有特備的一把茶壺，一隻熱水瓶。因道：白小姐要什麼東西，只管叫我，我總不離開這幾間房艙的。船上七點鐘就開早飯，早點安歇罷。玉貞道：這樣早的飯，我不要吃了，茶房笑道：明天這一頓早飯，倒是非吃不可。因爲天一亮，船就要開，開出不久，就要進峽。想不要漏了好風景，還是早起的好。李小姐笑道：白小姐，你放心走罷。這茶房很細心，在路上可以替你解决好些困難。重慶見罷。李小姐告辭去了，玉貞倒覺得有點惘惘然，不過轉想到上了這隻船，算是到了重慶，更沒有那些進退兩難的痛苦，也就脫履登床，安然入夢。

世界偵探名著

天網恢恢（續六）

"The Man At The Carlton" By Edgar Wallace

秦瘦鷗譯

本案線索

劇盜路易鄧奈於洗刼蘇格蘭克萊特銀行後，爲另一積犯哈萊司東所追蹤，欲圖分潤，致起火併，其一死焉。時有南非洲名探丁蒙賽爵鄧者，適亦辭職歸英，素知路易鄧奈爲人，見報載克萊特銀刼案始末，卽確信乃路易所爲，決力助蘇格蘭警場破案。惟丁尚有私務須先與其父執奧克蘭德洽商，遂租用一自稱「桀夫」者之汽車前往蘇格蘭奧克蘭德家，與奧之女書記曼蘭葛麗兒談笑甚歡，但曼蘭及管家史都格之行跡，均極詭祕，丁深疑之。是夜，桀夫突於屋外爲人以刀勒斃，臨終時並謂凶手卽係上次欲圖加害曼蘭之人。惟曼蘭及史都格，均無所得，奧克蘭德且斥爲妄言。翌日，丁於屋外搜獲一烟匣及烟數支，且發覺桀夫對於奧克蘭德居屋之內部，極爲熟悉。旋據路易鄧奈之妻宣稱，桀夫實乃路易之同黨，但渠亦不解哈萊何以欲化名來此之故。鄧妻之於丁蒙賽，意頗惓惓，而丁則方傾心于曼蘭，然如曼蘭言詞隱約，態度極難捉摸，且復于深宵偕奧克蘭德等外出。丁方欲追蹤，忽睹一不速之客潛入莊內，擒之未獲，嗣又于林間遇一怪人，竟飛一刀相饗，幸急避而免。

一四　史都格的受傷

丁很小心地把那大衣上的各個口袋搜索着，先在第一個口袋裏找到了一雙已經敝舊的手套，然後又在另一個口袋裏找到了半盒捲烟和一盒火柴；但最值得注意的東西却在裏面的一口小袋內，那是一頁摺皺了的字紙和一册日記簿。他才把那字紙拉開，便禁不住吹起口哨來了，無論如何他也不會想到這就是打他自己的日記簿上撕下來的一頁，而且就是抄錄着路易鄧奈那只金煙匣裏所刻的許多特別的字跡的一頁。

這樣看來，今夜的這位不速之客，必然就是昨夜爬進他臥室來偷翻他的衣箱和書桌的那個人了，而他所要翻尋的東西也從此明白了，原來就是那口金煙匣！

其次他又從那日記簿裏一連檢出了三件東西：第一件是一個極薄的琺瑯質的鑰匙，式樣和質料的奇特，委實是他生平所從未寓目的，但推測起來，多分總是保險箱上所用的鑰匙。第二件東西是一張空白的卡片，上面寫着「愛蘭葛麗兒克侖區田莊，十月十四日」幾個很工整的字體。

最後是一方剪報，從紙張的顏色和文字的語氣觀察，喬鄧已斷定他是從蘇格蘭警場的機關報「懸賞緝拿彙誌」上剪下來的了；他望反面一看，果然沒有猜錯，但這人所剪的却只是很狹的一條，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幾行小字：

「緝拿詐欺犯一名哈萊司東，又名赫克透溫德，或哈萊勒維爾，人稱從者哈萊。如有人知其匿跡所在者，可逕函蘇格蘭警場，或向就近任何一警察局告發。其人年貌如下：……………」

底下的字已一起剪掉了。而尤其詫異的，是這紙片上還有一行斜寫的字跡，雖然很潦草但因爲用的是墨水，所以還是很淸楚，字却祗有寥寥八個「三月二十三日亡故。」

從者哈萊！丁於是想起來了，當他在南非洲的時候，曾經轟走過一個犯法的騎警，他的別名就是這四個字，但他還不敢十分決定，因爲他知道爲了職務上的關係，給人稱爲從者哈萊的很多，據他所能記得的，至少已有三四個了。

可是不管他照這點看來，從者哈萊是已經死了！然而這册日記簿的主人，何以會對於于他的死期知道得這樣淸楚呢？並且他爲什麼緣故要特地把這一段告白剪下來密藏着呢？

丁喬鄧看了一會，仍把這三件東西夾進了日記簿去，納在一個抽屜裏鎖着。正在這時候，他聽見外面又有了汽車的聲響，便立刻熄了燈，拉開半幅窗簾，悄悄地注視着；不到一分鐘，果然有兩盞燈光在克侖區田莊的門口閃了一下，然後望那後面的汽車間開去了。他忙用極快的脚步衝出房去，旋亮了扶梯上的電燈，走下樓，獨自站在通着大門的過道裏等着。

首先進來的是曼蘭，其次便是奧克蘭德，她一見喬鄧便呆住了，臉色慘白，眼眶掙大了一倍，透着一種極度失望的神氣，使喬鄧看了，頓時就從心底裏湧起了無限悵惘。

奧克蘭德順手掩上了大門，慢慢地卸下他那厚大衣來，眼睛却一直注視在丁蒙賽的臉上。

「我們方才出去兜了一個圈子，」他用着很高亢的聲音說：「逢到天氣好的晚上，我們慣常要出去兜兜圈子的，……是不是？曼蘭。……所以你根本可以無需多疑的！」

他的聲音不但很高而且很尖銳，臉色也比平日蒼老了許多。

「我總道你已經睡熟了，喬鄧。」他一路走上樓去，一路這樣說，最後還朝着喬鄧點了點頭。

曼蘭却站着不動，直等老奧克蘭德走得不見了影子，才用很低的聲音向喬鄧問：

「你爲什麼不去睡呢？方才你可曾出去過嗎？」

丁把頭微微一點。

「你就是站在車道上的那個人嗎？我是看你走過去的。」

「不，我並不是站在車道上的那個人；事實上，我是站在車道的旁邊。」丁也向她反問道：「又出了什麼事嗎？曼蘭。」

「沒有什麼。」

她把右脚踏在扶梯上，略略躊躇了一會。

「到餐廳裏去罷！」最後她似乎決定了。「史都格過一回就要進來的，我們可以教他弄一些咖啡來喝了再睡。」

這自然是喬鄧所求之不得的，便立卽隨着她走進了餐廳去，丁開亮了電燈，曼蘭還隨手把門掩上了。

「你沒有在後面追着我們嗎？」她第一句就是這樣問。

喬鄧來不及的搖頭。

「那末你在對面做些什麼呢？」

「我也要呼吸一些新鮮空氣啊！」他冷冷地回答。頓了一頓，才又很認眞地說：「這裏的一切，奈道你竟無動于中嗎？曼蘭，老實說，我的頭腦已經擾得完全昏亂了！」

「我是早就沒有什麼頭腦了！」她用一種很粗暴的聲音說：「請你不必給我担憂——還是快些回倫敦去罷！」

「這話很有些警告的意味罷？」丁笑着說：

「不錯。」她把上齒用力嚙着自己的下唇，絕不否認地應着。

「可是這裏有什麼危險嗎？還是你……」丁不願說得太露骨，便把以下的話噤住了。

「是的，」曼蘭點點頭說：「但在目前，我想危險也許已經過去了。」

這時，她突然聽見史都格的脚聲正在門外響着，便馬上站起身來，走出去和他說了幾句話；當她重復回進來時，丁就忍不住問道：

「這裏的那些鄰居，你都相熟嗎？」

她一時不懂他這是什麼意思，便突然怔了一怔。

「並不怎樣相熟，你問我有什麼用意嗎？」

「沒有什麼，祗是我方才倒無意撞見了一個。」丁裝得很平淡地說：「那是一位脾氣怪難領教的先生，年紀很輕，却留着一簇短鬚。」

她一眼不霎她注視着他。

「他有沒有給你說話？」這一問眞不知道用了多少力氣才掙扎出來。

「不，他僅僅賞了我一刀。」丁很俏皮地說。

她足足靜默了兩三分鐘，然後才很乏力地說：

「眞的嗎？」

這時，她已重復在餐桌旁邊的一張小椅上坐下了，並且還伸出一條手來，取起了一支捲烟；喬鄧就在旁邊用心注視着，然而她的手竟並沒有發抖，這就使他不能不大爲驚服了！分明她心裏是那樣的驚慌焦急，而外面却裝得如此鎭靜。

「你大概想不到會在蘇格蘭碰見這樣奇突的人罷？」她故意向他反問道：「他究竟是誰啊？」

他默默地對她注視了好半響，這才緩緩答道：

「依我的猜測，他多分就是殺死桀夫的人。」

曼蘭的心思顯得更慌亂了。

「那末我想你一定就要去告訴警探當局了？」

「不我正在仔細考慮咧……。順便讓我再問你一句，你不是說曾經偷過人家七十個金鎊嗎？」

她微微把頭一點。

「上次你告訴我的時候，我還道你是說着玩的但後來我就知道是眞的了。你可是打奧克蘭德叔父那裏偷的嗎？」

她依舊點了點頭。

「這是有着一個極充分的理由的。」她絕不介意的補充了一句。

她的腦神經分明已緊張到了頂點，只要再受一些小刺激，便立刻就可以暈過去，而外貌依舊沒有什麼改變使喬鄧看了，更覺不忍。

「現在我想你應該回倫敦去了？」可是她的聲音裏畢竟有些發抖了。

「不錯，我恐怕我是應該走了。」

他特地移開了自己的視綫在屋子裏隨便望着，好讓曼蘭有一個安心定神的機會。

「我很希望馬上能夠回到卡爾登飯店去，那裏的設備眞是太好了，我這個人本來就是習于奢靡的；這幾天，我再也睡不熟，所以方才便獨自走了出去。」

他覺得必需好好地把方才的事掩飾過去，否則他面前勢必要有一個哭得很傷心的女人了。

「這裏的床也很舒服，再說空氣也好，獨差少了我們本鄉的一樣動物，使我未免覺得寂寞了些。」

「是老虎呢還是豹子啊？」她勉強打趣着問。

「是豹子。」

他從眼角上偷看過去，只見曼蘭的灰白色的嘴唇正在不停地顫動着，他知道今晚他們出去了一次之後，曼蘭的精神上必然又加上了一重難堪的負担了。

「讓我們再談談別的事情罷！」丁故意給她寬解着。

史都格進來了，便把手裏托的一盃冷水安在曼蘭面前，她立刻就取起來喝着；這一次，她的手腕是抖得很厲害了，但丁喬鄧和史都格全靜着不作聲，而史都格的眼睛更是一直注視在喬鄧的臉上，透出了一種極度懷疑而又帶着幾分恐嚇性質的神氣。

「好了，史都格。」她鬆了一口氣，放下杯子說道：「你把喬鄧先……大佐的咖啡端來罷！我現在要去睡了，恕我失陪。」

說着，她就站起來走了出去，連晚安也沒有說；史都格還是像石

人一樣的站着眼睛看着喬鄧。

「好沒有事了，史都格。」丁很溫和地說，然而這位管家却兀是站着不動。

「請原諒我，先生。」

丁很詫異地抬起了頭來。

「今天晚上你可曾走進那汽車間去嗎？」

丁點點頭。

「不錯，我是進去過的。」

「是你開的門嗎？」

「不，不門是原來開着的；待我一進去後面的門倒又關上了。」

「門是原來開着的？」史都格用右手摸着自己的下頷，思索了好半響，「對不起先生，可否讓我再問你一句，這門究竟是誰開的？」

「我也很想知道啊！雖然我心裏已有了一個推測，但暫時還不能確定。總之，當我進去的時候，裏面已經有一個人了，我並且還看見他手裏發出的燈光；可是他逃得很快，我竟來不及把他擒住。」

史都格還是用着一種疑信參半的眼光在他臉上打量着。

「你可知道他是誰啊？先生。」

「不知道。」丁湊此也就向他反問道：「你似乎很關心啊？」

「當然嘍，先生。我是負責照管這所屋子的人，如有什麼損害我怎好意思去見勒培脫先生。」史都格的口氣漸漸變得緩和了。「先生，你方才究竟有沒有看到那個人嗎？」

「沒有，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他究竟是誰。」

現在是輪到喬鄧注視着史都格了。

「他的名字就叫路易鄧奈。」

不料史都格的臉上竟連半根筋也沒有掣動。

「路易鄧奈？……我可不知道他在蘇格蘭啊！」

「你是認識路易鄧奈的？」

這管家祇把頭一側，便算是他的答復了。

「僅僅聞名而已。據許多人說，他似乎不是一個好人。但是，先生，你爲什麼要猜他是鄧奈呢？」

丁喝完了史都格才替他端上的一盃咖啡，便突然站了起來。

「上樓來！」他向史都格說。

兩個人同時走進了喬鄧的臥室。丁先把電燈旋亮了。

「你瞧，這就是他遺下的一件大衣。」

史都格的眼睛早已注視在這件大衣上，但並不走上去驗看，丁便估定他必然不是今天才看見這件大衣了。

「我有幾句話要向你說，史都格。」

他自己先在床沿上坐了，然後坐在靠牆的一張圈椅上用手一指，意思要請史都格也坐下去可是史都格的眼睛正瞧着別處並沒有看見。

「這所屋子裏我相信一定還藏着什麼祕密咧！而且你是完全知道的！至於你所說的那一位勒培脫先生究竟是何等樣的人物，我雖然一些都不知道，可是依我的猜想他在倫敦方面少不得總有一個代理人的。……」

「就在林肯飯店附近，那是一家基恩柯發克地產公司。」史都格立刻插嘴着說：「你如其願意知道一切的話，先生，不妨去向他們詢問。」

「我敢斷言路易鄧奈以前是到過這裏的。」喬鄧並不睬他，還是繼續發表着自己的理論「此外，祕密到過這裏的人，一定還有許多，其中的一個就是戮過葛麗兒小姐一刀的那個臉色死白，留着短鬚的年輕人，並且也是你向來認識的！我也不用否認，史都格，因為我向來是當着警探的緣故，難免對於別人容易發生懷疑；我並且願意老實給你說，我對于你一直還是疑心着，你說那一晚無意撞到了桀夫因為他喝醉了酒才和你爭吵起來的。這件事我委實不能相信。再說誰是殺死桀夫的凶手，我相信你也不會不知道罷？這不是別人，就是我們那一位臉色死白，留着短鬚的年輕朋友！你還能說不是嗎？」

史都格把兩個肩膀聳了幾下，若無其事的答道：

「先生，當我說不知道的時候，我就真的不知道，這決不是隨便可以胡亂應承的。至于說你疑心我，那也只能隨你的便，反正你也未必——。！啊現在我想先請你告訴我，在那大衣的口袋裏可會找到什麼東西嗎？」

說着，他就牢牢地覷定了那大衣。喬鄧略略躊躇了一下，才走往書桌邊去，用鑰匙打開了那抽屜，把那日記簿和裏面夾的三件東西一起取了出來。

「我可以看看嗎？先生。」

奇怪得很，喬鄧總道他第一必然就要注意那異樣的鑰匙，不料他竟全不注意。第一先取去了那張卡片，其次才又打量着那方剪報。

「從者哈萊，」他顫動着嘴唇，一連把這名字默念了幾遍。

「你可認識哈萊司東這個人嗎？」

他竭力搖着他那肥胖的腦袋。

「不，我從來也不認識他，可是我好像記得曾在那裏聽到過這名字。」

史都格又把反面掉過來看着。

「他巳經死了，這紙片上的幾個草字你看是不是路易鄧奈的手筆？」

史都格並不就回答，先自很小心地把這三件東西一起夾進了那日記簿去，然後再把日記簿遠遠地推到桌子的那一端。

「鄧奈的筆跡，我那裏會知道呢！」

他的聲音有些發抖，透着很緊張的成分，態度也改變了，先前那種懷疑的態度巳沒有了，現在是滿面顯着很困苦的神氣。

「這些我都還沒有報告警探當局咧。」丁並不十分注意他，依舊滔滔地說：「因爲我很願意自己把這件案子担任下來。最初，我到克侖區田莊來的目標，是要和奧克蘭德先生同住幾天，却不料突然有個人走來見我，願意把他的車子租給我，自己替我當車夫，後來我們才查明白那車子根本就不是他的，他只是間接代我向倫敦的一家車行租用而巳；更奇怪的是他一到這裏，便來不及的躲開你，後來却又有人親眼瞧見你們在路上相駡；最後，他爽快地給人一刀刺死了。」

「就是我刺死的嗎。」史都格憤憤地說。

「我並沒有這樣想，並且我極願意相信你對于這件案子是無關係的，雖然警探方面也許另有別種見解。不過你和桀夫相識是不成問題的！他的眞名字是桀菴萊，以前也是路易鄧奈的同黨之一。」

史都格反而吃吃地笑起來了。

「這些話倒像全是鄧奈的老婆說的。」

「你也知道她曾經到過這裏來嗎？」丁抓着這一點就問。

「啊！當然嘍，我是知道她曾經到過這裏來的先生。」史都格不慌不忙地說：「我還記得我巳經告訴你那一天我曾在車頂上揩油着坐了一趟你的汽車，假使你允許我說眞話，那我就不能不稱她爲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一個女人；如其我做了你喬鄧大佐，這種人是必須遠避的。」

他把手望口袋裏一插，似乎想掏摸什麼東西，但馬上又變了主意，只忽忽向喬鄧點了點頭，便立刻退出去了。

喬鄧獨自在床上坐着默想了一個多鐘頭，他覺得目前有五點最可疑，可是不知道才好把他們聯貫起來，其中有一點最清楚就是曼蘭所偸的七十個金鎊，從此她便當一個女書記的身份降而爲奧克蘭德的奴隸了；關於她一部份的事，這樣就完全明白了。除掉死亡和脫逃之外，她對于奧克蘭德所發的一切命令，當然只有服從，——絕對的服從。

時鐘打過四下，喬鄧才開始想到自己也應該休息了，便慢慢地脫掉衣服，爬上床去躺着，然而畢竟因爲心事大重的緣故，睡了半

三六—一九三

三六—一九四

響，始終還是半睡半醒；突然他似乎聽見那房門被人推開了，一陣脚聲悄悄地走了進來，但他還是躺着不動，直到曼蘭走近床邊。輕輕推了他幾下方才完全醒了。

「眞對不起你……，」她很慌張地說：「但是我担心……我們窗外的草地上……有個人在那裏……。」

只一蹦喬鄧便從床上跳了起來，隨手抓過一件衣服來披着，立刻搶到窗前去窺看，但是外面却並沒有人啊！

「你曾可看仔細沒……？」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見一條黑影很快的穿過了車道，沒入黑暗中去。

「我因爲一時睡不熟，便靠在窗前閑望，」她竭力壓低了聲音說：「這樣我就看見他了，那時他正在草地上走着。」

「是不是你們的一個熟人嗎？」

她堅決地搖頭。

「也許是史都格？」

「不，不不決不是史都格！這人的身材要比他高多了。」

「方才他是向那一邊去的呢？」

曼蘭用手一指。

「啊！那不是上汽車間去的嗎？這樣說，現在他是才從那裏回來。不要響！聽着！」

隱約有一陣汽車引擎聲送到了他們的耳鼓裏來，漸漸又消失了。

「他上程走了。」丁無可如何地說。

他們並着肩，仍在窗前站着半響，突然，曼蘭慌得來不及的抓住了喬鄧的臂膀喊道：「看啊！看啊！」

又有一個人影出現了，像喝醉了酒的醉漢一樣地搖搖晃晃的朝着克命區田莊走來；走不到四五步路，突然脚下一歪便撲的倒了下去，兩條手却還緊緊地掩着自己的臉。喬鄧這才看淸楚了，忙飛也似的奔下樓去，拉開大門搶着衝出去把他扶了進來。

這是史都格。他的臉上已染滿了血汚，連眉目也掩沒了。

「還好，還好。」他就在一張椅子上靠着，嘴裏喃喃地說。

丁仔細把他打量了一下。才發現在手腕上有一根很長的皮帶扣着，皮帶的盡端，縛着一支手鎗，他的衣服很摺皺，並且因爲摔過一跤的緣故，已經染上不少沙土了。

曼蘭奔上樓去，取了一盆水和一條手巾，和喬鄧兩人一起替他冲洗着創口；這創口竟相當的厲害，足有四寸長，雖不曾傷到骨骼，但史都格的一張胖臉從此便破了相了。

一五　史都格的眞話

接着曼蘭又打電話召了一個醫生來，讓他給史都格敷藥和包紮創口喬鄧是已經出去察看了，曼蘭就在樓上候着他。

「史都格爲着某種理由竟打算在那汽車間裏坐着守到天明。」丁從外面回來便把這有趣的發現告訴了曼蘭。「照他的預料，那個人是一定要回來取他的大衣的，這一點我倒委實不曾想到；于是他就獨自帶着鎗在那裏等候。我看見有一柄籐椅和好幾個烟尾，想必史都格原是竭力掙扎着想不使自己睡熟的，然而他終于太疲倦了，那個人便湊他睡熟的當兒闖了進去。」

曼蘭聽了全不懂是什麼一回事。便很困惑地問道：

「那個人？究竟是什麼人啊？還有什麼大衣罷……？」

丁蒙賽便用很簡單的語句，把上半夜他所發現的一切告訴了她。

「但是那個人到底又是誰啊？」

「路易鄧奈。」丁異常肯定地說，曼蘭却並不接口。「你可認識他嗎？」

這一次她對于喬鄧的詢問竟不再拒絕了。

「不錯，我是認識他的。」她靜靜地回答。「上次我碰到那個……那個弄刀的人的時候，就是他把我救下來的，那時他正和桀夫在一起；說實話，要不是他肯跑來救我。那一天我的性命定然沒有了。」

「後來你又見過他嗎？」丁更進一步的問。

她點了點頭。

「見過的那天我因爲要給奧克蘭德先生料理幾件事情，獨自住在倫敦的一家旅館裏，他就派人送了許多鮮花給我，後來又打電話來約我去看戲，我當然就拒絕了，不料這一晚我回到旅館的時候，他又在門外候着我。」

丁還想再問得透切一些，但張開了嘴却不好意思說出來；他也知道自己是沒有權力可以這樣問的，然而忍又忍不住，結果到底說了。

「他可曾向你求愛嗎？曼蘭。」這句話一說。丁自己的臉先漲紅了，曼蘭倒顯着很詫異的神氣笑道：

「沒有，——別胡鬧！他的年紀要比我大得多了。但是他這個人可眞不錯。」

「你還能指認得出他嗎？」

「不！」她絕不思索地回答。「他救了我的性命，就是我的恩人了。你的意思可是要我指認他嗎？不，我決不能這樣做！據別人告訴我，他似乎是一個壞人，這倒使我不能不替他惋惜。」

「他還是個殺人犯咧！」丁冷冷地說，曼蘭也冷冷地把頭一點。

「不錯，我也知道的，可是雖然這樣，我還不願把他指認出來，也許我是天生一副犯法的頭腦！」

「你還是念念不忘于那七十鎊嗎？」

她苦笑了一笑。

「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即使你能夠……」

她的模樣是那麼的惹人憐愛，竟使喬鄧無法遏制自己，馬上用兩條手臂緊緊摟住了她；她的臉貼在他的胸上，心房跳得非常的劇烈。但正當丁要俯下頭去吻她的時候，她却又死命掙脫了他的手臂，一直退縮到左邊的牆壁下去了。

「不！不！請你不要這樣，……這是……使不得的……。」

正在這時候那醫生走來了，他和喬鄧說了幾句話便告辭而去；待到喬鄧送他出去回來，曼蘭已走開了。

丁因爲記掛史都格，便特地走到他那狹小的臥室裏去看他，其時這一位神祕的管家正在床上躺着養神，眼睛睜得很大，並無絲毫睡意，臉上也沒有什麼痛苦的表示。

「好了些嗎？」丁含着笑問。「方才那個刺你一刀的傢伙你可曾瞧見嗎？」

史都格憤憤地一笑。

「不，先生，我根本沒有瞧見他，不然他是死定了！我在那汽車間裏守候了半天，不知怎樣便睡熟了，待我警醒過來時，他已經下手了。」

「會不會是路易鄧奈嗎？」丁一面問，一面就在他床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或許是的。」史都格又很幽默地找上了一句：「他並沒有留下卡片來啊！」

丁取出一支煙來抽着，並且還給了他一支，也替他燃上了火。

「今晚我幾乎做了一件對你不起的事，史都格。方才你不防備的時候，我很想暗地裏把你的手印拓上一個，可是我終覺在責任上不應該這樣做。」

「如其眞是這樣的話，那末你倒大可省一番手脚了！先生。」史都格吐了一口煙，絕不介意地說：「我可以實對你說，在十五年以前，我確曾兩度跌進圈子去，一次是恐嚇，一次是欺詐。但你儘可再去調查史都格實在是我的眞名字。」

「那末你的主人勒培脫先生可知道嗎？」

「啊！不錯，他是知道的。」史都格的臉上，仍恢復了他原有的那種神祕的笑容。「當他雇用我的時候，我就自動把一切都告訴了他。不錯，先生，我是一個老鬼，你一見我就看出來了。這裏一帶像我這樣的人很多，現在全都歸正了。」

「你看管這屋子有幾年了？」

「大約八年罷。」史都格說「這是我一生中最無聊的時期。」

「你向來認識桀夫嗎？」

史都格先生現在倒變得很坦白了。

「是的，我向來和他認識。不過，你要注意，先生，你如今決不能再擺出你做警官的身份來，否則我還有許多話就不說了！」

「請放心，我只以一個朋友的資格來問你。」丁崇賽忙着給他解釋。

「以前我曾經和桀夫一起吃過官司，但他並沒有知道我在這裏，從前他也沒有上克侖區田莊來過，這都是眞話。喬鄧大佐，現在我還可以告訴你，我和路易鄧奈也是認識的；八九年前，他常和我來往，待我也很好，因此我也知道桀夫是他的同黨之一。至於猻拉斯哥茂賽信托公司那件案子的內容，我也是知道的：他們一起三個人去動手，但其中有一個給那守夜的人打中了一鎗，雖然被他們救了回來，可是不到一個鐘頭便在汽車上死了。這時桀夫在那天告訴我的。後來桀夫又爲了什麼事和鄧奈鬧翻了，鄧奈給了他幾千鎊的錢，決定和他拆夥，但桀夫還認爲不滿，他很想再打聽到一些關於鄧奈的祕密，想和他糾纏…………。這些也都是他自己給我說的。」

「你不是也在這件案子裏麼？那個第三個人大概就是你自己吧！」

史都格又笑了。

「我嗎？先生，對不起，絕對的不！我已經洗手了好幾年了！勒培脫先生眞是一個很難得的好主人，他一些不束縛我，讓我有自由處置這屋子的全權，每月還給我好幾個金鎊；這樣舒服，我爲什麼還要出去犯法呢？這個所在對于我這樣的人，眞是一個最好不過的老家了！先生，我把這些話告訴你是因爲…………」

「因爲你是一個念頭轉得極快的脚色！」丁很鋒利地湊着說：「並且你還斷不定究竟我有沒有拓下你的手印咧！好在你此刻給我說的這些話是否眞實，只要我上蘇格蘭警場的記錄處去一查便明白了。」

史都格吃吃地笑着，一面舉起他的右手來，輕輕撫着他那裹滿了綳帶的腦袋。

「我總有法子把這個傢伙弄到的！」他切齒着說。

「畢竟是不是鄧奈？」

「我也不知道啊！而且無論怎樣，今夜我是決不會碰到他的，何況鄧奈又怎樣會驚嚇曼蘭麗兒小姐呢……？」

他說到這裏，似乎感覺方才已經說得太多了，便來不及的縮住

了嘴。

「爲什麼呢？」

史都格靜默了好半響。

「這是很明顯的先生。他上次曾經和桀夫救過她的性命，現在當然不會再來驚嚇她的。那一天的事情出得很湊巧……，」

「不錯，在你們這裏湊巧的事情可多着咧！」丁很有力地諷刺了一句。

史都格便抬起頭來，向喬鄧連續看了幾眼。

「也許眞有幾件罷。」接着他就打了一個呵欠。「現在如其你沒有什麼急事要問我的話，先生，我眞想睡覺了。」

「路易鄧奈可曾囑咐你照料葛麗兒小姐嗎？」

「我已經好幾年不見路易鄧奈了，先生。」他一面說，一面就把身子翻向了裏床去，兩只眸子緊緊地闔着。

× × × ×

第二天，喬鄧原是有着好幾個計劃，但早上他就接到了一個電報，他的律師要他馬上囘倫敦去見他。

當天他就不能不忽忽地搭着夜車走了，回到卡爾登飯店。便見有一大叠的信件堆在桌子上；可是他來不及拆看，便急着趕去找那律師。

這位老先生足足把他耽擱了一個多鐘頭，並且還再三囑咐他在這兩三天之內，不能離開倫敦，以便隨時接約。

「所有的帳目我們全給你看過了，奧克蘭德先生替你整理得非常淸楚，喬鄧大佐，以後你也很可以算得是一位富翁了！」

「我是不會十分富的。」喬鄧笑着說：「勃洛克街有一所屋子，我早就看中了，那裏有很大的浴池，和極精緻的裝飾。」

「我總道你要在卡爾登飯店住上一年半載呢！」那律師說。

「慢些，讓我請問你，」丁突然想起了他的正事來。「在蘇格蘭警場方面，你可有什麼熟人沒有？」

巧得很，這位大律師倒是向來和警務總監考萊相熟的，便給了他一封介紹信，讓他立刻到蘇格蘭警場去看他。

考萊是一個身材矮胖的中年人，臉色微紅，行動很遲緩，無論誰看了他這付外貌，永遠不會相信他是英國最出色的警探的；他說話很慢，能夠一氣喝好幾瓶啤酒，好像從來不做着什麼工作的樣子。

「幸會得很，喬鄧大佐。上次你來的時候，眞是失於招待，因爲他們實在不知道是你……。桀夫？你不是要看他的記錄嗎？很好，我可以供給你，還有路易鄧奈的。」

他撳了一下鈴。一個侍者走了進來。

三六—一九八

「到記錄處去把這些拿來」

他在一方白紙上草草寫了幾個字，那個人便去了。

「關于克命區田莊的案子，我們還沒有得到承辦的命令，我想大致是可以無需找我們的。不過這案子的內容恐怕很不簡單呢！桀夫向來是鄧奈的同黨，而且我可以斷言，狎拉斯哥的案子一定也有他在內所以照我的預料，鄧奈必然也躲在克命區田莊的附近。你不是見過他妻子嗎？」

丁點了點頭，這位大人物便格格地笑了。

「這個女人鬧的巴戲眞把我的書記先生忙苦了！所不幸的是她每次和她丈夫鬧翻，總是在她丈夫失蹤已久，並且她預料他已在歐洲逍遙法外的時候，才肯不先不後時鬧出來的。然而她的話儘管說得很多，但從來沒有一句話是値兩個便士的！」

接着，他就很簡短地說了一些關於路易鄧奈的歷史。原來鄧奈從小也是受過相當的教育的。而且過有很好的藝術天才，他少年時曾在一家最大的保險箱製造廠裏做過三年工，所以對於鎖和鑰匙的構造，世界上是再沒有一個人比他知道得多了。

「有人說假使材料充分的話，他可以一個人造起一口保險箱甚至一座保險庫來。」

「他可是還能雕刻嗎？」

考萊點點頭說：

「不錯，這眞是他獨有的嗜好。而且他有幾件作品眞是很値幾個錢的。從大體來說，路易眞不愧爲一個多才多藝的傢伙。現在我還可以告訴你一點，喬鄧大佐，這個傢伙此刻決不會遠在克命區田莊百里以外的。」

「他的外貌究竟是怎樣的呢？」丁很誠懇地問。

「待他的記錄來了以後再看罷！」

但是失望得很，那個侍者所拿來的兩份記錄，並不能再給丁蒙賽加上什麼深刻的印象。因爲路易鄧奈始終不曾在他們手裏落過網，因此這份記錄的價値也就減低了；裏面所記的關于他面貌的話，更是非常浮泛，差不多可以適用到任何一個人。

「除此以外，我所能給你說的祇有一點：就是他的景况很富裕。」考萊說的時候，不自覺地翹起了一條大姆指來。「據我所知道，在全世界的強盜中間，鄧奈是收穫最豐厚的一個了！前年，他曾經離開英國，大約在南菲洲逗留了十幾個月，這是你所知道的，但是奇怪得很，你竟不曾有機會碰到他。」

考萊便和喬鄧一起走下樓去，還在蘇格蘭警場的那兩扇日夜不閉的大鐵門前站了一會。

「我們對于這些案子，目前只能站在旁邊注視着。」最後，考萊

又向他說：「便是掰拉斯哥的刲案，也還不會輪到我們頭上！咧然而假使這件案子果然是鄧奈做的，而且他對于桀夫的被殺也有着關係的話，那末我勸你千萬不可操之過急。這個傢伙在國內是有名的好鎗法！他的腦筋比猴子還靈，他的脾氣却又比老虎還凶暴。如其這些案子和你並無十分重大關係的話，我主張不妨把路易鄧奈暫時擱在一邊，而且還得和他的妻子離得遠些！」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海王
商標
最新出品・到處均售
精鹽牙膏
鹹味護齒・最合衛生
精鹽牙粉
消毒滅菌・保護口腔
衛生漱口水
中國首創・鹽質配製
海王牙膏



請飲
盧仝牌
祁門紅茶
上海汪裕泰茶號出品

三六—二〇〇

長篇小說

大時代的夫婦

包天笑

第十九回　救國難縞衣充護士　集鄉氓褐服看傷兵

且說自從演劇隊離開了新柳港，高翔如也和他們一同登程。雖然他們聚首不過幾天，倒有些依依不舍之情，黃禮芳要求高先生到一處地方便寄一封信來，一則可以知道他們在那裏，二則也可以曉得些外面打仗的情形。高翔如答應他，可以通信時，總給他通信。不能通信時，要請他原諒，因爲他們此去，是冒險而行，有時還得要守着祕密，不能隨便給人家通信咧。自從高翔如等一行人走了以後，黃禮芳夫婦們，不免感到一些兒寂寞，却是那個傷兵醫院，不多幾天，就遷移到新柳港來了。馮玉和自從認得了周師母以來，天天跑到周師母家裏去。爲的周師母那天說起，現在的女人，普通的文字，應該知道一點。她便向二姐的兒子大新，討了幾本已讀過的國文教科書，朝也讀國文，夜也讀國文。一起來就要黃禮芳教她，到了大新放學的時候，又要大新去教她。到了夜裏睡在牀上，夢裏也在讀國文教科書，說出來引得大家都在笑她。馮玉和從前原是進過小學校的，不過到底是個鄉下小學校，出了學校門以後，早就不在心上了。而且從前究竟是個小孩子，此刻自己要讀書，自然進步便快了。就在這幾天裏，新柳港便來了好幾條大船，這便是別地方一個傷兵醫院，遷到這裏來了。像新柳港那種鄉鎮地方，只要有芥菜子那們一些兒小事，便會鬨動了全鎮的人。何況這樣一件事，大家都到碼頭上去瞧熱鬧了。黃禮芳本來沒有什麼事，也跟着大家一齊去瞧熱鬧。那船是絡絡續續來的，因爲這個醫院什物很多，而且人也不少。除了傷病的人以外，還有醫生，還有看護，還有管理，還有僕役。本來關於診治傷兵的人，謂之軍醫，國家即在承平之世，也是預備好的。譬如在軍政部之下，就有一個軍醫署，軍事委員會裏，也有軍醫專司。同時還設了好幾個軍醫學校，以培養軍醫人材。誰都知道凡遇着戰爭，都有受傷的人，受傷的人便立刻就得療治。所以當軍醫的人，也好像當軍官一般，也受了軍職，有什麼上校中校

三六—二〇一

之稱，人家也呼之爲醫官的。但是一遇到全面戰爭各處都設了野戰醫院後方醫院。每逢一次大戰傷兵既多，這些軍醫也不夠用了。民間的醫生，也都有投效來的。不然的話，傷兵多而醫師少，可不是要耽誤下來嗎？看護小姐亦然，自然每一個傷兵醫院，總要有幾位有經驗而很老練的看護，但一到了傷兵醫院既多，也就要分派不夠了。幸虧有許多熱心的女士們，自願來當看護的。當看護，自然要比當醫生容易得多，只要習練幾個月，也可以勉強承當了。不過有一班盡義務的，她們只能在本地盡義務，若要跟了醫院跑，可就不成功了。譬如說：現在周校長的夫人周師母，與黃禮芳的新夫人馮玉和，教她們到遷來的那個傷兵醫院裏幫忙，她們都是願意的。若是這個醫院，遷移到別處去，她們恐怕未必跟了他們走罷？就拿現在遷移到新柳港來的醫院說，爲了遷移的緣故，也少了好幾位看護咧。因爲新柳港那個地方，是個三面環水的。這些傷兵船到來的時候，就選了一個最近陳家祠堂的水碼頭上岸。爲的那些傷兵，有的要扶着他，有的要攙着他，更有的是重傷的，還不能起牀的，那得用抬架抬着他。當然折足爛腿的人很多，上岸的地方越近越好。但是黃禮芳姑母的宅子，不也是沿河的嗎？距離傷兵船上岸的地方既不遠，距離陳家祠堂也很近。因此馮玉和聽得黃禮芳要到水碼頭上瞧熱鬧，她也要跟了一同去。當時他們夫婦兩人跑到碼頭上時，却見有幾條像水巡隊裏所用的巡哨船一般大小的船，停在那裏。有許多傢具已經從船裏搬到岸上來了。好在他們上岸的地方就是一片大空場，儘管把各種器具橫七豎八的丟在那裏，也不要緊。當黃禮芳夫婦二人跑到那裏的時候，新柳港到這裏瞧熱鬧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已經不少在那裏了。只見滿地都堆着器具，而器具之中，尤以牀榻爲最多。那也是自然的道理。譬如一個戲院之中，自然先要計算能容多少坐位，而在醫院之中，却是要計算能容多少榻位，計算多少榻位，便可以計算能容多少的傷兵了。不過他們一望過去，就是起岸的許多牀，也有種種不同。有鐵牀，有木牀，有帆布牀等等。爲什麼這樣參差不齊呢？原來當時這個傷兵醫院倉猝之間，急於成立。那些牀位，也都是許多熱心的人，捐助下來的，你也捐十張牀，我也捐二十張牀，還有的自己家裏用過的，現在却是空閒着的牀，也都捐給了醫院裏。這種醫院，大概都是急就章，只要有牀可以睡人，也不管它是鐵牀，木牀，帆布牀，他一律收用。只要那個醫院裏容納得下，多一個牀位，不是多收容一個傷兵嗎？除了那些牀榻之外，便是大大小小的包裹，有許多包裹，大如牛腰，想來其中必是臥具，有了床，當然有臥具，而況天氣已是寒涼，這被褥等等，也是必需之品。當時有幾個輕傷的兵士，已經到岸上來了。有的用綳帶弔着他們手臂，懸掛在頭頸裏。有的用兩根木拐，撐在腋窩

三六—一〇二

裏，拳起了一條腿走路。他們雖然是受了傷，却是有說有笑，甚爲高與似的。據說還有幾位受了重傷的，暫時不能起床，只好還是躺在船裏。也有兩位穿了西裝的人，在那裏指揮夫役把所有堆在岸上的器具檢點整理起來。他們想：這一定是醫院裏的醫生，或者就是管理人了。再向那船裏張望着，却見有穿白衣服的姑娘們，尚在照料病人。馮玉和想：這大概就是人家所說的醫院裏的看護小姐了。爲甚的在這冬天裏，身上還穿了白衣服？再一看，連帽子都是白的。想這必定是醫院裏的規矩了。要是在我們鄉間，全身穿白衣服，頭上還戴了白帽子，被人看見了，一定要說不吉利了。還記得我有一位堂房兄弟，在城裏讀書，前年放暑假囘到鄉下，脚上穿了一雙白帆布的鞋子。被我們伯伯看見了，問他：爲什麼穿白鞋子？我還沒有死，你倒穿起白鞋子來了。白鞋子還不好，你何不弄一雙麻鞋子穿穿。立逼着我們這位堂房兄弟，把那雙白帆布鞋子丟掉，說是穿了觸霉頭。的確，在我們鄉下，只有帶孝的人，纔穿白鞋子咧。現在醫院當看護小姐的，不但穿白衣服，而且還戴白帽子，這一定是外國規矩。譬如我，將來到醫院去幫忙，也要跟着她們穿白衣服，戴白帽子嗎？況且我是新結婚的人，每天還插一朵紅花的，難道也如此白衣白帽，沒有一些兒忌諱嗎？馮玉和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只見有個人，走到船邊來了。那人約摸五十多歲，留着兩撇八字小鬍子，四方的臉兒。身上穿了長袍馬褂，頭上戴了小帽子，背後却跟了有七八個長工模樣的人。站在馮玉和旁邊的一個女人，也是陶家的鄰舍，便輕輕的向馮玉和說道『陳鎮長來了！這一位便是陳鎮長』馮玉和還不曉得陳鎮長是誰，黃禮芳却早已聽說過了，便道：『這位便是陳鎮長嗎？』便向他的夫人道：『陳家祠堂便是他們家的，現在他騰出來，作爲傷兵醫院了。這位陳鎮長是此地新柳港一鎮之長，無論什麼事，都要問到他，都要得了他的同意，然後好算數咧。』馮玉和點點頭，便問：『那末此刻他來做什麼呢？』黃禮芳道：『既然借了他的地方，他不要來和他們有所接洽嗎？你瞧他還帶了許多長工來，大概是因爲他們帶來的夫役少，預先通知他，教他帶了人來幫忙咧。』那時只見船中走出一個人來，身上穿了黑色呢的中山裝，像是傷兵醫院的院長，或是主任醫師之類，便走上岸來，與那位陳鎮長招呼。一班鄉鎮上的人，也漸漸圍攏來，聽他們說些什麼。只聽陳鎮長問道『現在全到了嗎？』那位穿中山裝的道：『不！還有兩條船沒有來，儘今天晚上，是一定可以到了。因爲我們在路上，幾條船不能一塊兒走，防的是半路上受到了空襲，所以分散開來走了。』陳鎮長便道：『很好！很好！想你們一路多辛苦來。這地方前兩天我已派人打掃乾淨，你們可以馬上搬進去。因爲敝祠前兩進是大殿後殿，不好出借，現在也已經鎖斷。後面幾進，可以從角門裏出進，

這件事，我也已經報告到上頭去了。恐怕諸位不知道地址，所以兄弟特來引導。又帶了幾位工役來，恐怕這裏人手少，一時又找不到伕子。他們都是我們家裏的長工，搬取物件等等，儘管吩咐他們就是了。』那位穿中山裝的，便向陳鎮長致謝。原來他們帶來的夫役，本來很少，不過醫院裏應用的幾個人。因爲遷移到這裏來，也有自己辭職了幾個人，顯見得夫役愈加少了。本來預備到了新柳港，就地招幾個碼頭上的脚夫，幫他們搬運。此刻見陳鎮長帶了人來，自然再好也沒有了。而且還有許多傷兵，自己還是不能走路的，須得教人抬了走。這抬架是有的，他們都帶在船裏，就是抬這抬架的人，還是不夠。現在陳鎮長帶來了七八人，自己本也有五六人，要是還不敷用，就碼頭上再招幾個人，橫豎都要發結他們工資，這有什麼不願意呢？那時他們商量定妥了，先把牀舖之類，搬運到陳家祠堂去。最後便來抬人，幾位重傷而不能行路的兵士，且讓他們躺在船裏，反正那船今天也不開往別處去了。因爲先到陳家祠堂把牀舖安排好了，幾位重傷的兵士一到那裏，便可安睡。這時陳鎮長，陪着那位穿中山裝的先去。原來這位穿中山裝的姓俞，是軍醫出身，他就是這個傷兵醫院的院長。他年紀很輕，不過三十一二歲，却是當過醫官好幾年，爲人倒也幹練有爲。他到了陳家祠堂，先要看一看，把房子的支配。譬如重傷的弟兄們住在那裏？輕傷的弟兄們住在那裏？最好是不要把他們混在一起。又要劃出幾處地方，何處是醫生室，何處是看護室。也許有幾處地方，還要雇用木匠重新裝過。雖然是一個臨時的傷兵醫院，一切都很簡單的，但是門前也要掛出一塊傷兵醫院的牌子來，免得有什麼閒雜人等闖進來。所以那位俞院長便與陳鎮長兩人，先到陳家祠堂去了。要等到牀榻器具等搬得差不多了，便命醫官帶了輕傷的人，再到這個臨時傷兵醫院裏來。黃禮芳那時便走近一位輕傷的兵士面前來。那位兵士，好像並沒有什麼痛苦，只是脚上纏着綳帶，紮着紗布，並不支着拐杖。只是走路覺得一顚一頓，顯然比人家不同些。可是那個人，容顏却很豐潤，神情也頗活潑，並沒有一點面黃肌瘦，憔悴可憐的顏色。身上雖然穿了一件藍布的棉大褂，但是把軍帽握在手中，似乎覺得是很熱的。黃禮芳忽然想起有一回，高翔如忽然說起中國的傷兵很苦，到了冬天，還沒有棉衣服穿。可見這話是不確實的了。你瞧！現在的那位兵士，不是穿了棉大衣嗎？雖然是件半新不舊的，但只要溫暖，舊的也沒有什麼關係。旣而一想：高翔如不至於說謊話罷？也許各處的傷兵待遇不一。在苦地方，傷兵也受到苦了。在好地方，傷兵也可以得着優待些。在我們江南地方，不能算是苦地方，當然傷兵也得着優待了。還有的，看他們辦理傷兵醫院的人，倘然辦理的人好，傷兵也得着好處。辦理的人，馬馬虎虎，甚而至於營私自肥，那就

使傷兵吃苦頭了。這時黃禮芳便走到那位傷兵面前帶着笑問道：『老總！可不是腿上掛了彩嗎？走路沒有關係嗎？』那個傷兵把黃禮芳上下一看見是一位穿長衫同志便說：『沒關係，只不過是小傷罷了，一回兒就沒有事再過幾天便要歸隊，不久又要上前線了。』黃禮芳道『請問老總在那裏受的傷是不是受的子彈傷？』那傷兵道：『哈！說起來纔怪咧。』他正要說時，又有一位傷兵走過，那位腿上受傷的傷兵就喚道『黃得勝！你有香烟沒有？給我一支。』黃得勝道『實在我也沒有了，這裏的香烟店在那裏我得去買來。』黃禮芳連忙說道『香烟嗎？我有我有。』他便從衣袋裏取出一匣香烟抽出三枝來。一枝遞與這位腿上受傷的兵士，一枝授與黃得勝，一枝啣在自己嘴裏。他連火柴都預備在那裏，給他們兩人點上了，他們也老實不客氣領受了。黃禮芳原是要聽他講述受傷的原因，見他呼了一口香烟便問道：『老總腿上掛彩，想沒有好多時候了罷？』那傷腿的兵士道：『說起來可也話長咧。這還是前兩個月，在大場的時候。我們有幾個弟兄組織了一隊敢死隊，在黑夜裏衝鋒，爲的是搶奪兩架機關鎗。雖然機關鎗是搶到了，可是也損失了兩位弟兄，我們却受的是輕傷。因爲在黑夜中，我們出其不意，從背後抄過去，他們是不隄防的。但我的腿上，却也中了兩粒機關鎗彈，一粒從脚背上擦過去，沒受大傷。一粒從腿肚子穿出去，子彈也沒留在腿裏，可是血出得太多了。』正是

黎民同受鋒烟刼， 壯士甯抛血肉軀。

第二十回 列隊成羣扶傷有序 呼姨喚姊救護組班

且說黃禮芳聽說傷兵醫院，遷移到新柳港陳家祠堂來，他便同他的夫人馮玉和到水碼頭上瞧熱鬧。見了一位輕傷的兵士，便與他談起話來，原來這位輕傷的兵士，只是腿上有一些傷。雖然傷在腿上，并不用拐杖之類，走路略爲一顚一拐，腿上却還是紮着綳帶紗布。黃禮芳好奇心重，便與他攀談起來，問他如何受傷？他便說『爲了搶奪兩架機關鎗，還犧牲了兩位弟兄們咧。自己不過是受了輕傷，機關鎗的子彈從腿上穿過飛出去，當時自己在興奮之中，還沒知道受了傷咧，』黃禮芳道：『後來怎麼知道自己受了傷，覺得痛不痛呢？』那位傷腿的兵士道：『後來好像腿上有些兒異樣，用手去一摸，覺得有些黏着指頭似的。這是在黑暗中又瞧不出什麼顏色，我把手指在鼻子上一嗅，便嗅出了血腥氣來，方知是受傷了。說也奇怪！不知道受傷，倒也罷了。知道受了傷，自己一摸那綁腿上濕漉漉的全是血，不知道傷勢如何？眼睛前一黑，腿灣裏一軟，便跌下去了。幸虧自己還有主意，連忙連爬帶跌的從橫刺裏離開了火綫。我帶在身上的兩個手溜彈，丟出去都已命中了，大概弟兄們也

都已得手了。我爬了有幾十丈遠，在一處田溝裏坐着。便把身邊帶的一個救急包打開來，摸着了創口，把紗布緊緊的縛住了，使血少流一點，可是那血已經流得不少了。』黃禮芳又問道：『怎樣的救急包？這救急包是做什麼用的？你們弟兄身邊，都帶有救急包嗎？』傷了腿的兵士道：『這種救急包，雖然只有一點點東西，對於輕傷的人，是很爲有益的。這一個救急包裏面，是幾尺長的紗布，一塊藥水棉花，一小瓶紅藥水，一條橡膠帶，有的還有一粒丸藥。這粒丸藥，人家說是中有嗎啡，吞了可以立刻止痛的。有了這救急包，譬如腿上臂上，掛了彩後，血流不止。自己便可以用藥水棉花，沾了小瓶裏的紅藥水，按在創口上，用橡膠帶黏住。或者用紗布紮住，不至於流血過多。倘然痛得太厲害了，便嚥着這一粒嗎啡丸，也可以稍爲好些。這種救急包每一個，所費也很有限，也不過是一兩毛錢罷了。所以有的是軍部裏自己備齊了，發給隊伍裏的，也有的是人家捐下來的。可是軍隊裏的事，就是人多，動一動就是一個大數目。那種救急包不捐則已，一捐就得要幾萬包呀！』黃禮芳再要給他閑談時，只聽一個人喊道：『歸隊！歸隊！要點名了。』黃禮芳暗想：這些傷兵，歸什麼隊呢？其實所謂歸隊者，也不過那些輕傷的兵士，聚在一起。由那軍醫官來點了名，排齊了隊，陸續的向陳家祠堂的新醫院裏去罷了。此外那些重傷的兵士，非用抬架抬了走不可。大概要最後一次，纔把那些重傷的兵士，一一的抬到那個新醫院裏去了。黃禮芳和他的夫人在碼頭上徘徊了一回，也就回去了。停一刻兒，還有兩條船，也和此刻的情形差不多。曾經問起他們，輕重傷的兵士，一共有九十餘人。將來不知有否傷兵再運送到這裏，此刻却難知道，這是要看此間的地方，能容不能容了。雖然只來了九十餘人，但地方上好像熱鬧了不少。其實這個醫院中，連醫生，看護，夫役，一併在內，也不過一百多人。一個小鄉鎮上，似乎便增添了許多新鮮事兒。

到了明天，黃禮芳帶着他的新夫人，去瞧周校長夫婦。周校長道：『阿呀！你們來得正好，正要招你們賢伉儷來，與你們商量。』黃禮芳道：『什麼事呀？』周校長道：『就是遷移到這裏來的傷兵醫院，他們果然看護不夠，昨天和陳鎮長商量，問此地原來有什麼教會醫院，可否借幾位看護？一面他們還要到別處去調取。這裏新柳港雖然有一個教會，却沒有醫院。醫院還在聖母灣，此去還有二十里路咧。不知陳鎮長怎麼知道內人曾經學過看護的，他就保舉了她。他說：不但是這裏沒有教會醫院，就是有，每一個醫院裏，僅僅幾個看護，也是拆不出的。其他新柳港本地，中醫倒有好幾位，西醫只有兩人，他們都沒有看護的。有一位周校長的夫人，她曾經學習過看護的，不過她有小孩子的人，是否肯來？却說不定。如此說了，那個傷兵醫院的院長，正立等着需要人。聽得有一位知道一些看護學的人，

不管她的技術如何就要請她去幫忙。所以上午陳鎮長就來通知了我們，此刻內人到陳家祠堂醫院裏去接洽去了。』馮玉和道：『原來如此。不知周師母現在就要回來否？或是從今天起就在傷兵醫院幫忙了嗎？倘然她是早回來的，我們倒想聽聽醫院裏的情狀。』周校長道：『她是說就要回來的，即使要去服務，也要明天去的了。因爲家中事，也要略爲安排安排，不能拔脚就走。她在臨走之前，也和我商量過。大概這個傷兵醫院裏所需要的看護，不止一人。但是這個新柳港，那裏找得出什麼看護女士來，即使學看護的人，現在都到外面去做事了，怎麼還有躱在這個鄉鎮裏的。不過看護也不是怎樣難學的事，若是眞的要求高深的看護學，三年四年也論不定，那簡直有醫生的知識了。若是普通的，速成的，三月五月也可以成就了。其實看護只靠實習，在書本上的知識，極爲有限。實習對於什麼都有進步，還靠對於病人的忍耐心，所以要有志願學習看護的人是最好。她說：倘然傷兵醫院的院長願意，他就要建議教他們開一班實習救護班，以三個月畢業。一面學一些看護的知識，一面就可以在醫院中實習，也可以幫幫他們的忙，這是一舉而三得的事。好在他們醫院裏，總有幾個老看護，不然，還有軍醫官教他們每天抽出一兩點鐘來上課，也還可以商量的。而大部份就在實地練習，不是立刻可以養成一班看護嗎？』黃禮芳道：『周師母這個主張，不知醫院裏可能採納？』周校長道：『現在醫院中正缺乏人材，尤其是缺乏看護員，我想大概是贊成的。她還說起：像你黃師母也高興去的。本鎮上還有姓楊的姊妹兩人，本來到城裏一個初中女學校裏去讀書的，爲了打仗，就不曾去。這楊家兩位小姐，縱縱跳跳，還是兩位體育家咧。現在請她們學習一點兒看護知識，可以看護傷兵，這是愛國的事，這是很有榮譽的事，她們一定是願意來的。其他還有她所認識的姊妹淘裏，恐怕也有願意來的是那幾家人家，我可不知道了。據她說：這個新柳港，經她隨便約約，七八人是一定有的。就這七八人，開一個實習救護班，不是很好嗎？』正在說這話時，周師母回來了，好像很匆忙的，滿頭都是汗。周校長便急急問道：『你所建議的事，他們可答應嗎？』周師母道：『怎麼不答應呢？他們幷催着立刻就辦咧。俞院長說：既然開一班實習救護班，我們索性多招幾位，七八人不夠，能有十幾個人也好，反正教是一樣教的。我說要志願肯來的人纔好，勉強是不成功的。據俞院長說：不要說是看護，便是他們醫生，也到處缺乏。便是他們的軍醫學校，全國共有幾座？一年能造多少人材？這造就的軍醫人材中，有幾個可用的？至於正式的醫學校呢？全國共有幾座？而且大一半是歐美各國教會所辦的，不受你的節制。到如今急來抱佛脚，自然要不夠了。還有許多醫生，是罰咒也不肯來的。譬如有許多官費自費出洋去學

醫的回來都是博士了。他們在上海或是各處通都大邑行醫，每月至少有五六百塊錢一月的進款。稍爲資格老一點的，出診就是十二塊錢，什麼手術費外加，瞧你身價好一點的，儘天討價，一月也有一兩千塊錢的進款，他們怎肯到這傷兵醫院裏來當這苦差使呢？要是在別國，全國的醫師，經由政府裏統制。在此戰事中，一例要盡國民天職，服國家義務，也沒有這樣寫意的，那都是中國有了租界的緣故。現在也在各處招尋醫生。可是投效的也不少，這要怪中國人，爲什麼不未雨綢繆呢？而且醫生不比看護，看護可以臨時習練，使其速成。醫生必定要好幾年的修習，越是修習得年份越多越好，那是有關人性命的事，不可馬馬虎虎的。』周校長道：『此刻我們不要管他們醫生的事，你且說這個實習看護班，幾時開辦？』周師母道：『馬上就開辦，我本來一回家，就要去找黃師母，恰巧黃先生與黃師母都在這裏，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我就要去找楊家兩位小姐，或是別的姊妹，大約我可以找得到的是七八人，若說要十餘人，那可要出來看咧。黃師母！我們就算你一位呀！你平素是很熱心的，這就好了。我們當志願看護的，第一就是要有熱心，因爲傷兵醫院不比平常醫院，這些丘八先生，到底都是粗人。開出口來就是「媽的」「媽的。」那種粗俗的言語，其實他們並不是罵人，他們一種口頭禪，說慣了的。我們不能和他說那些話時，不去聽他，只當他是耳邊風。還有那些傷兵，對於看護小姐們，說出無禮的話，做出無禮態度來，也是有的。但是他們若有重大的侮辱，我們可以告訴院長，予他以訓戒斥責。倘然是輕的，不過言語輕浮，舉止佻蕩，也只好假作不見不聞。好在此刻的傷兵，與從前不同，他們也有高等的人，與知識階級的人，非常的規矩，而且他們很尊重女性咧。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究竟我輩是來看護他們的呀。他們也該知道我們是出於好意，大家出於愛國心，不然，誰肯來看護他，這樣的說法，他們當然也要省悟了。』黃禮芳和馮玉和兩人，聽周師母說得高興，好像有一股兒勁似的，也覺得起勁。本來他們每日是太空閑了，總想找些兒事做，何況他們都是少年人，又是初出茅廬的呢。因此便問周師母，這個實習救護班，地方在那裏？又是什麼時候可以開辦？是全日的？還是半日的？周師母道：『事不宜遲，這是立刻就可以開辦的。因爲醫院裏人手太少，我們不能等到有多少人，然後開班。好在這以實習爲主，後來的人，可以隨時加入。至於地方，却就在陳家祠堂的傷兵醫院，從你住的府上，跑過去，也不過一條巷光景罷了。去是倒要天天去的，而且是全日，並不是半日。并且還有一件事，要同你們兩位說明，現在也許不必，將來每一個星期內，也有一天要値夜，逢着値夜的那天，也許就不能回家。爲什麼呢？醫院裏的事情，可說不定的。醫生忙了一天，到晚上他們自然要去睡覺的，可是病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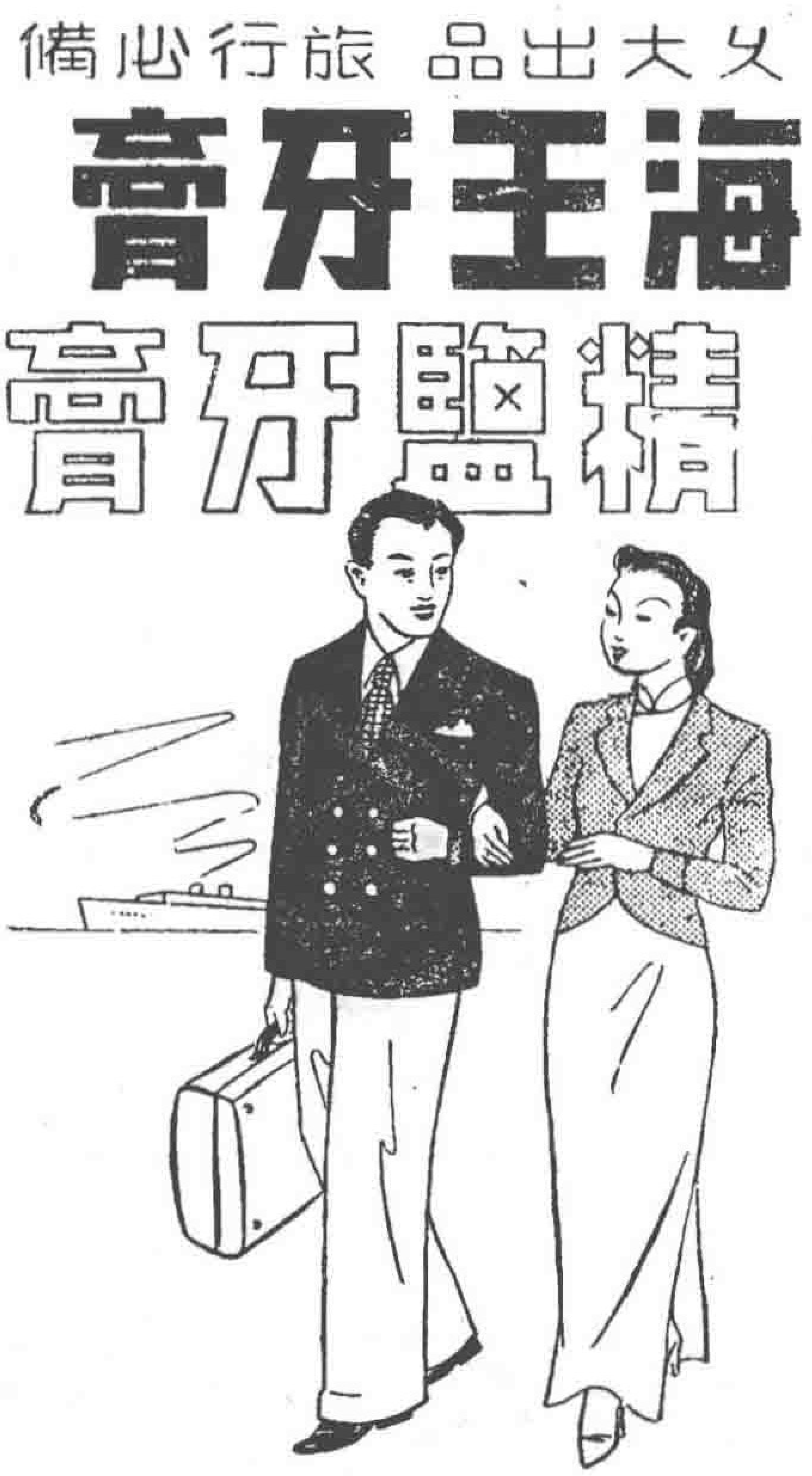
半夜裏，也許有個變掛，那就得要去，喚醫生起來。而且病人在半夜裏，也許要茶要水，是說不定的，所以看護在夜裏也要輪流值班的，這是各醫院的規矩，大都如此。』馮玉和道：『這是應該的，一個星期值一天夜，何足為奇。我倒是愁我於這看護的事，一些也沒有懂得，就是你們組織什麼實習救護班，要請醫師們來訓線，無奈我於中國文字，也極有限，只怕連講義也看不懂咧。』周師母道：『你放心！所謂實習救護班者，原是注重於實習。所以他們就要請你們到醫院去，醫院裏的看護也有接近病人的，也有不接近病人的。也要看你的程度如何。譬如我從前是學過產科，對於產科的種種知識，自然知道一點。如今却不然了，那產科的知識，一點也用不到。倒是要研究如何裏創口，如何纏綳帶的一類事了。你不用急！這些當看護的事並不難的。就是高等的看護，也不過是能打打針，把把脈搏，量量寒熱。此外就是在醫生施行手術時能當個助手而已。其餘服侍病人，不當看護的人。也都優為之的。』這天因為周師母很忙，她馬上便要去訪尋楊家兩位小姐。在那處說定了，她又要到別處去，因為她已擔承，至少要有七八人。所以黃禮芳夫婦不去躭擱她功夫，便自走了。臨走時候，周師母再三的叮囑道：『黃師母，你算來是一個呀！請你預備着說不定明天就要上工咧。』黃禮芳與馮玉和回來的路上，和他的夫人說道：『往後你可忙咧，每天要到醫院裏，我可顯見得寂寞了。』馮玉和道：『好在這個醫院離家中近，隨時可以回來，夜裏又不必住在醫院裏。即使逢着值夜，每星期也不過一次。最好你是在那裏謀到一件事，那也就不至於太空閑了。』黃禮芳道：『此刻謀事也不是容易的事。我正記念着家裏的那爿米行，不知怎麼樣了？寫了信去，一時也沒有回信來。就是我們的兩老，也單生我一個人。此刻我們在外面，他們在家裏，也終究是掛念的罷？』他們談談說說，已到家裏。對於老姑母，把這些事還瞞起着，因為老太太總是不贊成的，你們年紀輕輕的，什麼事不可做，為什麼倒去服侍那些兵老爺，這些當兵的人，全是那些野蠻傢伙。俗語說的『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何況你們那些女孩子呢？不過這是既已說定了，天天要去的，如何瞞過她呢？那非與二姐商量不可了。因為二姐是他們什麼事都不瞞她呀！正是

商女亦知亡國恨，衰姑仍守舊家風。

別出心裁之搖籃

震

意國都林城有素業無綫電技匠之某甲，近因喪偶之後，無人代為照料其一歲之幼子，乃別出心裁，就搖籃上裝置一無綫電機，以一喇叭形之圓筒置于該孩子頭側，內裝特別機件，俟睡醒時，哭聲一作，則筒內之機件即受聲浪之震動而開啓，無綫電中遂有低微之歌聲發出，使孩欣悅，隔十分鐘後又能自行停止。如小孩續哭，則歌聲亦續作，洵巧思也。



三六―二〇九